



秋霜早，荷花老，
几多离恨愁难扫。
恨难排，如何处？
乍离仙侣，神魂无主。
苦！苦！苦！
情难竭，柔肠结，
泪痕流尽心头血！
读哀札，奠寒茶，
新坟三尺，永埋冤家。
呀！呀！呀！

绿野仙踪

(三)

清 李百川 著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绿野仙踪

(三)

〔清〕李百川 著

目 录

第四十一回	传情书帮闲学说客 入欲网痴子听神龟	(388)
第四十二回	赴章台如玉释嫌怨 抱马桶苗秃受呼叱	(398)
第四十三回	调假情花娘生闲气 吐真意妓女教节财	(405)
第四十四回	过生辰受尽龟婆气 交借银立见小人情	(412)
第四十五回	爱情郎金姐贴财物 别怨女如玉下科场	(423)
第四十六回	埋寄银奸奴欺如玉 逞利口苗秃死金钟	(432)
第四十七回	萧麻子贪财传死信 温如玉设祭哭情人	(441)
第四十八回	郑婆子激起出首事 朱一套审断个中由	(452)
第四十九回	嗅腥风九华寻妖物 仗神针桥畔得天书	(463)
第五十回	温如玉时穷寻旧友 冷于冰得道缴天罡	(474)
第五十一回	指前程惠爱林公子 渡迷津矜全温如玉	(482)

第五十二回	买衣米恰遇不平事	拔须眉辱挫作恶儿		(494)
第五十三回	访妖仙误逢狐大姐	传道术收认女门生		(505)
第五十四回	温如玉游山逢蟒妇	朱文炜催战失金都		(515)
第五十五回	寄私书一纸通倭寇	冒军功数语杀张经		(529)
第五十六回	结婚姻郎舅图奸党	损兵将主仆被贼欺		(540)
第五十七回	议参疏一朝膺宠命	举贤臣两镇各勤王		(549)
第五十八回	读火牌文华心恐惧	问贼情大猷出奇谋		(560)
第五十九回	剿倭寇三帅成伟绩	斩文华四海庆升平		(570)
第六十回	叶体仁席间荐内弟	周小官窗下戏娇娘		(583)

第四十一回 传情书帮闲学说客 入欲网痴子听神龟

词曰：

把玩发青丝，绣履还重执。整日相看未足时，便忍使，鸳鸯只。

契友传书字，神龟送吃食。一番蛊惑一番迷，休怪其车马驱驰。

右调《眉峰碧》

话说温如玉那日负气出了试马坡，苗秃、萧麻赶了一回，如玉执意坚不肯回。萧麻回来，将金钟儿同郑三婆子训饬了一番，金钟儿大是后悔。过了几天，何公子也执意要走，金钟百般挽留，何公子只是冷冷的不甚答理。临行只给了十二两银子，郑三婆子与他吵闹了一番，也无如何。金钟儿见何公子走的无情无意，越发思念温大爷的好处；于是大家又想着设法，去请温如玉去了。

一日，金钟儿、苗秃等吃罢早饭，打杂的收拾去家伙，送上茶来。金钟儿道：“温大爷话到底该怎么设处？”萧麻子道：“此事非老苗不可。”苗秃将舌一伸，道：“听说他此番因我趋奉小何儿，恼我入骨，我还愁没脸见他；你反说非我不可，岂不是作弄我！”萧麻道：“你真是初世为人，不知骨窍。你要着温大爷喜欢你，你除了金姐这条线索，他纵喜欢了你，也待你必不及昔日。这件事，必须如此如此，我拿有八分，可引他来。我还得寻个善写情书的人打动他。”又向金钟儿耳边说了几句。金钟儿满面笑

容，说道：“到底是你有妙想头！象这样做去，他十分有九分来了。”苗秃道：“你两个说密话，又用我又要瞒我，我就走不成。”萧麻道：“不瞒你，你将来自知。”又将郑三叫来，说明意见，郑三办理去了。

过了两天，郑三雇了车，和苗秃一同起身，到泰安便住在苗秃家。次日早饭后，苗秃先到如玉家来。

再说温如玉，从试马坡那日惹了气恼，抱恨回泰安，沿途动怒，不是骂张华无能，便嫌怨车夫不走正路。到了家中，每日家丢盘打碗，男男女女都是有不是的人。在书房中，想一回金钟儿数月情分，想一回此番相待情形；又想一回何公子断不能久住，除了自己，他急切间还寻不出个如意的人来。纵然这淫妇心狠，他父母也丢不开我。千头万绪，心上无一刻宁息。又过了几天，想在自己日月上，心内着惊道：“我如今只存着六七百银子，连这房子算上，不过千两的家私。若再胡闹尽了，将来作何结局？不如改邪归正，读几句书，明年是科场年头，或者中个举，再中个进士，与祖父争点光，亦未可限量。如今这淫妇绝我至此，安知不是我交运的时候。”主意定了，吩咐张华专管家中门户，买办日用东西；韩思敬照看内里米面家器之类；几个家人媳妇，收拾早午饭食；两个小小厮伺候书房。将三四个大些丫头，即刻托媒人作合婚配，倒还得了三百五六十两身价。就把这宗银子，留做本年的用度。家存房价还有六百八十两，也添成七百两整数，交与他旧日掌柜的王国士，收在他铺中使用，月吃一分利钱。又打算着差张华去郑三家要借银。寻出几本文章来，朝夕捧玩。

这日，正看《四书》讲章，只听得小小厮说道：“苗三爷来了。”如玉慢慢的下了炕，苗秃子已到房内，先与如玉深深的一

揖。如玉问道：“几时来的？”苗秃道：“早间才到。”两人坐下，苗秃看了看，见桌子上放着《朱子大全》《易经体注》，还有十来本文章。苗秃子笑道：“这些刑罚罗列出来做什么？”如玉道：“闭户读书。”苗秃子道：“读书固是好事，闭户也可以不必。”又笑道：“你好人儿，使性儿就先回来了；留下我与萧麻子，日日吃瞎屁。”如玉道：“你们吃屁不吃屁我不管，但是郑三借了我八十两银子，你和萧大哥是保人，也该还我的了。我如今是什么时候？”苗秃子道：“你知道小何走了。”如玉道：“他走不走与我何涉？”苗秃道：“不想这小厮是个言清行浊，外大内小的人。开手住了金钟儿三夜，便拿出三十两银子赏郑三。谁想一连住了二十五天，主仆七人，骡马九个，都是郑三支应，临起身，只拿出十二两银子来了事。郑老婆子反覆争论，谁想他没见世面到二百分，被郑婆子用反关话骂了个狗血喷头，我和老萧都替他受不得。不意这小厮大有忍性，随他怎么骂，他只是一文不加；逼到至极处，便说出母鸡下蛋的话来，要到山东巡抚堂上算帐。你想郑老婆子岂是怕这些话的人，越发语言不逊起来，一句甚是一句。萧麻子怕闹出是非，再三开解，才放他主仆去了。你说这岂不是个痛钱如命的不要脸的亡八羔儿！且更有可笑处，只为省这几个钱，连一句话也不敢和金姐说，只怕金姐和他开口。亏他还是现任知府的公子！小何儿前脚去后，萧麻子便把金姐指教了一番。”又将指教的话，前前后后详细说了一遍。

如玉道：“到底这萧大哥还是个汉子。我虽和他相交未久，他还重点朋情，背间说几句抱不平的议论；与那些转眼忘恩、鸡肠鼠腹的小辈大不相同。”苗秃子将秃头连连挠了几下，说道：“不好！杀到我学生关上来了。目今郑三家两口子折了资本，气的要

死，日日念诵你的好处不绝。金钟儿也后悔的了不得。”如玉道：“那个亡八禽的也有个后悔？”苗秃道：“言重，言重！他这几天一点饭也不吃。”如玉道：“我不管他吃饭不吃饭；郑三借了我的八十两银子，我只要和你明白哩！当日是你害的我，着借与他。”苗秃道：“我是个忠厚人，从不会替人说谎话，金姐这几天——”如玉道：“我问你的是银子！”苗秃道：“我知道，等他有了还你。你且听我说，金姐这几天眉目不展，眼泪盈腮，天天虽和我们强笑强说，究竟他心上挽着个大疙瘩。”如玉道：“他是为小何儿走了。”苗秃道：“他若是为小何儿，着俺家大小都男盗女娼，我活不到明日早间！”

说着，小小厮送上茶来，苗秃子一气饮干。连忙说道：“我前日晚上有四鼓时分，出院外小便，只听得他独自在房内短叹长吁，自己叫着自己骂道：‘金钟儿，瞎眼瞎心的奴才！一个活蛇儿没耍成，倒把个心上人儿惹恼了，结下不解的冤仇。你素日的聪明伶俐那去了？你赚的大银钱在那里？’我又听得软软的响了两声，象个自己打嘴巴的光景。”如玉大笑，向两个小小厮道：“你们把苗秃子与我推出去。”两个小厮听了，便来揪扭苗秃。苗秃笑着打开，骂道：“走你妈的清秋露罢！”如玉道：“你也不想一想，这苏秦、张仪、陆贾、随何，这几个人岂是秃子做得！”苗秃合掌道：“冤哉，冤哉南无通灵显圣孔雀明王大菩萨！你疑我与金钟儿做说客，我今后再不题他一字，你两个喜怒与我何干！”只是我起身时，他还有几句话我也不敢说了，与你带来一包物件，嘱咐我当面交与你。”说着，从怀内取出，放在桌子上。如玉拿起来掷在地下，道：“你倒不要秽污了我的经书！”吩咐小小厮烧了。小小厮拾起来，真个向火盆内一入，苗秃急忙跳下地挝

起，笑骂道：“你家主仆们，没有一个识数儿的！”小小厮又笑着来夺。苗秃子唾了一口，说道：“烧了他的不打紧，着我拿什么脸去见他？”复又坐在炕上，问如玉道：“你这读书，是真心或是假意？”如玉笑道：“又说起秃话来了。”苗秃道：“若假意读书！我还来与你坐坐；若是真心读书，我休混了你的正务。”如玉道：“你莫管真假，只要常来。”苗秃道：“我且去。”如玉道：“你吃了饭去罢。”苗秃道：“过日扰你。”

如玉送了苗秃回来，把一个枕头衬在身子旁边，想着苗秃的话儿，笑说道：“我原知道这淫妇没了鱼儿，就想虾儿来了。小何儿刚才走后，就打发苗秃子来做说客，我还不是那没志气的小厮，听人提调哩！”猛低头，见发苗秃子带来的那个包儿还在桌子底下放着，笑道：“这奴才真是鬼计百出，他见我明不肯收，又暗中留下了。”拿过那包儿看时，有四寸大小，用蓝绸子包着，外面又加针线缝锁。揣了揣，里边软硬大小的东西都有。”如玉道：“我且拆开一看。苗秃子又没交付与我，他问起时，我只说不知道。”

将包儿拆开，见里面有字一封，又有一个锦缎包儿，一个红纸包儿。先打开红纸包儿观看，见是一缕青丝，黑油油的有小拇指头粗细，三尺多长，发根用红绒线缠着，那种冰桂之香，阵阵入鼻。如玉道：“这几根头发倒也是这小奴才的。毕竟他的比旁人分外黑些。”又将锦包儿打开，里面是一对大红洋缎平底鞋儿，绣着粉白淡绿许多花儿在上面，石青绿鸳鸯锁口，鹦哥绿绉绸提根儿，锁口周围又压着两道金钱。看鞋底儿上徽有些泥黑，不过三寸半长短。如玉见了此物，不由的淫心汤漾，意乱神迷。坐起来，将这两只鞋儿不忍释手的把玩，看了这一只，又拿起那一只，

约有半个时辰方止，才将字儿拆开细看。上写道：

妾以陋质，承父母覆育十有九年。喜怒去就，惟妾所欲者亦十有九年。以故骄纵之性，竟成习癖。前叨惠手泽，迄今掌印犹新；每晨起临境，未尝不唏噓叹悼，深感知心教诫之至意。世非郎君，亦谁肯不避嫌怨，如斯爽宜者！惟是郎君抱恨而去，妾又一腔冤愤，无可自明。形迹之间，屡招同行拟议。而忌吾两人素好者，方且出歌入咏，畅快揶揄之不懈。此非郎忍心辱妾，皆因妾青年冒昧，恃爱所致耳！自郎别后，常忽忽若有所失。星前月下，无不涕零；枕畔魂洽，亦多寂感，咽离忧之思，心境至此，伤也何如！郎君司牧青楼，匪伊朝夕，凡吾辈姊妹，每以得微一顾盼为荣；妾何人斯，敢冀垂怜格外，再续前缘！然始乱之而终弃之，恐仁人君子亦不乐为也。倘蒙鉴有，俯遂幽怀，儿女之情，宁仅欣羨。如谓遗簪覆水，不堪抵蕙充兰；则蒸梨见逐，啖枣求去者，世不乏人。妾惟有灰此心，断此肠，学叫夜子规，做天地间第一愁种已耳。寄去微物一封，藉鸣葵向。临颖神乱，不知所云。此上

温大爷怜我。待罪妾金钟儿摇尾。外小词一章，敬呈台鉴：

锦纸裁篇写意深，愧恨无任。一回提笔一愁吟，肠欲断，泪盈襟。

几多恩爱翻成怨，无聊赖，是而今。密凭归燕寄芳音，休冷落，旧时情。

右调《燕归梁》

如玉将书字与词儿来回看了五六遍，心中作念道：“这封情书，必是个久走花柳行人写的，字字中窍，句句合拍，无半句肉

麻话，情意亦颇恳切。”看罢，又将那一双鞋儿从新把玩了一番，方才将地下书柜开了，收藏在里面。自此后，连书也不读了，独自一个在房内，就象有人同他说话一般，不知鬼嚼的是什么。

次日早，苗秃又来向如玉道：“包儿内的东西，你定都点验过了，我只交送明白，就是完妥。”如玉道：“交送什么东西？”苗秃子作鬼脸道：“你少装神变鬼，这间房里，左右是你主仆们出入。我昨日出门时放在你桌子底下，难道你们都是瞎子不成？”如玉道：“我实没见。”苗秃道：“我与你说正紧的话，你若与那孩子绝情断义，可将原物还我，我好销差；若是可怜他那点痴心，说不得王媒婆子还得我做。”如玉道：“我与那奴才永不见面。”苗秃子笑道：“咱们走着瞧罢！”如玉也笑了。

正说着，只见苗秃子家老汉同一个小小厮提着一条火腿，一对板鸭，还抱着一大盘吃食东西入来，放在地下。如玉看了看，是五六十个皮蛋，一坛糟鲋鱼，四包百花糕，八小瓶儿双料酒，贴着红纸签儿。如玉道：“你又何苦费这些心？”苗秃子道：“我实告诉你罢！郑老汉在我家中已住了两天了，这几桩吃食东西是他孝顺你的；恐怕你不收，知道我合你是知己弟兄，生死朋友，托我送于你。你须赏脸方好。”如玉作色道：“快拿出去！我家中不存留龟物！”苗秃子大笑道：“怪不得金姐说你心狠，不想果然。你想，他远路担了来，还有个担回去的道理么！你若不收，我也不依。”说罢，做鬼脸，杀鸡儿扯腿子，忙乱下一堆。如玉道：“我收下也无滋味，你何苦强我所难？”苗秃道：“我知道我的脸面小。”随即往外飞跑。

不想郑三早在大门外等候，苗秃领他到书房内，郑三爬在地下只是磕头。如玉扶起道：“有话起来说。”郑三起来站在一边，

替金钟儿请安。苗秃和如玉都坐下。苗秃道：“以我看来，不如郑老汉也坐下甚好。”如玉着小小厮在地下放了个坐子，教郑三坐。郑三那里肯坐，谦虚了好一会，方才用屁股尖斜跨坐在椅上。苗秃子道：“老人家，你知道么？我费了千言万语，你的礼物温大爷总是不收。”郑三慌忙跪下，说道：“小的承大爷天高地厚的恩典，就变了马也报不过来。这些须吃食东西，不过是小的点穷心，大爷留下赏人罢了。若为小的女儿不识好歹，他年青得罪下大爷，小的家两口子又没有得罪下大爷。”如玉道：“你起来，老嘴老脸的说了一会，我收两样罢。”郑三道：“剩下一样也使不得。大爷不全收，小的将这不值钱的老奴头，就碰碎在这地下了。”苗秃道：“他不要命了，你还不收要怎么？”如玉大笑道：“罢了，罢了，我都收了罢！”叫张华收拾进去，赏老汉和那小厮一百五十钱。郑三方才起来，坐在一边。

如玉道：“你家的财神是几时起身的？”郑三道：“大爷就是小的家财神，外此还那里有财神？”如玉道：“难道何公子还不是财神么？”郑三道：“大爷不题他倒罢了！苗三爷也合大爷说过，小的除一点光儿没沾，将几件衣服也都当的与他家主仆们吃了。如今小的女儿也瘦了好些，日日和他妈吵闹，说是害了他了。这件事，其实都是小的老婆招惹的。”苗秃道：“那个说大话使小钱的屁精小厮，还题他怎么！”

小小厮端入茶来，三人吃罢，郑三道：“小的还有个下情要求大爷。小的女儿近日病得了不得，这三四天茶饭一点也不吃，只是昏昏沉沉的睡觉，心里想要见大爷一面，死也罢了。小的临起身，还嘱咐了许多凄凉话，小的也不忍心说。”随即用手巾揩抹眼泪，又哽咽作声道：“着小的来的意思，必欲请大爷见见。”

苗秃子大惊道：“我那日起身时，见金姐脸就着实黄，不意只三四天，便病到这样时候！真是子弟无情，红颜薄命！”说着揉手顿足，不住的吁气。如玉道：“明岁是科场，我还要读几句书。这些事来来往往，未免分心，实不能从命。”郑三又跪在地下，作哭声说道：“小的并不是弄圈套想大爷的钱。小的一生只有这个女儿，安忍着 he 病死？只求大爷今日去见一面，就明日回来也不妨。”如玉道：“你起来，我过几天自己去，也不用你请。”苗秃将桌子一拍，道：“温如玉实是没良心的人！”如玉笑道：“这秃子放肆，怎么题名道姓起来！”苗秃道：“你与金钟儿虽是露水夫妻，也要算同床共枕；他目下病到这时候，与你有什么杀父的冤仇，你必定如此推委？你真是欺君罔上的奸臣，杀人放火的强盗。”说罢，将秃头向窗台一枕，两眼紧闭，只在那里摇头。如玉大笑道：“这秃奴才不知口里胡嚼的是什么。”又见郑三跪着不起来，——他原是满心满意要去，须得拿拿身分。今见两人如此作成，忙笑向郑三道：“你请起来，我们大家相商。”郑三道：“大爷若施恩，此刻间就同行。”苗秃子跳起来道：“实和你说罢，救兵和救火一样，没有三天五天耽搁。郑老人早已把车子雇下，在我门前等到此时了。”如玉道：“就去，也大家吃了饭着。”郑三道：“路上吃罢！”如玉不肯，一边吩咐张华另雇一辆车子着他同郑三坐；一边去内院。苗秃跑出房叫住，笑说道：“我知道你还要带几两银子。我有天大的脸面，钱对不过人。只得求你这救命王菩萨，暂借与我十两，下月清还。”说罢，连揖带跪的下去。如玉笑着问道：“你要银子做什么？须实说！”苗秃道：“你和我活老子一般，我还敢欺你半字！只因奉承小何儿陪伴他，便和玉罄前后住了三十多夜，分文未与，脸上如何下得来？因此专恳你

这心痛我的姑老。”如玉道：“等到试马坡后，你用上十两罢。”说着入内院去了。

苗秃回房来，向郑三道：“不是我下这般身分，他还未必依允。当今之时，嫖客们比老鼠还奸，花几个憋钱的，倒底要让他。你不看何公子的样子，算做了个甚么？”郑三道：“多亏三爷作成，我心上感谢不尽。”苗秃道：“什么话，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多弄几个钱，我更喜欢。”

两人正说着，如玉出来。韩思敬在东西书房内安放杯筷。苗秃道：“依我说，一同吃吃罢。今在两处，孩子们斟酒放菜，徒费奔走。”郑三道：“我就不吃饭，也不敢和爷们在一处饮食。”如玉道：“我也预备下两桌了，你就在那厢罢。”郑三出来到东房内。

须臾，两处都吃完饭。张华也雇了车来，要去里边吃饭。如玉道：“路上吃罢，车夫等了半天了。”四人一齐起身。正是：

娼龟多计，帮闲出力。

八臂嫖客，也须断气。

第四十二回 赴章台如玉释嫌怨 抱马桶苗秃受呼叱

词曰：

昔时各出伤心语，今夜欢娱同水乳。女修文，男演武，揉碎绣床谁作主？听淫声，猛若虎，也把花娘撑弩。掀翻马桶君知否？秃儿亦苦。

右调《应天长》

话说温如玉同苗秃、郑三坐车到试马坡。入得门来。先是郑婆子迎着，说道：“孩子们年轻，得罪下大爷，就连俺老两口子也恼了。许久不来走走？今日若不是老头儿去请，还不肯来哩！”如玉笑了笑，入了厅房。苗秃子就要同往金钟儿房里去，如玉道：“我们且在厅上坐坐。”

待了一会，只见玉罄儿从西房内走出，淡淡的一笑，说道：“大爷来了。”如玉道：“来了，请坐罢。”玉罄儿坐在一旁。少刻萧麻子也到，一入门便笑道：“大爷好利害人！那日我们四五个赶了好几里，也没赶上。今日来了，全全我们的脸罢。”说毕，各作揖坐了，彼此叙谈着吃茶。苗秃子道：“怎么，这金姐还不见出来？”萧麻子道：“这行货子，心里还怀着棒槌儿哩！等我去叫他。”于是走到东房门前，将帘子一掀，笑说道：“温大爷不来，你三番五次催我们去请；正经来了，你又躲着不见。还不快起来，青天白日里，睡的是甚么？”说罢，复回厅上坐着。

又待了好半晌，方见金钟儿揉眉抹眼。如玉偷眼一看，但见

穿着一件深蓝绸子大棉袄儿，外套青缎灰鼠皮背心，腰里系着条沉香色汗巾，青缎子百折裙儿，大红缎平底花鞋，头上搭着皂绢手帕一方；乌云乱挽，宝髻斜垂，薄粉轻施，香唇淡点，步履之间比素日又文雅些。走到了厅中间，有意无意的斜觑了如玉一眼，拉过把椅子坐在下面，将脸儿朝着门外，一句话儿也不说。

苗秃子笑道：“我的小肉肉，你和我也恼了？我替你舍死忘生请了一回，你也不与我请个安？”萧麻子道：“你不自己想想是个甚么东西，敢和人说‘请安’二字！”苗秃子道：“我在嫖场中不过手内无钱，若论人才，就走遍天下，也是个二等人格，还不值他一请安么？”众人都笑了。萧麻子道：“金姐掉过脸儿来说话。”金钟儿总不回答。萧麻子向如玉道：“你也怪不得他，委实那日温大爷嘴巴太手重些了。”金钟儿听了，将粉项一低，那眼中泪就象断线珍珠相似扑簌簌的滚下来。苗秃子骂道：“这象皮龟真不成人！好端端的被他一个屁就点缀哭了。”从袖中取出个手帕儿来，斜着身子替他揩泪，口里骂萧麻子不绝。揩抹了一会，金钟儿不哭了。苗秃子向萧麻子道：“他两口子一句话儿也不说，我和你该想个法儿与他两口作合才好。”萧麻子道：“用不着你我，只用到底更时候，那一只眼儿的光头老先生出来，只用他点头晃脑几下，就强似你我作合数倍。”玉罄儿拍手打掌的大笑道：“原来你两个的脸，还不如人家一根球。”萧麻子大笑道：“胡说！”只这一声，不但温如玉、苗秃子，连金钟儿也忍不住笑了。

随后，打杂的拿入酒菜来，五人坐定。金钟儿连筷子也不拿。问他，只说肚里不受用。略坐了一会儿，就回房里去了。苗秃与萧麻就和与酒有仇一般，你狠一大杯，我狠一大杯，顷刻就干了。

一壶。打杂的又添上酒来，两人复灌了数杯，方将锋芒下去，又放开熬量吃起菜来。皆因是何公子去后，郑三家二十余天无上眼客人。苗秃在泰安来往还吃了几次肉，萧麻子口里实淡出水来，今日安肯轻易放过？只吃的瓶尽盘空，方肯住手。萧麻子坐在一旁剔牙，苗秃子嚷着要吃茶。

须臾，各房里点起烛来，萧麻子道：“温大爷是久别，苗三爷也是初到，我们早散了罢，明日一早再会。”苗秃道：“你说的是。”遂一齐送如玉到金钟儿房内。金钟儿从炕上爬起来，让众人坐。萧麻子道：“你两口儿好好安歇罢，我明日早来看你。”说罢，同苗秃出去。如玉要相随，被苗秃将门儿倒扣上去了。

金钟儿见众人已去，拉过枕头来依就倒在炕上睡去。如玉见金钟儿不睬他，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口内沉吟，心中酌量，见金钟儿总是睡觉。一抬头见柜顶上有几本书，取下来看视，是几本《算命子平》，一句也看不入去，不住的偷眼窥看金钟儿。约有起更时分，只见金钟儿起来，走到如玉面前，将烛拿去，往镜台边一放，对镜子把头发整理了几下，用手帕从新罩了，拿起杯茶来，漱了漱口唾在地下；然后到炕沿边将被褥打开，铺垫停妥，又将内外衣服扭扣儿解开，也不换睡鞋，回头向如玉道：“你坐一夜么！我得罪你了？”如玉道：“我也就睡。”金钟儿脱去上下衣服，面朝里就睡了。如玉又坐了有两杯茶时，也将衣服脱去，揭起被子睡在一边，离金钟儿远远的，面朝上纳闷。金钟儿等着如玉央及他，又不肯失了身分，先搂揽如玉；如玉急欲与金钟儿和合，也不肯先下这一口气。究竟两个都是假做作，没一个睡得着。

约二更时分，如玉见金钟儿睡得声息不闻，心里说道：“我

何苦受这罪！不如出厅屋里去坐着，天明回家是正务。”旋将被子揭起，取过衣服来披在身上，将要穿裤子；只见金钟翻过身来，问道：“你这时候穿上衣服怎么？”如玉道：“我与你寻何公子去！”金钟儿道：“你还敢和我说这样话？”如玉道：“你叫我该怎么说？”金钟儿看着如玉点了两下头，那泪痕就长一行短一行流在枕边；如玉拿着裤子就穿不上了，忙问道：“你倒有什么说，说个明明白白，较论一番。”金钟儿道：“罢么！你只再打我几个嘴巴就是了。”扑起来，将如玉的衣服从身上拉下，用力丢在旁边，眼含着痛泪，又翻转身面向里睡去了。如玉急忙钻入被内，从后面紧紧的搂住，又用自己的脸蛋儿与他来回揩抹泪痕，笑说道：“谁叫你见了个何公子就爱的连性命也不顾，待我和粪土一般。”金钟儿道：“就算上我爱了何公子，不过是妇人家水性杨花，罪也不至于打嘴巴。”如玉道：“你也不该对着许多人，骂我是下流东西。”金钟儿道：“你骂的我成篇累套的，还有个数儿？我和你相交十数个月，没好处亦有好处来，亏你忍心下毒手打我两个嘴巴。”说着将如玉一推。如玉笑道：“不用你推我，我也没别法报仇，我只叫你今夜死在我手里就是了。”

且说苗秃子睡一觉醒来，想了想：“今夜小温与金钟儿不知和好不和好？我且偷的去看个景象儿。”披了衣服下地开门，玉罄儿问道：“你出去做甚么？”苗秃头：“我要出大恭。”自悄悄的出了厅房，走在东房窗子外。只听的话咕哝咕哝响的凶狠之至，忙用指尖将窗子上纸触一小窟，往内一觑，只见金钟儿一只右脚在如玉手中，一只左脚在如玉腰间。穿的是大红缎平底花鞋，又瘦又小，比玉罄儿的脚端正许多，甚是可爱。苗秃子连忙跑入西房，看了看玉罄儿不在炕上，不想在地下马桶上撒尿。苗秃子也顾不

得分说，弯倒腰将玉罄儿一抱，不意抱的太猛了，连马桶也抱起来。玉罄儿不晓的他甚么意思，吓的大惊失色，喊叫道：“你是怎么样？”苗秃子将马桶丢在地下，抱玉罄儿放在炕沿上。

玉罄儿坐起看了看，马桶也倒在地下，流的尿屎满地，臭不可闻，不由的心中大怒。指着苗秃子骂道：“冒失鬼的哥哥冒八鬼冒九鬼，也到不了你这部田地！怎么好好儿出院里去，回来就这般颠狂，比疯子还利害十倍。这不是马桶也倒了，尿屎流下满地，一泡尿也吓的人也没有溺完，真是那里的晦气！平日里接下个你，还不如接个文雅些的亡八。虽然说是龟钻了龟，少冒失些儿也好。”苗秃子用被蒙了头，一声儿也不敢言语，任凭玉罄儿裁剪。他也由不得自笑不已。玉罄儿骂罢，从火盆内取了些灰倒在地下，将尿屎调和了一会，收拾在马桶内，盖上盖儿，将簸箕丢在一边，又在面盆内洗了手，嘴里絮聒了好半晌，方才掀起被子同歇。苗秃只装睡着，不敢动一动儿，怕玉罄儿再骂。

再说如玉与金钟复相合好，两个鸾颠凤倒，闹到了四鼓方止。次日，如玉梳洗罢出来，是萧麻子、苗秃、玉罄儿都在厅上坐着，见如玉走来，一齐站起。萧麻子笑道：“一夜恩情，化除了千般嫌怨、实是快乐不过的事。”如玉坐下，说道：“我原不计论他。若计论他，也不来了。”苗秃子道：“这都是开后门的话。我们朋友们说合着，两个都不依允，睡了一夜就相好起来，也未免重色轻友太利害些！”萧麻子道：“到底要算你的大功。”苗秃道：“我有何功？”萧麻子道：“光头先生之功即汝之功也。”大家都笑了。萧麻子道：“小金儿还睡么？”如玉道：“他梳了头就出来。”

四人吃了一回茶，只见金钟儿掀开毡帘，摇摇摆摆的走来，

打扮的和一朵鲜花儿一样。眉中间点了一点红，口唇上也点着一点红。头上带着青假银鼠卧兔儿，越显的朱唇皓齿，玉面娥眉。走到如玉肩下坐了。萧麻子笑道：“好壮脸呀！”金钟儿笑道：“虽然脸壮，却不是象皮的。”萧麻子道：“这小妖精儿，敢借话儿讥诮我。”苗秃子把两眼硬睁着，只是看。金钟儿道：“你看我怎么？”苗秃子道：“我看你大大的两个青眼圈，是昨夜昏过去的原故。”金钟儿道：“止你看见来？”苗秃道：“你倒别要嘴硬。会事的，快与我个嘴吃，我就不言语；若说半个不字，我数念个七青八黄。况你又曾说过，请着温大爷来与我嘴吃，现有老萧作保。一共两个嘴，今日都要归结。”金钟儿道：“我的嘴有气味，休要臭着你了。”苗秃子道：“你不必正话而反说，你说我的嘴臭，你只问你玉姐，他还说我嘴里常带些苹果儿香。”玉罄儿道：“你倒不恶心我罢！”萧麻子道：“金姐，给他个嘴吃罢，也算他披霜带露替你请温大爷一回。我又是保人，你不与他吃，他就要吃我的哩！”如玉大笑。金钟儿摇着头儿笑道说：“不。”苗秃道：“看这光景，是绝意不与我吃了。我只问你：你家窗棂纸是怎么就破了？”金钟儿的脸不由的红了一红，掉转头向如玉道：“我今早起来就看见，还只当是你弄破的，原来是他做的悬虚。”玉罄儿听了，心下才明白，向苗秃子拍手大笑道：“怪道你昨晚和疯子一样，不想是这个原故。”说着越发笑起来。苗秃子连连作揖道：“一个相与家，要包含些儿。”萧麻子道：“必定这秃奴才昨晚不知出了什么大丑，你们看他这鬼样！”问玉罄儿道：“你对我说，我也快活快活！”玉罄儿越发笑的了不得。萧麻子再三盘问，他又不说。

大家正鬼混着，打杂的拿上早饭来。五个人吃毕，苗秃子将

如玉拉到院中，说道：“我今日回去罢？”如玉道：“你家又没事，又与玉罄儿有相与，回去怎么？”苗秃言：“玉姐与我倒是久交，到他家不在一处歇卧，彼此脸上不好看；在一处歇卧，世上那有个白嫖的婊儿？一夜一两头，实是经当不起。今日赶回头车几家去，岂不是两便。”如玉道：“我原答应你十两银子。是这样罢：可将你以前欠郑三的多少，此后嫖了的日了，将来回家时合算，我替你垫一半何如？”苗秃蹙着眉头道：“就是一半，我也招架不住！”作难了一回，说道：“也罢了，一个朋友情份，我丢下你我也不放心，说不得再陪伴你几天罢！”如玉见张华也无事，打发他回家照看门户。

从十一月初间来试马坡，苗秃还回家走了两次。如玉直住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大有在郑三家过年之意；亏得张华三番五次以坟前拜扫话规劝，才肯起身。前后与了郑三一百二十两，替苗秃子垫了三十一两，送了萧麻子二十两。将五十两借约也白白的抽与，为他是试马坡的好汉，镇压诸土根不敢入门。将聘卖使女一百八十多两，花了个干净。又与打杂的并郑三家小女厮留下六两赏银。与金钟儿千叮万嘱，说在明年不过灯节即来。金钟儿哭的雨泪千行，临行难割难舍；连郑三也吊出眼泪，萧麻子做出短叹长吁。金钟、玉罄送出门外，萧麻子、郑三同打杂的胡六送出堡门，主仆方回泰安去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

郎君倒运佳人爱，子弟回头钱是钱。

第四十三回 调假情花娘生闲气 吐真意妓女教节财

词曰：

蝴蝶儿，绕窗飞，恰逢淫妓画花枝，玉郎愿代伊。

新浴兰房后，见双双二妙窥。千言争辨罢猜疑，始叫痴嫖儿。

右调《蝴蝶儿》

话说温如玉从试马坡起身回家，已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匆匆忙忙的过了个年，到他祖父堂前拜扫后，着张华将苗秃请来，商量着同往试马坡去。苗秃道：“你日前说与金姐，约在灯节后才去；今日正月初三，为时尚早。我又听得州尊传示绅衿行户，今年要大放花灯烟火，预贺丰年。又定了苏州新到的一个凤雏班，内中都是十六七岁子弟，至大不过二十岁。有两个唱旦的，一叫祥麟官一叫威凤官，声音儿是凤语鸾音，模样儿是天姿国色。自去年在省城唱三四台，远近传名。你也不可不一看。再则，郑三虽是个行院家，新春正月，他在那地方住着，也要请请本处有眉面的人，好庇护他。我们连破五不过便去，一则他多一番酬应，二则着试马坡的人看的你和我太没见世面。我们都是学中朋友，斯文人一脉，教人看作酒色之徒，不知你心上何如，我苗三先生就不愿要这名号。”如玉道：“什么苗三先生！倒是人家的大鸟。不去就是了，有这许多支吾！”苗秃笑道：“我若是支吾你，我就是你的个儿子！实是刻下去不得。”如玉道：“就过了灯节罢。”

即至过了灯节，直至十八日，方同苗秃坐车，至十九日到试

马坡。郑三家两口子迎着拜贺，金钟、玉罄接入厅中坐下。金钟儿笑向如玉道：“你还好，竟没有失信了。”如玉道：“我初三日就要来。苗秃爷说我没见世面，他是斯文人，怕人说他是酒色之徒，因此迟至今日。若不是早来了数天了。”玉罄儿向苗秃道：“你这番来的大错了。此处是乐户家地方，坏了你的名声，倒值多少！”苗秃子两手挠头，笑道：“这是温大爷无中生有，谋害我；我若有这一句话，便是万世亡八，顽钱输断大肠！”郑三摆了茶食，吃后，如玉同苗秃与萧麻子拜年；萧麻子相随来回拜，同吃年饭。

次日，郑三设席款待，请萧麻子作陪。过了五天后，苗秃知如玉身边带着几十两银子，声言他表叔病故，要回泰安行礼，又和如玉借了四两奠仪，雇了个驴儿，回家去了。留下如玉一人，日夜埋头上情。

一日，也是合当要起口舌。金钟后面洗浴去了，如玉信步到西房内。见玉罄儿在炕上放着桌子，手里拿有笔，不知写什么。一见如玉入来，满面含笑，连忙下地来，让如玉坐下。如玉道：“你写甚么？”玉罄儿道：“我当紧要做鞋穿，描几个花样儿拣着用。”如玉道：“我替你描一个。”于是提起笔，印着原样描了一个。玉罄儿站在如玉身旁，一只手搭伏着桌儿，极口赞扬道：“到底大爷是做文章的手。描画出来与人不同；不但枝叶花头好看，且是笔画儿一般粗细。就是这点小技艺，也该中个状元。”如玉与玉罄儿原是耍笑惯了的，不知不觉将手去玉罄儿脸上轻轻的拧了一下。玉罄儿借这一拧的中间，就势往如玉怀中一坐，用手搬定如玉的脖项，先将舌尖送来。如玉是个久走情行的人，不好意思下了他的脸，只得也吮咂几下见见意儿。玉罄儿道：“你不

但外才是天下第一，内才更见天下第一。金妹子不知怎么修来，得与你夜夜欢聚。”如玉急欲走脱，被玉罄儿一把紧紧的捉住，再也不肯放松，将舌头不住的往如玉口内填塞。

谁想金钟儿嫌水冷，没有洗澡，止将脚洗了洗，就到前边来。走到东房不见如玉，问小女厮，说在玉罄儿房内。金钟儿飞忙跑到玉罄儿门前，掀起帘子一觑，见玉罄儿坐在如玉怀中，拥抱着吃嘴。金钟儿不瞧便罢，瞧见了眼红耳赤，心上忍了几忍，将帘子狠命的丢开，往东房里去了。如玉失声道：“这不是个没趣味么！”说着站起来，玉罄儿哈哈笑道：“什么是个有趣味没趣味！一个好姑老也霸不了一个好婊子；好婊子也霸不了一个好姑老。桃儿杏儿是大家吃的，谁还不是谁的亲老婆亲汉子哩！”

如玉也不回他，一直往东房里来。见金钟儿头朝下睡着，叫了几声不答应。用手推了几下，只见金钟儿一蹶劣坐起来，圆睁星眼，倒竖娥眉，大声说道：“你推打着我怎么！”如玉笑道：“我和你有话说。”金钟儿道：“你去西房里说去，我不是你说话的人！”如玉道：“悄声些儿！”金钟儿道：“我不敢到街里吆喝你们么！”说罢，又面朝里睡下。如玉自觉理短，又见他怒极，难以分辨，待了一会，少不得又去央及。瞧了瞧雨泪千行，将一个枕头倒哭湿了半个。如玉扒在妇人身上，说道：“你休要胡疑心。”金钟儿复翻身坐起，将如玉用力一推，大声喝道：“我不疑心，你两个连孩子都生下了！许别人这样欺负我，还不许你这般欺负我。你倒是取刀子去杀了我罢！”

郑婆子在南房内听得他女儿嚷闹，慌慌张张跑入来问道：“你又和温大爷怎么？”金钟儿见是他妈，说道：“你干你那老营生去罢，又浪着跑来做什么！”郑婆子见如玉满脸上都是笑，象

个愚央他女儿未停妥样子，才知道是顽耍恼了，急忙跑回南房里去。

如玉又笑道：“你只是动怒，不容我分辨，我就有一百的冤枉也无可自明。”金钟道：“你说！”如玉就将方才的事如何长短，据实诉说了一遍。又道：“实在是他撩戏我，我何尝有半点意思在他！”金钟儿那里肯信？如玉跪在炕上指身发誓，金钟儿方才信了，骂道：“我没见这样一种没廉耻的淫妇！自己搂上个秃子，混了几日罢了，又捞掇起人家的口味来！教人这样吆喝着，秘脸上岂不害羞！”又数说如玉道：“你过那边坐去，就是你的不是；你先伸手拧他脸，又是你的不是。从今后，你再和那淫妇多说多笑一句，我看在眼里，我就自刎了！”

两人正说着，萧麻子在门外问道：“温大爷在么？”如玉连忙答应，请入来坐下。萧麻子掀帘入来，笑说道：“过了会年，屡次承大爷盛情，也说不尽。久矣要请吃顿饭，怎奈小户人家，没个吃的好东西。昨晚小婿带来一只野鸡，几个半翅，一只兔儿，一尾大鲤鱼，看来比猪羊肉略新鲜些。早间原要来请约，我又怕做的不好，恐虚劳枉驾。此刻尝了尝，也还不错，敢请大爷到寒舍走走。”如玉道：“承赐饭，我就去。”金钟儿道：“就止认的温大爷，也不让我一声儿？”萧麻子笑道：“我实实在在的有此意请你同去。想了想，小婿也是个少年，我脸上下不去，改日再请你罢！”说罢，陪着如玉去了。

到下午时候，如玉回来。郑三迎着笑说道：“大爷用饱了没有？家中还预备着哩！”如玉道：“饱了饱了。”

走入了东房，只见金钟儿才离了妆台，已重勾粉脸，另画娥眉，擦抹的那俏庞儿和两片梨花相似；下嘴唇上又重重的点了一

点胭脂，右额角上贴了半块飞金；将银鼠卧兔儿摘去，梳了个苏州时样发髻，髻下转遭儿插的都是五色小灯草花儿；换了一双簇新的宝蓝缎子满扇儿花鞋。见如玉入来，笑嘻嘻将金莲抬起一只来，说道：“你看我这双鞋儿好不好？”如玉上下看了几眼，一句儿也不言语，忙将门儿关闭。

金钟儿慢慢的下地来，坐在一旁，问如玉道：“日前苗三爷走时，我听的你说叫张华做甚么？”如玉道：“我身边带的几两银子没多的了，我叫张华来，拿我的贴子到人家铺中取去。”金钟儿道：“你这银子还是拿帖子向人家借，还是取自己的？”如玉道：“我去岁卖了住房，花费了些，止存银七百两，近月又用了些，收放在我一个旧伙计姓王的手内。他如今与人家掌柜主事，甚有体面，月月与我出着七两利钱，任他营运。”金钟儿道：“此外你还有多少银子？”如玉道：“我还有三百多银子买的一处房在泰安城中，此外一无所有。家中还有些东西，年来也变卖的没什么了。”金钟儿道：“你都是实话么？”如玉道：“我的心就是你的心，我何忍欺你半个字！”金钟儿听了，低头拟想了一会，忽然一声长叹，将秋波荡漾了几下，两行痛泪长长的流将下来。如玉着慌，连忙抱住问道：“你为何感伤起来？”金钟儿唏嘘道：“我素日一片深心，才知道不中用了。”如玉道：“是怎么说？”金钟儿道：“我对你说了罢！我先日说从良的话，我父母定要八百两；你说拿出八百两来，他又不要别生枝节。我父母止生我一个，他断不放我嫁人。或者山穷水尽，我父亲或可回心，我母亲断难松手。我若是拼命相争，也还有几分想望。我昔日虽与你交好，倒觉此心平平；近遇何公子鬼混了一遍，看来情真的人要算你为第一，数日来时动依托终身之想。素常见你举动大方，知为旧家子弟，纵

然贫穷，至少也有三五千两私积。今听你所言，使我满腔热衷尽付冰释。是这等嫖来嫖去，将来作何结局！”如玉道：“若止是八百两银子，也还易处，我如今还有七百，将住房卖了，便可足用。日后寻几间小房儿安身罢了！”

金钟儿道：“这都是不思前想后的憨话。一千两家私去了八百，家中上下还有多少人口？余下二百银子穀做甚么？你是个大家公子出身，不但不能营运，连居家过日子也不晓得。难道我嫁了你双双讨吃去不成？你是个顾前不顾后的人，须得有个人提调你方可，你将来要步步听我说。就如萧麻子，名虽秀才，其实是这个地方上土棍，惟利是图，有他在此主持，也可免无穷的口舌。我闻的他已得过你七八十两。此人不与他些，必有祸端；若必满其所欲，你能有多少钱！此后宜酌情与之；他如开口，可量为给付，不下他的脸面就是绝妙的待法。苗秃子在泰安，我也不知你与过他多少？经我眼里见，他也不下四五十两。若在有钱时，随带个把朋友也罢了；今你自顾不暇，那里有个他常常做嫖客，你夜夜垫宿钱的道理？依我看，他是个甜言蜜语、一无所能的酸丁，除了弄姓温的钱，连第二人一顿饭也吃不上，便你得罪了他，他也没甚么法儿报复。此后他爱来则来，不爱来随他，断不可再拿银钱与没良心无用之人。张华大约早晚必来，若来时，你可虚张声势，着他与我父母取银五十两；可暗中说与张华，过十数天后写一字来，言王掌柜的向苏州买货去了，还得一月后方来，别的伙计未曾经手，不敢付与。象这样说，一迟延便可支撑两月，到那时与他三十两，还怕他不依么！况我父亲又借着你八十两，这是二十年也不偿还的。象这样设法，一次次推了下去，就可暗中拆除。宁可叫你该欠我家的，不可叫我家该欠你的。至于我父亲，

虽系乐户中人，颇知点恩怨是非，我若立意的从良，他无如我何，事事皆可迁就。惟有我妈为人阴狠。我从今下一番苦心功夫愚弄他，不是我夸口说，止用费半年作用，二三百银子就可到你家了。”说罢，摇着头儿笑道：“看我的打算好不好？”如玉道：“我温如玉本一介寒士，又兼世事昏愚，今承你指示迷途，我只有顶戴感激终身而已。同室同穴之约，慈悲惟望于你。”说着，恭恭敬敬作了三个揖。金钟儿笑道：“你还和我闹这些礼数！但只怕你们做男人的，眠花卧柳，改换心肠。我意欲今晚四鼓，同你到后园子里披盟心，未知你敢与我说誓不敢？”如玉道：“我还步步防你变卦，你反疑虑起我来！说誓的话正合我意。”

果然到此夜四鼓，两人在后园内叩拜天地，啗指出血，发了无数的大誓愿，方才回房安歇。此后如玉诸事都听金钟儿的调度，一概全从节俭，就是郑三家两口子借银，也便设法支吾。

一日，萧麻提了本春宫册页来寻如玉，说是他舍亲托他代卖，要想二十两银子。如玉执意不要，大麻脸上沉吟片刻，提向玉罄儿房中，坐了一会儿去了。金钟儿闻知，就料着有事。果然当日就来了一汉，叫做“挡人碑”，一直走入金姐儿房中，胡言乱语，把如玉和金姐折磨了个不堪。如玉走又不脱，受又难忍。可巧苗秃从泰安走来，一进门被那汉子当作和尚，三言两语，提起来碰了个酒杯大疙瘩。还是郑婆子把萧麻子请来，才得完结。金姐明知是萧麻所使，也无如他何！说是玉罄与他同谋，叫郑婆子把玉罄臭骂了一顿。自此两人越成不解之仇恨。嫖经上有四句道的好，正是：

十个妇人九好干，纵然禽死也情愿。

果然鏖战称他心，天下花娘随手转。

第四十四回 过生辰受尽龟婆气 交借银立见小人情

词曰：

情郎妓女两心谐，豪奢暗减裁。虔婆朝暮恨无财，友朋也疑猜。一过生辰情态见，帮闲龟子罢春台。陡遇送银一人至，小人侧目来。

右调《忆秦娥》

且说温如玉在郑三家嫖的头昏眼花，辨不出昼明夜暗，止知道埋头上情。金钟儿教与他的法儿，虽然支撑了几个月，少花了几两银子。无如乐户人家比老鼠还奸，早已识破他们的调度。郑三还念如玉在他家花过几个大钱，怎当郑婆子剔尖拔毛，一尺二寸都要打算在如玉身上。这些时见如玉用钱有斟酌，萧麻子三两五两倒叨点实惠，自己贴上个女儿夜夜陪睡，又要日日支应饮食，每夜连五钱银都合不来，心上甚是不平。又见金钟儿一味与如玉打热，不合他一心一意的弄钱，这婆子那里放得过去！起先不过房里院外吐些掂斤播两的话，讥刺几句，使如玉知道。后来见如玉断声推哑，是个心里有了主见，就知是他女儿指教的，便日日骂起金钟来。不是嫌起的迟，就是嫌睡的早，走了一步也有个不是在内，连饮食都消减了。金钟儿心爱如玉，只要与他省几个钱，任凭他妈大骂小骂，总付之不见不闻。如玉又气不过，倒要按一夜一两找还他，金钟儿又不肯。

昔日，苗秃子嫖钱通是如玉全与，再不然垫一半。自从金钟

儿教唆后，苗秃子来来往往好几回，如玉一两不帮，借也不应。苗秃子虽然不如意，知如玉钱亦无多，心上倒也罢了。只是这玉罄儿，深恼如玉待他凉薄，又恨金钟儿那一番痛骂，怨深切骨。因此上每逢苗秃子来，就批评无才无能，“连个憨小厮也牢笼不住。自己在嫖赌场中养大的人，还要掏生本儿当嫖客；难道那萧麻子长着三头六臂不成，怎么他就会用憨小厮的钱儿？”日日用这些半调唆半关切的话聒噪，苗秃子也就有些气恼在心。想了些时，想出个最妙的道路；每逢郑婆子与金钟拌嘴或讥刺如玉，他便抢在头前虚说虚笑，替如玉哭穷。这却有个大作用在内，譬如一人欠债一人要钱，从中有个人替那欠债的哭穷，十分中就有七八分安顿的下来。这乐户人家，讲到银钱二字，比苍蝇见血还甜，任凭他女儿接下疯子瞎子，毛贼强盗，再甚至接了他同行亡八，只要有钱，通不以此为耻。只是见不的这一个穷字，听到耳朵里，真是锥心刺骨，势不两立的勾当。每逢苗秃子替如玉哭一遍穷，便更与如玉加一番口舌。如玉识破他的作用，彼此交情越发淡了。

当日，每饭必有酒肉，并好果品。不是萧麻子相陪，就是苗秃子打趣。如今是各吃各饭，各人在各人嫖房内，同坐时候甚少。如玉的茶饭，午间止有一样肉，至多也不过四两。早间通是豆腐白菜之类，油盐酱醋等物也不肯多加些，反不如苗秃子和玉罄儿的饮食还局面些。金钟儿知如玉不能过甘淡薄，常买些肉食点心暗中贴补。也有时割斤肥肉，拿去厨房中收拾。郑婆子就骂起打杂的来，说他捞的是瞎毛，必着他调和的没一点滋味，半生不熟的方送上来。如玉虽说是行乐，究竟是受罪；不但从良的话不敢题，每日除大小便之外，连院中也不敢多走动，恐怕被郑婆子聒

咍。

萧麻子也不管谁厚谁薄，总是月儿钱倒要常使用三五两；不与他，就有人来闹是非。饶这般忍气节用，这几个月还用去六七十两。又兼有张华、韩思敬两家老小的，没的用度，便着如玉写帖子向王掌柜铺中去取，取的那王掌柜不耐烦起来；又知如玉经年家在试马坡嫖赌，大料这几百银子也不过是一二年的行情，没有什么长寿数在他铺子中存放，好几次向张华说，着回禀如玉，将银子收回。张华恐银子到手，怕如玉浪费起来，作何过度？自己又不敢规谏，止存了个多支架一年是一年的见识，因此总不肯替他说。

一日，六月初四日，是如玉寿日。早间苗秃子和萧麻子每人凑了二钱半银子。他们也自觉礼薄，不好与如玉送；暗中与郑三相商，将这五钱银子买了些酒肉，“算与你三伙请，行二日不怕如玉不还席！”郑三满口应允，说道：“温大爷在我们身上用过情，二位爷既有此举动，我将此银买些酒肉，不彀了，我再添上些，算二位与温大爷备席。明日我另办。”话未说完，郑婆子从旁问道：“是多少银子？”萧麻子道：“共是五钱，委曲你们办办罢。”郑婆子道：“那温大爷不是知道什么人情世故的人，我拙手钝脚的也做不来，不如大家装个不知道，岂不是两便！”萧麻子道：“生日的话素常彼此都问过，装不知道也罢，只是你的情冷冷的。”说罢，又看苗秃子。苗秃子道：“与他做什么寿，拉倒罢！”于是两人将银子各分开，袖起去了。

金钟儿这日绝早的起来，到厨房中打听，没有与如玉收拾着席。自己拿出钱来买了些面，又着打杂的做了四样菜吃早饭。午间又托他备办一桌酒席。回房里来从新妆束，穿一件大红纱氅

儿，银红纱衬衣，鹦哥绿遍地锦裙儿，与如玉上寿。若是素常，苗秃子看见这样妆束，就有许多的话说。今日看见，只装不看见。

到了午间，金钟儿去厨房里看打杂的做席，他妈走来骂道：“你这臭淫妇，平白里又不赴席，又不拜年，披红挂绿是为什么！闲常家中缺了钱，和你借衣服典当，千难万难；今日怎么就上一新了，真是死不知好歹的浪货！”金钟儿道：“今日是温大爷的寿日。论礼他自到这姓郑的家，前前后后也花费了八九百两银子；就是这几个月手头索些，也未尝欠下一百五十。若将借他的八十两银子本本利利细算起来，只怕除了嫖钱还得倒找他几两。我旦然是个亡八羔子娼妇养的，也还颇有些人性人心，并不是驴马猪狗，恩怨不分，以钱为命的人。就是这几件衣服，也是姑老们替我做的，又不是你替我做的，我爱穿就穿，不爱穿就烧了，谁也管不的我。若害眼气，也学我把浑身的骨头和肉都舍出来，叫人家夜夜揉擦，纵弄不上绸子缎子，粗布衣服也骗两件，吃些谈醋怎么！”郑婆子听了，气的浑身乱战，将牙齿咬的怪响，拿起个瓦盆来在炕沿上一墩，立刻成了三半个，口里说道：“反了！气杀我！”金钟儿也抡起两个盘来往地下一摔，打了个粉碎，说道：“气杀你，气杀你我将来还有个出头的日子！”打杂的胡六道：“费上钱治办上酒席，嚷闹的叫温大爷听见，一总是个不领情。”郑婆子道：“谁叫他领情哩！”金钟儿道：“你一毛儿不拔，他为什么领你的情！”胡六道：“老奶奶老翻了，二姑娘又没老翻了，休叫人家听见笑话！席面我自收拾妥当了，二姑娘也不用再来，请回去罢。”娘儿两个听了，都不言语，四只眼彼此瞅了一会。金钟儿往前边去了。

到了午间，打杂的走入金钟儿房内问道：“菜放到厅上了，可

用请萧大爷不用？”金钟儿道：“平白的又放到厅上怎么？还照素日一样打发就是了。”如玉道：“你真是费心多事。我不说么，如今是甚么光景，还过生日？你既然备下席，苗老三他们想来也知道，还是在一处坐为是。”金钟儿道：“我实嫌他们太凉薄。那一个没受过你的好处？就来与你作个揖，也是人情，怎么都装起不知道来了！萧麻子还可，这苗老三，他怎么该是这样待你？”如玉听了，也就不言语了。

打杂的把小菜儿搬入来，放在炕桌上，又拿一壶酒来。金钟儿满斟起一杯奉与如玉，笑盈盈说道：“我拜拜你罢！”如玉连忙站起来拉住道：“这都是没要紧的想头。”两个方才对面坐下，共叙心田，直吃到未牌时分，方才将杯盘收去。

没有两杯茶时，只见打杂的入来说话：“有泰安州一个姓王的，坐着车来要寻温大爷说话，现在门前等候。”如玉道：“泰安有什么姓王的寻我？想是他错寻了。”金钟儿道：“是不是，你出去看看何妨。”

如玉走到门前一看，原来是他的旧伙计王国士，如玉连忙相让，见国土从车内取出个大皮搭联来，赶车的后生抱在怀内，跟将入来。郑三迎着盘问，如玉道：“是我的一位旧朋友，到这里看望我。”郑三见后生怀中抱的搭联走的有些沉重费力，心上不住猜疑。

如玉将王国士让在金钟儿房内。金钟儿问明，方知是如玉的旧伙计，上前万福，慌的那王伙计还礼不迭。彼此揖让坐下。金钟儿看那伙计，年约五十多岁，生的肥肥胖胖，穿了一件茧绸单道袍，内衬着细白布大衫，坐下敦敦笃笃，象个忠厚不少饭吃的人。那后生将皮搭联往炕头一放，把腰直了一直，出了一口气，

站在门旁边，眼上眼下的看金钟儿。金钟儿对那后生道：“客人且请到我这院内南房里坐。”那后生走将出来。郑三接住问了原由，始知道是送银子来，慌的连忙让到南房里坐，郑婆子催着送茶。

再说王伙计向如玉道：“晚生去年领了大爷的七百银子，原说托大爷的洪福多赚几个钱；不意新财东手脚大，将本银乱用；晚生恐怕他花用尽了，今日与大爷送来。除大爷零碎使用外，净存本银五百二十两。”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本清账来，里面夹着如玉屡次取银帖子，双手递与如玉看。如玉道：“你替我使着罢了，何苦又送来！”王伙计道：“晚生适才不说么，实实的不敢在铺中存放了。也曾和张总管说过几次，总不见他的回信，所以亲自来交。”如玉道：“你送来不打紧，我又该何处安放？”王伙计道：“任凭大爷。”

金钟儿取了四百钱，走出来向胡六道：“你快买些酒肉，收拾起来，好打发客人吃。便那个赶车的，也要与他些酒肉吃。”郑婆子连忙跑来，笑说道：“你这孩子好胡闹，我家里的客人，还用你拿出钱？快拿回去，我自有妥当安排。”胡六却将钱递回，金钟儿道：“你少在我跟前浪买你的东西罢！”说毕，回房里坐下，骂的胡六把手一拍道：“这是那里的晦气！”郑婆子道：“你还不知道他的性儿，从小儿就是个有火性的孩子。你只快快的买去罢，我在厨房里替你架火安锅滚水等你。”胡六去了。

这边王伙计将搭联打开，将银子一封封搬出来摆在炕上，着如玉看成色，秤分两。又要算盘与如玉当面清算。如玉笑道：“我还有什么不凭信你处么，何用清算！你说该多少就是了。”王伙计道：“大爷若不清算，晚生也不放心。”讲说了半晌，才不算

了。又一定着如玉称分两。金钟儿道：“这银子不但温大爷，就是我也信的过，是丝毫不错的。就是每封短上一头半钱，难道还叫添补不成？”王伙计拂然道：“你这婊姐就不是了。亏你还相与过几千百个人，连我王老茂都不晓得！不但一钱二钱，便是一两二两，我也从不短人家的。怎么才说起添补的话来！”金钟儿笑道：“是我过于老实，不会说话。”又向如玉道：“你就称分两罢。”说罢将戥子取过来。如玉见他过于小心，随即称兑了几封，都是白银子，每一封不过短五六分，也总算是生意人中的大贤了。兑完银子，便立刻要抽借约。如玉道：“你的借约还在家中，等我回家时拣还你；若信不过，我此刻与你立个收帖何如？”王伙计道：“大爷明日与晚生同回去罢，五六百银子不是玩的。”如玉道：“我亲笔写收帖，就是大凭据。我和你财东伙计一场，难道会将来赖你未还不成？”王伙计甚是作难，不得已，着如玉写了收帖；自己看了又看，用纸包好揣在贴肉处，才略放心些了，就要起身辞去。如玉道：“你好容易到此，我还要留你歇息几天。”王伙计道：“晚生手下还管着许多小伙计，如何敢在婊儿家停留！”如玉笑道：“怎么你这样腐板！也罢，这里也有客店，你吃了饭，我送你安歇。”王伙计才不推辞了。

金钟儿将银子都搬入地下大柜内。胡六端入菜来，两人对面坐下，金钟儿在下面斟酒坐陪。不意郑婆子又添了许多菜蔬，那王伙计倒好杯儿，酒到便干。如玉见他有几分酒态，指着金钟儿问道：“你看他人物好不好？”王伙计看了金钟儿一眼，就将头低下了。少刻吃完酒饭，王伙计连茶也不吃，拿出搭联，又叮咛如玉回城时抽约。如玉送出院来。慌的郑三急来相留，如玉说明绝意不住的话，同郑三领他到店中去了。又与了赶车的见钱银子。

须臾，如玉回来，小女厮将灯送入。没有半顿饭时，忽听的后面高一声低一声叫吵，倒象有人拌嘴的光景。忽见小女厮跑来说道：“二姑娘，还不快去劝解劝解，老奶奶和老爷子打架哩！”金钟儿道：“为什么？”小女厮道：“老爷子同大爷送了那姓王的客人回来，才打听出今日是温大爷的寿日，午间没有预备下酒席，数说了老奶奶几句。老奶奶说：‘你是当家人，你单管的是什么？’老爷子又不服这话，就一递一句拌起口来。老奶奶打了老爷子一个嘴巴，老爷子恼了，如今两个都打哩。苗三爷和大姑娘都去了，二姑娘还不快去！”金钟儿鼻子笑了一声，向如玉道：“这般伎俩亏他们也想算的出来，真是无耻！”如玉也笑了。小女厮急的了不得，一定要叫去。金钟儿道：“我没功夫。任凭他们不拘谁，杀一个倒好。”小女厮催了几遍，见金钟儿不去，也就去了。

待了半晌，不听得吵闹了。猛见苗秃子掀帘入来，望着如玉连揖带头就叩拜下去。如玉还礼不迭。苗秃子爬起来说道：“我真是天地间要不得的人，不知怎么就死背过去，连老哥的寿日都忘记去。若不是劝他两口儿打架，还想不起来！”又指着金钟儿道：“你好人儿，一句不说破。”金钟儿道：“谁理论他的生日寿日哩！今日若不是人家送着几两银子来，连我也想起是他的寿日。”苗秃子道：“没的说，明日是正生日，我们大家补祝也不迟。”如玉道：“我的生日是五月初四日，已经过了。”苗秃笑道：“你体混，我记的千真万真是这两日；昨年在东书房不是我和你吃酒么！”于是虚说虚道亲热了半晌，又极力奉承了金钟儿几句，方才归房去安歇。

次日，郑三家杀鸡宰鸭，先与如玉收拾了一桌茶食，又整备

着极好的早饭。苗秃子知会了萧麻子，在厅内坐着等候如玉起来，补送寿礼。等到巳牌时分，白不见动静，各有些饿的慌。又不肯先吃些东西，都是打扫着空肚子要吃郑三家的茶食和早饭，做补祝的陪客。郑婆子于昨日已问明赶车的后生，说送来五六百两银子在自己女儿房里收着；这是一百年再走不去的财帛，不过再耽搁几月功夫，不愁不到自己手内。今日恨不得把温如玉放在水晶茶碗里，一口吞在肠中。若是平素这时候不起来，这婆子不知大喝小叫到怎么个田地。堪堪的到午牌时分，还不见开门。萧苗二人等的无奈烦起来，不住的到门前院中走来走去的咳嗽，又故意高声说笑。

郑婆子忍不住，到他女儿窗外听了听，象个唧唧唧唧的说话。瞅着院内无人，悄悄的用指甲将窗纸掐破一块，往里一觑，连忙退回去。

又待了一会，将门儿开放，小女厮送入水来。两人梳洗罢，胡六请厅上吃茶。金钟儿道：“俺们不去，不拘什么白菜豆腐，拿来吃了就是。”胡六去了，转刻又入来相请。又听的苗秃子说道：“温大爷起来了没有？萧大哥等候了半天了。”如玉只得出去。萧麻子一见，笑的眼连缝儿都没有，大远的就弯着腰抢到跟前下拜，也不怕碰破了头皮。苗秃子也跪在萧麻子肩下，帮着行礼。如玉还礼毕。萧麻子道：“昨日是大爷千秋，我相交不过年余，实不知道。”又指苗秃道：“这个天杀的！不知整日家所干何事！自己忘记了也罢，还不与我说声。”苗秃子将舌一伸道：“好妙话儿，我既然忘记了，还那里想的起和你说。”如玉道：“我的生日已过了。就算是我的生日，我如今也不是劳顿朋友过生日的人。”萧麻子从袖内取出两个封儿来，上写着“寿敬二两”，下写着他和

苗秃名字，双手送与如玉。如玉那里肯收，推让了好一会，萧麻向苗秃道：“何如？我预先就知道大爷不肯收，你还说是再无不收之理！如今我有道理，你在明日，我在后日，各设一席，今日让与郑三。这几月疏阔的了不得，也该整理起旧日家风来了。”苗秃子道：“说的是！大家原该日日快聚，才象个朋友哩！”又见玉罄儿从西房内慢慢的走来，笑道：“我也无物奉献，止磕个头罢！”如玉连忙扶住。

胡六摆放杯盘，是十六样茶食，红红绿绿甚是丰满。随即郑三入来说道：“昨日是大爷千秋，晚生才晓得，还和老婆子生了会气。”正说着，郑婆子从门外抢入来说道：“温大爷不是外人，就是昨日未曾整备酒席，实是无心之过；只是没有早磕个头，想起来倒叫人后悔死！”说着，两口子没命的磕下头去。如玉扯了半晌，方扯起来。如玉道：“我这半年来手内空虚，没有多的相送，心上时时抱愧。承你老夫妇待我始终如一，不但饮食茶水处处关切，就是背前面后也没半句伤触我。今早又承这样盛设，倒叫我又感又愧。”郑婆子道：“大爷不必说钱多钱少的话，只要爷们情长，知道俺们乐户人家的甘苦，就是大恩典了。”

萧麻子冷眼看见郑婆子穿着一双毛青梭新鞋，上面也绣着些红红白白花草，因郑三也在面前，不好打趣。少刻，两口子都出去了。萧麻子笑向玉罄儿道：“你三娘子今日穿上这一双新花鞋，倒穿的我心上乱乱的；你可暗中道达，着他送我一双。”玉罄儿道：“你要他上供么？”萧麻子道：“谁家上供用那样不洁之物！不过藉他打打手铤，觉得分外又高兴些。”众人都笑了。

苗秃子道：“金姐还梳头么？”胡六道：“二姑娘说来，今日不吃饭，害肚里不受用哩！”苗秃子道：“这又是个戏法儿！他不

吃饭，我们还要这嘴做甚么？”萧麻子道：“我扯他去。”于是不容分说，将金钟儿扯出，五人同坐。正是：

一日无钱事事难，有钱顷刻令人欢。

休笑乐户存心险，世态炎凉总一般。

第四十五回 爱情郎金姐贴财物 别怨女如玉下科场

词曰：

荡漾秋波落泪痕，送郎财物在黄昏，远情深意出娼门。
为下科场离别去，空留明月照孤村，一灯相对夜销魂。

右调《浣溪沙》

话说如玉在郑三家过生日，萧苗二人各请了一席，如玉又还了一席，鬼混了三四日。只因有这几百银子入在众人眼内，弄的鸨儿龟子动了贪心，苗秃、萧麻生了痴念，一个个不说的强说，不笑的强笑，整日家簇捧着如玉和羊脂玉、滚盘珠一样，比一来时的如玉还新鲜几分。殊不知他们把精神俱属罔用，若依着如玉，他原是公子出身，止知挥金如土，那知想后思前。就是如今穷了，他的豪奢心性犹存，这几两银子也不愁不到他们手内。无如里面插着金钟儿与他做提调官，这女子不过性情急暴些，讲到人情世故上，真是见精识怪，透露无比。依如玉的意思，念在郑三家日久，虽然款待凉薄，一个乐户人家，原指着姐妹和闺女过日子，就与他五六十两也不为过；又见萧苗二人爱钱的景况，甚是可怜，也要点缀他们数金，因与金钟儿相商。

谁想金钟儿另有主见，向如玉开说道：“你不过是为贪恋着我，在他们身上用情。你想想：如今的时候，银子出去最易；你若叫他回来，比登天还难。刻下有这几百银子放在身边，便是个虎豹在山之势；我父母从今断不敢薄待于你，你就再迟一半月与

他，也不迟。至于萧苗二人，且乐得叫他们望梅止渴，日日受享他们趋奉，到看不过眼时，与萧麻子几两罢了。但是我还有一虑：这个去处是风波不测之地，千人可来，万人可去。别人尚不足介意，诚恐萧麻子利心过重，或勾通匪类，意外生枝，你又是孤身，我又是个妇女，五六百银子放在此地，终非妥局。刻下若将银子拿回泰安，不但我父母切骨恨我，萧麻子于你也不肯干休；你我想要安然相守，一日也恐怕不能。你依我的主见，你可速速写一字，教张华取银子来。字内再说于他，若我父母问时，只说是你家老太太祭辰，请你回去上祭，他们就不疑心了。我连夜做成几个布搭儿，不论三更四更，与张华约定，将银子转去。只用往反两次，就都带回泰安，叫他收存在妥当地方，岂非人鬼不知！你这里连五十两也不用存留，以防不测。

“再如你我终身事体，我打算已久，若轻轻易易的嫁你，断不能够。我已立定志愿，除你之外，今生誓不再接一人，任凭我父母刀锯斧砍罢！他将来见我志愿已决，定视我为无用之物，到那时他们都回心转意，不过用二三百银子，便可从良。我自从接客，至今五年光景，身边零碎积下有百十多两银子，衣服首饰也值百十余两，你将来回家时，可尽数带去。日后我若有福，得与你做一夫一妻，到你家中过起日月来，我又有一番安排。你的住房是三百多两银子买的，不妨卖了，费一百银子买几间小房居住。张华人老实，存心也还为顾你，可留在家中。你家中还有个姓韩的，我听说闺女儿子也有四五个，这不但天天吃米，即年年穿布也了不得，这该少与他几两银子，着他出去另过。我从良满估上三百两，我与你东西先变卖了，便有二百四五，你不过止出着五十多两，我就是你的人。将来好也是个过，歹也是个过，

穷人家一文无有，也未尝尽行饿死，还要养活儿女哩！为今之计，可咬定牙关，只拚出四五十两来，在此混到水尽山穷处，方零碎与他们。将来我父母若赶逐起来，你只管回家，留下我与他们拌着走。人生在世，能有几何？与你快活得一日是一日，我实实在在的舍不得你，再交好别人。”说着雨泪纷纷，倒在如玉怀内。

如玉听了，感激的入骨切髓，连忙抱起来用自己的脸儿来回与他揩抹，温存了半日，方说道：“我温如玉家门不幸，叠遭变故。若在三四年前，早已与你成就了心愿了。你的议论，都是从心眼中细针密线盘算出来的，只是愁你将来要受大凌虐。你父亲还罢了，你母亲不是善良神道。”金钟儿道：“任凭他，拼上个死，谁也打发的下去。”如玉道：“你今说到此际，我也有个隐衷，屡次想要说，只是不忍与你分离。”金钟儿惊问道：“你为何说出离别两字？”如玉道：“我如今家业凋零，只有一日不如一日，断无兴发之期。目今已六月初十日，离科场仅有五十来天，我意思要回家读几句书，或者借祖宗功德，微幸一第；异日纵不能中进士，挨次做个知县，或迁就别途，也是日后的饭根。”金钟儿听罢，呆了一会，说道：“你这一下场，不知得多少日子才能回来了？”如玉道：“若从如今回家，到八月初八进场，十六七完场，二十内外我可与你相会。此地离省城百余里，比泰安还近一半路，我场事一完，即来看望你。”金钟儿道：“这是你功名大事，我何敢误你！但愿上天可怜，从此联捷，你出头的日子，就是我出头的日子。只是要与你隔别两月功夫，我真是一日也受不得。”如玉道：“你若不愿意着我去，我就不去。”金钟儿道：“这是什么话说！我不是那样不识轻重的女人。但是你回家读几句书固是要紧；我想命里该中，也不在用这几天功！”如玉道：“我于八股一途，实荒

疏的了不得。若要下场，必须抱抱佛腿。”金钟儿又自己屈着指头数算了一回，方许在十天后回家。两人斟酌停当，如玉写了字，暗中雇人送与张华，着他十八日雇车来接。至此后，也没别的议论，惟有夜以继日干那勾当。

萧苗二人见他们青天白日，常将门儿关闭，也不过互相哂笑而已，那里知道他们早晚就要分别。只是不见如玉拿出银子来相帮，萧麻着急之至。到了十六日，金钟儿又与如玉相商，起身时与萧麻子留四两，说在下场后再多送些。与郑三留二十两。如玉道：“萧麻子送多送少，又不该欠他的，倒也罢了；只恐这二十两银子，你父母未必肯依。”金钟儿道：“我早已都想算停当了，此番王伙计与你送银子来，数目多少他们都知道，我猜必是那赶车的后生露的风声。你若将银子带回家去，不但我父母从头至尾清算嫖账，就是萧麻亦必搬弄是非。如今有一妙法，我这后园中有的是砖头石块，你我今晚收他些来，都用纸厚厚的包做十来封，每封写明数目，画上你的花押，放在我柜内；临行，将我父母叫到跟前，着他们都——一看过，当面将柜子外面加上你的封皮，钥匙交付我收管。你的原银并我与你的银子衣服首饰，该在身边带的，你可同张华分带；该在被套内装的，俱装入被套内。我母见你的银子不拿去，不但还与他留二十两，就一两不留，他也可以依允。将来你去了，设有客来，他们看在这几百银子分上，也必不肯过于说我。待你中了，人情是势利的，我们再想别法。如此行去，看来还可以谎的过他们去。”如玉听了，喜欢的心花俱开，说道：“此计指鹿为马、以羊易牛，实妙不可言！”连忙将金钟儿抱过来放在怀中，亲嘴咂舌的说道：“谁似你这般聪明，这般才智！我温如玉将来得你做夫妻。也真不枉生一世！”说罢，急

急的将门儿关闭，两人又干起旧生活来了。

到了十八日，张华如期而至。如玉暗中与张华说明，张华大喜。郑三家两口子见张华来接，真如平空里打了个霹雷。那萧苗二人探问如玉回家不回家？如玉总是糊涂答应，怕郑三等生心防范。

此夜四鼓，从窗门内与张华银三百五十两，钗环首饰，一总转运过手，张华俱妥贴收藏。如玉原定在二十一日起身，到二十日晚间，两个难割难舍，又改在二十三日。郑婆子又嘱咐金钟儿，着将如玉千万留下，金钟儿满口应允。到此晚，将如玉的两个褥子两个被子俱皆拆开，将棉花去了些，所有的单夹皮纱，凡新鲜的衣服尽铺绪在被褥内。又各用针线牵引的稳稳当当。至二十二日，这一夜千言万语，叮咛不尽，如玉也安慰了金钟儿许多话。五鼓时，两人将被套打开，把被褥四件装好，天色才有亮光。张华便叫车夫套起车来，在窗外请如玉。如玉又将二百五十两用搭膊自带在身上。

郑三家两口子听得套车，各没命的爬起，到如玉房中问讯。如玉说明要回家读书下场的原故，又将柜子开了，着郑三点查了银子封数，随即锁住，外面贴了封条。将钥匙交与金钟儿收存，嘱咐小心门户，到下场时还来。又言明场事完后，再来久住。郑三家两口子见十数封银子不带去，大放怀抱，心上甚是欢喜。如玉又拿过二十两一包银子，说道：“我在你家糟扰日久，心甚不安。这些须银两，权做家中茶水钱用；等我下场回来，再加十倍酬情。”郑三家夫妇见银子虽然极少，却大头还都在自己家里存着，于是陪着笑脸说道：“大爷在我身上恩典甚重，只可惜没有好管待，早晚不知得罪下多少！”郑婆子又接着说道：“大爷何必

多心，与我们留这几两银子？至于嫖了的时日，大爷更不必多心，将来上算盘也是打的出的。下场读书是个正大题目，我们也不敢强留，但是走的太鬼秘了；也该早和我们说声，收拾一杯水酒送送，令旁人也好看看。难道必定是鹿鸣宴才好吃么！”如玉道：“我正怕你老夫妻费心，所以才不肯达知。”郑三向金钟儿道：“怎么你一句也不言语？”金钟儿道：“自张大叔来，我问他走不走的话，也不知几百遍；今日五更鼓时，忽然爬起来要走，我把舌头都留破了，他决意要去。就着他去罢，我还有什么脸再说！”如玉又拿过四两银子道：“烦送与萧大爷，说不堪微礼，与小相公买双鞋穿罢！我大要不过一月后就来看望令爱。”

正说着，张华入来，如玉着他搬褥套。郑三道：“怎走的这样急？”那里肯教张华搬取，自己揪起来扛在肩头，郑婆子连忙拿起衣服包。如玉向金钟儿举手道：“话也不用再说，我去了，你要处处保重。”说着，眼中泪行行直下。金钟儿止说了一句：“我知道。”那眼泪与断线珍珠相似，在粉面上乱滚。如玉出了东房。郑三道：“不用和苗三爷说说？”如玉道：“等他起来时，替我表白罢。”出了大门，向金钟儿道：“你请回罢！”金钟儿也不回答，一步步流着痛泪，送出堡来。

如玉走一步，心上痛一步，只是不好意思哭出声来，不敢看金钟儿一眼。此是街上行人甚少，看他的都挤眉弄眼，跟着观玩。一同出了堡门，车子跟在后面，如玉向郑三夫妇道：“感谢不尽，容日补报罢！”又向金钟道：“我说过的话，你要处处保重，你快回去，我走罢！”金钟儿流着泪点了两下头儿。郑三扶着上了车，还要送几里，如玉再三止住。少刻，马行车驰，走的望不见了，金钟儿方才回家。有如玉与打杂的胡六留下二两银子，并小女厮

的五钱，都送与他们，把门儿从新关闭，也不吃饭，低声痛哭不止。

苗秃子起来，方知如玉去了，心上甚是怪异。又询知银子未曾带去，止与了郑三二十两，萧麻子四两，自己一分也无。与萧麻子说知，萧麻子心中作念道：“这温如玉好没分晓，怎么敢将五六百银子交放在亡八家内，若我断不如此。”又想了想笑道：“男女两个，都热的头昏眼花，还顾的甚么！”苗秃子总以不辞而去为歉。萧麻子道：“他与我留下四两，与你没有留下，他自然要早去，你叫他怎么辞别？”苗秃子道：“这小子真是瞎了心，谁想望你那卖住房钱！”

再说如玉到家中，安顿妥当带的银物，也无暇读别书，止将素年读过的几篇文章并先时做过的窗稿，取出来捧玩。无如他分了心的人，那里读的入去！一展书时，就听得金钟儿在他耳边说话；离过书时，便想他的恩情并嘱咐要紧的话儿。茶饭拿来，吃几口就不吃了，不知想算甚么。人见他不吃了，要将盘碗收去，他又低头吃起来。每一篇文章，再不能从头至尾读完，只读到半篇上，他自己就和鬼说起话来，时而蹙眉，时而喜笑，时而长叹愤怒一刻之中便有许多变态。过了七八天后，才略好些。亏他有点才情，饶这样思前想后，不过二十五六天，肚里也装了三四百篇腐烂墨卷。又因与金钟儿会面心切，经文章也没功夫打照，止将正大拟题看了看讲章，表判、策论打算着到省城再处。将自己和金钟儿的银子共六百三十两，赏了张华十两，着他制办衣服跟随；自己带了一百五十两；其余的一宗宗都点与韩思敬收管，嘱咐他两口子小心门户。又将金钟儿首饰衣服，交与张华家老婆收存，为他是妇人，不敢将银子与他。忙忙的收拾了一天，同

张华坐车到试马坡来。

金钟儿自从如玉去后，两人的情况都是一般，终日家不梳不洗，埋头睡觉。幸亏郑三是怕是非的亡八，当日他妹子未从良时，因嫖客吃醋打了一场官司，被地方重责了四十板，逐出境外，他心上怕极，才搬到这试马坡来。从不敢寻找嫖客，有愿来的，碰着是个肥手，便咬嚼到底。只待那肥手花用精光，他才别外招人。不然一个乐户人家女儿，那里闲的了一月两月，只三天没有嫖客，便急的猴叫。郑婆子倒是个不怕是非的，恨不得夜夜有客。只因他心上贪恋着如玉那几百银子，又大料着金钟儿不肯轻易接人；若强逼他，万一惹恼如玉，将银子都取去，倒为小失大了。因此有个把嫖客来，都着玉罄儿支应，金钟儿便装起病来。因此如玉去后，他竟得安闲。

这日正在房中闷坐，猛听得小女厮在院中说道：“温大爷坐车来了。”金钟儿一闻此言，欢喜的心上跳了几跳，连忙用手整理容环，拂眉掠鬓，又急急的将鞋脚腿带紧了紧，迎接出来，如玉已同他父母在院中说话。金钟儿笑嘻嘻的问道：“你来了！身上好？”如玉笑道：“来了，来了！你好！”

两人到房内坐下，打杂的将被褥套放在一边。张华拿入送金钟儿的吃食，并送他父母几样东西。金钟儿笑道：“来就是了，何苦又买这些东西费钱！”如玉道：“表意而已。”金钟儿道：“你这四五十天，读下多少文章？”如玉笑道：“一句也没有读在肚里。”随即吃茶净面。如玉问苗秃子，金钟儿道：“你去了十数天后，他就回家了。难道你没有见他么？”如玉道：“我没有见他，想是和我恼了！”金钟儿道：“随他去罢！”少刻，萧麻子来看望，并谢日前相赠的银两，说了又说，是个示知嫌少之意。须臾，玉罄儿

也来陪坐谈笑了一会。打杂安放杯筷，一同吃了饭。萧麻子早早回家，王罄儿也走了。两人从新诉说一月心情，不起更便安歇。

一连住了三天，如玉道：“离场期止留下十三四天，我场后就来。”金钟儿知是正务，也不敢强留。又数算着二十天外便可相聚，因此两人欢欢喜喜的离别，不似前番那样凄苦。如玉与郑三留下十两银子，做下场回来地步，方才起身赴省。

假情尽净见真情，情到真是情倍深。

莫谓嫖情通是假，知情真假是知音。

第四十六回 埋寄银奸奴欺如玉 逞利口苗秃死金钟

词曰：

女心深，郎目瞎，痴儿今把情人杀。秃奴才，舌堪拔。
趋奉乌龟胯下。这女娘，遭毒打。恨无涯，登鬼录。深
恨付托迂拙。

右调《渔歌子》

话说如玉别了金钟儿，上省乡试去了。再说韩思敬收存着如玉四百七十两银子，不但晚间，连白日里也不敢出门。一日，他老婆王氏问道：“主儿家这几百银子，可是他下场回来就要收回去的么？”思敬道：“他不收回去，难道与我不成！”王氏道：“你想他这几百银子，可以过得几年？”思敬道：“这有什么定规，从今若省吃减用，再想法儿营运起来，也可以过得日子。若还在郑三家胡混，一半年就可以精光。”王氏道：“我听的他和个什么金钟儿最好，眼见的下场回来还要去嫖，这几两银子不愁不用尽。只是将银子用尽了，你我该靠何人养活？如今是一个儿子三个女儿，连你共是六口。将来他到极穷的时候，自己还顾管不过来，你我如何存站的住！到那时该怎么着，你说？”思敬道：“既与他家做奴才，也只得听天由命。”王氏鼻子里笑了一声，骂道：“呆哥哥，你若等到听天由命的时候，我与你和这几个孩子们，讨吃还没有寻下门子哩！”思敬道：“依你便怎么？”

王氏道：“依我的主见，主人不在家中，止有张华家老婆和

他儿子。一个女人，一个十数岁娃子，量他两个有什么本领防范我们？你可将他交与的银子并家中该带的东西收拾停妥，你买一辆车儿，再买两个牲口，不拘那一日三更半夜起身，或山西或河南，寻个住处。南边地方湿潮，我不愿意去。”思敬道：“这真是女人见识。连半日也走不出去，就被人家拿回来。”王氏“呸”的唾了一口，骂道：“没胆气的亡八！那尤魁难道就不是个人？坑了他万数多银子，他也没有拿回他一根毛来。倒只说旱路上行走一起一落，你我孩子们多，不如水路里容易做事。我还有个主意：咱们这房子背后就是一块空地，中间又有一个大坑，这半月来又没有下雨，水也渐次干了。你不拘今晚明晚，等到四更以后，只用一柄铁铲，挖一个深窟埋在里头，管保神鬼不觉。此事做的大早了有形迹；大迟了设或主人回来，有许多掣肘。他如今才去了七八天，到十二三天后，你可于夜半上房去，将瓦弄破几个，象个人从房上下来的情景；将你我不拘什么衣服，丢在房上房下几件；再将那边小窗子摘下来放在地下，柜上的锁子也须扭在一边。到天明时，然后喊叫不住，左邻右舍信我们被盗。就是张华家女人也没什么猜疑。你还得写一个状子告报官府，故作张皇着急的光景，遮饰人的耳目。官府必定差人拿贼。你可先去省城禀主人知道，看他如何举动。想来无贼可拿，他势必卖这一处房度用，那时不用咱们辞他，他养活不起，他先辞咱们了。然后遇空儿将银子挖出，另寻了地方居住，岂不是子子孙孙的长算。你看好不好？”

韩思敬蹙着眉头道：“你说的倒甚是容易，也不想一想事体的归着！主人如今只有这几两银子，还是先时的房价，此外再别无产业。四五百银子不见了，真是财运相连；况又是一五一十交

给我的，怎肯轻轻的我罢休？就是官府审起来，也要向我问个实在下落。贼倒也未必拿，只怕先将我动起刑来倒了不得！”王氏道：“呸！臭溺货，世上那有个贼未曾拿，就先将事主动刑的道理？就算上到水尽山穷难为我们的时候，你不拚上一夹棍，我不拚上一拶子，就想叫儿女享福，自己饱暖么？何况你也是四十多岁的人，非小孩子可比，还招架不起一夹棍的怎么？人家还有挨七八夹棍的哩！”思敬道：“你把这夹棍不知当什么好吃的果子！讲起七下八下来了。”王氏道：“我把话说尽了，做也由你，不做也由你。我今日须先和你说明。你若到讨吃的时候，我便领上孩子们嫁人。想着我陪你受罪，那断断不能！好容易一注外财飞到手内，他还有许多的踌躇哩！”韩思敬两只眼瞅着地想了半晌，将头用手一拍道：“罢了！拚上命做一做罢！”王氏道：“你可也想过味来了！若行，今晚就看机会埋银子。”

韩思敬出了巷口，转在房背后，在那坑内看定了地方，又见坑对过北边，远远的有四五家人家。那日系八月初十日，埋了银子，直到二十日，天一明，方声张起来。

张华家老婆在内院东房内，听的思敬家两口子在西房中叫喊，急忙起来看时，见西房窗子在地下丢着，院基台阶下有两件衣服。到房内一看，地柜大开着，柜旁边还有一把爷子，锁子也扭断在一边。也不知没的是甚么东西，问起来，才知将主人银子尽数被贼盗去。又见思敬止穿着一条裤子，在地下自己打脸，老婆在炕上帮着哀叫。

早惊动邻舍并地方人等，都来询问了根由。大家在房内院外巡视一番，齐向思敬道：“银子丢了四五百，非同儿戏，你哭叫也无益。快寻人写张呈子，报官严拿。”思敬道：“众位那一个会

写，就替我写写罢！”众人道：“我们不识字的甚多，何况这个文章也不是胡乱做的。”内中一个道：“何用远求，东巷子里秃子苗相公，我们这几天见他在家中，何不烦他一写？”思敬道：“他是我家主人好朋友，我们同去烦他。”说毕，一拥齐来。

叫开苗秃子的门，苗秃还在被内睡觉。被众人喊叫起来，心上倒有些惊怕，疑惑是同赌朋友们出首下了。出得门来，见韩思敬跪下啼哭，还有七八个人在他后面站着。苗秃子拉起道：“为什么？”众人吵吵杂杂的说了一遍。苗秃子道：“你主人缘何有这许多银存放在你手内？”思敬就将试马坡带来六百多两银子，又带去一百余两下场，余下四百七十两托小人收着，昨晚睡熟，不知甚么时候，被贼盗去，说了又哭。苗秃子听了，大笑道：“你主人这一番才停当了。”又问道：“这宗银子可真是试马坡带来的么？”思敬道：“怎么不是！王掌柜的送在试马坡，我主人从试马坡带回，还有些衣服首饰，交与张华家老婆，若交我，也都一齐被偷了。”苗秃子又大笑道：“我才明白了，原来如此！”又问道：“这首饰衣服还在张华家女人手内么？”思敬道：“他没被盗，自然还在。”

苗秃子问明根由，替他写了个报窃的禀帖，才打发去了。心里作念道：“小温那日绝早的去，既带回自己的银子，又得了金钟儿的外财。谁知天道难容。这不消说，留在郑三家的银子是假的了。只可恨金钟儿这淫妇奴才，屡屡在小温面前排挤我，弄的一个钱也到不了手内。不料他们也有跌倒的日子。我今日即去郑三家送个信，看这伶俐的淫妇又有什么法儿摆脱！不叫老龟婆打断他的下截，誓不姓苗！”跑到市上立刻雇了个飞快的驴儿，一路唱着时调《寄生草》，向试马坡来。

次日未牌时候，一入郑三的门，便大喝小叫：“我是特来报告新闻的。”郑三家两口子迎着询问，他又不肯说，一定着请萧麻子去。少刻，萧麻到来，他又把金钟儿、玉磬儿都叫出来，同站在厅屋内，方才说道：“我报的是温如玉的新闻。”金钟儿道：“他有什么新闻，想是中了？”苗秃子道：“倒运实有之，若是中，还得来生来世！却被人偷了个精光。”萧麻子道：“被人偷了些甚么？”苗秃子道：“小温儿这小厮，半年来甚是狂妄。他也不想能有几贯浮财，便以大老官气象待我们。月前他回家时，带回银六百两，一总交与他家人韩思敬收管，他下场去了。本月二十日，也不知几更时分，被贼从房上下去，将银子偷了个干净。如今在泰安州禀报。这岂不是个新闻？”郑三道：“这话的真么？”苗秃子道：“我还有个不说话的先生在此。”遂将替韩思敬报窃的稿儿取出，对众人郎念了一遍；又将贼从某处入，从某处出，韩思敬如何大恐，地方邻里如何相商，指手动脚，忙乱了个翻江倒海，方才说完。金钟儿听罢，低垂了粉项，改变了朱颜，急抽身回自己房内，又气又苦，心中如刀割箭射一般。

苗秃子见金钟儿扫兴回房，越发高声说笑。郑婆子说道：“到底是温大爷有钱，一次被人家偷六百多两！”苗秃子笑说：“你还做梦哩，不但他叫人偷了，连你家也叫人偷了。适才金钟在这里，我不好明说，你只用打开他房里柜子，将小温的银子看看，便知端的。月前那姓王的来，我们问那赶车的后生，他是五百多两；前番小温回家与你家留下二十两，又与萧大哥四两，还赏了打杂许多，这一百四五十两银子是从何处多出来？我再实和你们说罢，还有许多的钗环首饰、皮夹棉衣。你家人送与姓温的，姓温的没福消受，一总送与做贼的了。”郑三家两口子听了，就

和提在水盆里的一般，气的只是打战。萧麻子道：“银子不用看，我明白了。若说衣服首饰都送了人，金姐必没这大胆子丢开手罢！”玉罄儿道：“苗三爷既有确据，这事不是个含糊的；只用将金妹子箱柜打开一看，真假就明白了。”

金钟儿紧是气恨不过，听了他们这些话，心上就和有十七八个吊桶，一上一下的乱翻；打算着他们必一看，将胆气正了正，爽利坐炕中间等候他们。又听的他父亲说道：“万一温大爷的银子不假，衣服首饰俱在，金钟儿是我生养的，我还怕得罪他么，只是日后温大爷知道，我们私自启他的封条，又看他的银子，觉得不象个事。”苗秃子将舌一伸，冷笑道：“老先生，你好糊涂呀！温大爷的银子放在你们家里，就是他没斟酌处。分明你是个老实人，假若是我，他前脚去了，我后脚就将他的银子拿去，与他留下一半还是大人情。就告到官司，只说他欠嫖儿钱未与。他也做的不是正大事，官府替他追比不了，一总入官，大家得不成。真银子存放尚且要如此，何况如今都是假的。”又向郑三家老婆把舌头一伸，急掉转头脚向厅屋正面来来往往，一步一步踱去了。

郑婆子向萧麻子道：“我们大家都去看来。”萧麻子道：“不用看。从今丢去姓温的，另做事业罢。”不意玉罄儿在前，郑三随后，入金钟儿房去，苗秃同郑婆子也相同入去，惟萧麻子独自坐在厅上听候风声。

金钟儿见他们入来，在炕上坐着不动一动。郑三问道：“柜上的钥匙哩？”金钟儿从身边取出来，往地下一摔，道：“看去！”众人见他这举动，倒有几分疑惑起来，看来这几百银子，多是有真无假。苗秃子向郑三道：“先开皮箱。”郑三又问金钟儿道：“皮箱上的钥匙在那里？”金钟儿大声道：“在柜顶上！”郑三将钥

匙取下来，先把一个大皮箱抱在地下，觉得甚轻。开看，止有他寻常穿的几件衣服，并无一件新在里面。金钟儿共有四个皮箱，倒是两个空的，钗环首饰，一无所有。郑婆子指着金钟儿道：“你的衣服首饰那里去了？”金钟儿道：“都送了温大爷了！”郑婆子大怒道：“你为什么送他？”金钟儿道：“我心上爱他！”郑婆子咬着牙先将自己脸上打了两个嘴巴；郑三也气极了，用手将柜上锁子一扭，锁挺折断。把银子取出一封来，打开看时，却都是些石头；又开一封，也是如此。随手将金钟儿脸上打去，金钟儿一闪，响一声却都打在窗棂上，大小石块乱滚。郑三见没打中，扑上炕去，将金钟儿头发提在手内，拉下炕来，用拳头没头没脸的乱打。萧麻子飞忙跑进来，好说了半日，方才拉开。郑婆子又将金钟儿抱住，在头面上乱咬。苗秃见萧麻做人情，自己也得动手开解，忙乱了好一会，方才劝了出去。

金钟儿在地下躺着，定醒了一会。睁眼一看，门上的帘子也不见了，苗秃子和萧麻子在厅屋西边椅上坐着说话，玉罄儿在正面条桌前站着，不由的心中恨怒。忍着疼痛爬起来，指着苗秃子大骂道：“你这个翻舌递嘴的亡八羔子！温大爷待你和他的亲儿子一样，要吃就吃，要穿就穿，要银钱就与你使用，还有什么亏负你处！就是我的衣服首饰，也是我的姑老们送我的，又不是你娘和你祖奶奶的东西，与你姓苗何干！似你这样献勤劳，不过为嫖那玉罄儿厚嘴唇矮淫妇少出几个嫖钱；你那里知道，你龟娘龟老子也要和你一十一五的算账，没有你个下流亡八羔子白肉的人！”几句话，骂的苗秃子瞪着眼张着口，一句也说不出。金钟儿还在那里秃长秃短骂不绝口。

郑三在南房里气的睡觉，头前听的骂，也就装不知道；后来

听的越骂越刻毒，脸上下不来，跑入东房，一脚踢倒，又从新没头没脸的乱打起来。萧麻子饶拉着，已打的眉青目肿，鲜血淋漓，昏倒在地。打杂的胡六拉着郑三的一只胳膊，萧麻子推着，方才出去。萧麻从新回来，将金钟儿抱在炕上，用手巾与他揩抹了血迹，说了许多的安慰好话，金钟儿倒在炕上，闭目不言。

苗秃在门外点着手儿叫：“萧大哥。”萧麻子走出来。苗秃道：“我别过你罢！”萧麻子道：“你也浑起来了！他是在气头上，还有什么好言语，听见只当没听见。此时天也晚了，你往那里去？”苗秃道：“我在这里还有甚么意思？”萧麻子道：“郑三为你又打了一遍，你若是去了，倒不是恼金钟儿，倒是连郑三也恼了。我明日自有一番妥处。”玉罄儿道：“你休动瞋气，骂由他骂，打还是他挨。”将苗秃子拉入西房去了。

萧麻子到南房内向郑三家两口子道：“我有几句话，你们要听我说。乐户家女儿原是朝秦暮楚，贴补了嫖客东西的，也不止他一个，量他那衣服首饰也不过在百金内外，为数无多。温大爷在你家中，前前后后实不下七八百两。你就折算起来，还剩他的五百多两。有金钟身子在，不愁弄不下大钱。温大哥此后也是极穷的人，再知道这番打闹，他还有甚么脸面再来！但是你家金姐是个有气性的孩子，自幼娇生惯养；今日这两顿打，手脚也太重了。若再不知起倒，定要激出意外的事来。今晚务必着个妥当人伴他，还要着实醒睡些的才好。”郑婆子道：“萧大爷怕他寻死么？我养出这样子女儿来，倒不如他死了，我还少气恼些！”萧麻子道：“我把话说过了，你们要着实留心些！”说罢，回家去了。

郑三家两口子虽说是痛恨金钟儿抵盗了财物，到底是他亲生亲养的女儿，打了他两次，也就气平了。又听得萧麻子嘱咐，

未免结计起来。将小女厮叫到面前，与了他三四十个钱，着他和金钟儿作伴，又嘱咐了他一夜不许睡觉。

谁想金钟儿被郑三第二次打后，又气又怒又恨，想着将来还有甚么脸面见人！趁萧麻子走去的时候，挨着疼痛爬到妆台前，将三匣官粉都用水吃在肚里。此物是有水银的东西，下坠无比，少吃还最难解散，况于三匣！没有半个时辰，此物就发作起来，疼的肝崩肠断，满炕上打滚。一家子大大小小都来看视，见桌子上和地下还洒下许多的官粉，盛粉的匣子丢在皮箱旁边。郑三家两口子吓的魂飞魄散，郑婆子连忙跳上炕去，抱住金钟儿大哭大叫道：“我的儿呀！你怎么就生这般短见！”又骂郑三道：“老亡八羔子，你再打他几下儿也不好么！坑杀我了，儿呀！”郑三在地下急的抓耳挠腮，没做摆布。又见金钟儿双睛突暴，爬起来睡倒，睡倒又爬起来，两只手只在炕上恨命的乱挝，挝的指头内都流出血来。少刻，唇青面黑，将身子往起一进，大叫了一声，一副小金莲直蹬了几下，鼻子口内鲜血迸流，就呜呼哀哉了，直是死得凄惨可怜。正是：

一腔热血还知己，满腹凄凉泣九泉。

未遂幽情身惨死，空教明月吊痴魂。

第四十七回 萧麻子贪财传死信 温如玉设祭哭情人

词曰：

秋霜早，桐花老，几多离恨愁难扫。佳期阻，如何处？
乍闻凶信，神魂无主。苦！苦！苦！情难竭，柔肠结，
泪痕滴尽心头血！读哀札，奠浆茶，新坟三尺，永埋冤家。
呀！呀！呀！

右调《钗头凤》

话说金钟儿死去，郑婆子搂住脖项，没命的喊叫道：“我的儿！我的苦命的儿！你杀了我了！我同你一路上去罢！”把头在窗棂上一碰，差些儿破个大窟窿。郑三在地下跳了两跳，昏倒在地。

猛见郑婆子丢开金钟儿，往外飞跑。苗秃子正在厅屋隔扇前走来走去想算道路，又不敢偷走，怕郑三将来有话说，后悔的揉手挝心；不防郑婆子在背后用头一碰，身子站不稳，往前一触，触在门框上，碰了个大疙瘩。掉转身子，正要看时，被郑婆子十个指甲在脸上一抓，手过处皮开肉破，鲜血长流。苗秃子见势不好，就往外跑，又被门坎子一绊，腿不能做主，跌下台阶。郑婆子赶上按住，在脖项上乱咬，两个人滚成了一堆。

郑三在房里喊天振地的哭叫，早惊动了许多邻居都来看视。入的门，见一个和尚被一个披头散发的妇人搂在院里乱滚，众人向前用力分开，一家子又哭又嚷，问也问不明白。到房中一看，

才知道郑三家闺女死了。又见郑三和疯子的一样，在房内不住捥心乱跳。

忽见萧麻子急急的走入来，问道：“还有气哩没有？”打杂的胡六道：“死了这一会了。”萧麻子道：“何如？我原是料着有这一番。”又将金钟儿仔细一看，只是乱发蓬松，鼻口流血，头上青一块红一块，俱是咬打的伤痕，把个千伶百俐俊俏佳人，弄的与阎王殿上小鬼无异。萧麻子把手一拍，口里嗟叹道：“咳！死的可惜可怜！”

话未说完，猛见人丛中钻出个光头，搽抹许多鲜血，真与那打破的红西瓜相似，扑上来将萧麻子一抱，萧麻子大吃了一惊。仔细看时，才认的是苗秃子。忙问道：“你是怎么？”苗秃子道：“了不得，了不得！反了，反了！”正说着，见郑婆子大披着头发，从院外大放声哭入来。苗秃子拉着萧麻子往人丛中急忙一钻，让郑婆子入去，方说道：“你快同我到院里来，我和你说。”

两人到西房檐下，又向萧麻子作了一揖道：“没的说，一个知己朋友，难道还不如个亡八的交情么！你有甚么好主见，快说与我，我与他家势不两立。怎么他的女儿死了，拿我出气？良贱相辱，还要分别治罪；他竟敢殴辱斯文，我辈还要这秀才何用？”萧麻子道：“你这殴辱斯文的题目，倒也想的有一二分；只是他的题目若讲出，比你更利害几倍。”苗秃道：“他有甚么利害题目，难道朝廷家名器，是该叫娼妇龟婆白打的么？”萧麻子冷笑道：“你这秃兄弟，都说的是醉里梦里话。我不该说，你今日做的，都是伤天害理刻薄不过的事情！金钟儿抵盗财物与温大哥，他抵盗的是亡八家的，须知不是你家的，你怎便那样着急？就是温大哥家被盗，我们与他交往一场，该动个可怜他、帮助他的意见才是，

谁想你得了风儿就是雨儿。你说被盗，也还是人情以内的事；怎么又说他存放的银子是假的，又说衣服首饰都抵盗与温大哥？我彼时已明白银子出落，惟恐怕起是非，还从旁开解，说金姐没有这般大的胆子。你和玉罄儿左一句，右一句，必定要叫查看他的箱柜，验银子的真假。我几次阻说不听，你说这金钟儿的命不是你要了他的，是谁要了他的？这件事体，郑三家两口子一翻过脸来，他女儿现有脚踢拳打的伤痕，他竟一口咬定你，说是因嫖角口，被你重加殴打，当时殒命。告到官前，纵然抵不了命，熬出来也头白了。”苗秃子听了这些锥心刺骨的话，不由的着慌起来，两只手不由的在秃头上乱挠，口里道：“呀！呀！呀！这还了得！”萧麻子见他怕了，越发说起霹雳闪电的话来。苗秃被萧麻子吓恐了一番，反倒求他设法维挽。

两人鬼混了一夜，苗秃家中还有三十两银子、五千大钱，都交与萧麻，安顿郑三目下且不报官。又将一处住房——是六十两银子典的——说定十五天内搬去，交与萧麻管业。可怜苗秃不过百两家私，被萧麻几句话弄尽，连五千钱也没落下，致令家产尽绝，岂不可笑！

郑三于试马坡西，用银六两买了一亩来地，将金钟埋葬。郑婆子恨玉罄儿挑唆搜看箱柜，日日不管有客没客，定和他要五钱银子，没了就用鞭子痛打。到九月初间，萧麻子知玉罄儿人才平常，从他身上吃不了大油水，出了主见，叫郑三带二百多两银子，他同去各乡各堡，于穷户人家采访有姿色妇女，只半月，就买了本州周家庄良人女子小凤儿，日夜着郑婆子鞭打，逼令接客。这话且按下不表。

再说韩思敬递被盗呈子后，州官将思敬传去问了被窃原由，

随即差人去温如玉家验看，委令捕头拿贼，与了三日限期。韩思敬回到家中，和他老婆说了一番。又过了五六天，雇了个驴子，往省城寻温如玉报信。

且说温如玉出场后，在省城闲游了两三天。那日正在寓中吃完了午饭，忽听的张华在院内说道：“韩思敬来了。”如玉着惊道：“他来做什么？”只见韩思敬入来，跪在地下大哭。如玉道：“是怎么？快说！”思敬将如何被盗，如何寻问到此处……如玉未曾听完，耳朵里觉的响了一声，便昏闷在床上。急的张华乱叫好一会，如玉才起来，一句话儿也不说。着张华买了个手本，如玉写毕，暗中吩咐张华伴着韩思敬，不许看他出门。独自一个到济东道衙门里来投禀求见，备诉原由。即将韩思敬着历城县专差押解来州。又求了一封嘱托书字。

如玉到了家，另写了一张呈子，把韩思敬夫妇告了个监守自盗。次日早，到州宅门上投递。那州官见有济东道的书字，立刻叫捕役来问明白了情形，旋即坐了大堂，将韩思敬覆加刑讯，打了四五十个嘴巴，又夹了两夹棍，他才吐出实情。当即差捕役同去起赃，不想止起出了二十两一小包，那四百五十两大总，竟归乌有——想是被旁人识破，转挖去了。又将他女人王氏拿来打了二三十嘴巴，拶了一拶子，究竟供不出下落来。州官只得差捕役查访转挖之人，先将二十两银子交与温如玉收存。

这温如玉着张华打听得韩思敬夫妇供出真情，押到房后坑中起赃，心上甚喜；后又听止起出二十两，余银俱无下落，心下又慌乱起来。自己一个咨嗟太息，怨恨命苦，想算着不但将来日月难过，还有甚么脸面去见金钟儿！从此茶饭减少，渐渐的黄瘦起来。

一日，正在书房中闷坐，只听的张华说道：“试马坡萧大爷来了。”如玉听见“试马坡”三字，心上动了几动，连忙迎接到房内，叙礼坐下。萧麻子道：“大爷是几时来的？文章必定得意！”如玉道：“我回来四五天了。还讲文章得意不得意，将来连穿衣吃饭处还未定有无！”萧麻子道：“我久知大爷被盗，倒想不到韩令价身上；昨日在苗秃子家方知根由，真是世间没有的怪事。”如玉道：“总是我命运该死，未知此信金姐知道不知？”萧麻子笑道：“你问金姐么，他知道之至。”如玉道：“他可有什么话说？”萧麻子道：“他闻信的那半晌，话说最多，到如今十数天，我从未听见他说句话儿。”如玉道：“想是他气恨极了，所以他一言不发。”萧麻子道：“正是。”如玉叹恨了一声。张华送上茶来，萧麻子吃毕，问道：“大爷共失去多少银子？”如玉道：“四百七十两。”萧麻子道：“金姐首饰衣服还在么？”如玉着惊道：“他有甚么首饰衣服，老哥何出此问？”萧麻子道：“我承金姐不弃，除大爷而外，事无大小，从不相欺。”如玉听了，不由的面红耳赤起来。萧麻子道：“大爷当嫖客一场，能勾着行院中人倒贴财物，真不愧风流子弟。”如玉道：“他因何事就与老哥说起这莫须有的话来？”萧麻子冷笑道：“这‘莫须有’三个字休向小弟说！就是大爷这番被盗的银子，还是郑三家柜内锁的原物，只可惜没有将那十几包石头带回来，所以就该吃了大亏了。”如玉听了，吓的痴呆了半晌，忙问道：“老哥倒要说明。”萧麻子道：“你要叫我说明么？也罢了！”遂将苗秃子如何翻舌根，玉罄儿如何挑唆，他彼时如何开解，他父母如何搜拣，金钟儿如何痛骂苗秃，他父母如何毒打……温如玉忍不住浑身肉跳起来。后说到吃了官粉，如玉往起一站，挝住萧麻子肩臂大声道：“他死了么？”萧麻子道：“你坐下，

我和你说。”如玉那里还坐的住，只急的揉手捋腮，恨不得萧麻子一气都说出来，他好死心塌地。又见萧麻子必要叫他坐下，只得隐忍着，坐在炕沿边催说。萧麻子又将郑婆子如何与苗秃打骂，他从中如何劝阻，苗秃子如何许了三十两银子，方才说到金钟儿自己吃了官粉，到定更时如何肝崩肠断，如何鼻口流血……说到此处，将桌子用手一拍，大声吆喝道：“死了！”如玉听了个“死”字，把眼一瞪，就跌倒在地，面色陡然透黄，早已不省人事。

萧麻子本意原不过将金钟儿负气衔怨，服毒暴亡的事说的可怜些，感动如玉，好借买坟地安葬话插入，鬼弄他几十两银子，一则完郑三信义，二则自己于中也可以取他几两使用，倒不意料如玉多情到这步田地，忙上前帮着张华叫喊。只见他两手冰冷，闭目不言，口中止存微气。正在急忙时，又被张华说了两句话：“我家主人若有好歹，也不愁你不偿命。”萧麻子听了这两句话，见如玉死生只在须臾，他虽然有胆量，也心里要打一个稿儿；走又不好意思，没奈何，拉过一把椅子来坐下静候。待了好半晌，方才听的如玉喉内喘息有声，少刻，口中吐了许多的白痰，张华才将心放在肚内。萧麻子道：“好了，我这老命才算是保住了。”说罢，摇着头冷笑着出来。

如玉自得此信，昏昏迷迷有两昼夜，才少进些饮食，仍是时刻流泪。每想到极伤心处，便说道：“是我杀了你了！”亏得张华百方劝解，不至弄出意外的事来。到半月以后，方在房内院外行动，竟和害了一场大病的一般。无日不梦见金钟儿言新叙旧。只因他心上过于痛惜，每见了蜂游蝶舞，花落云行，无不触目伤心。差张华去试马坡，打听金钟儿停放在何处，几时埋葬他。过了几

日，张华回来说道：“金钟儿是八月十四月晚上死的，十七日就打发出去，在试马坡村西一个姓苗的坟旁埋着。小的也没到郑三家去问，他本村里人都说，郑三同萧麻子近日买了良人家一个闺女叫小凤接客。小的还到金钟儿坟前看了看。”如玉道：“你叫个金姐，也低不了你！”说着，泪流满面。吩咐张华买办祭物并香烛纸马之类，自己又哀哀切切做了一篇祭文，叫张华家女人谨守门户，雇车子同张华到试马坡来。

他是来往惯了的人，又值深秋时候，一路上见那夕阳古道。衰柳长堤，以及村坊酒市，往还行人，都是凄凉景况。车子绕到了试马坡村西，张华用手指道：“那几株柳树下就是姓苗的坟。”又指着北边一个新道：“那就是金姐的坟堆。”

如玉连忙下了车。抬头一看，只见新堆三尺，故土一抔，衰草黄花，萋迷左右。想起从前的幽欢密爱，背间嘱咐话儿，心上和刀剌锥刺一般。离坟堆还有十四五步，他就舍命跑到跟前，大叫道：“金姐！我温如玉来了！”只一声，便痛倒在地。张华同车夫搀扶了好一会，他才苏醒过来，又复放声大哭。早惊动了那些垄头陌畔受苦的农人，都来看视，你我相传，顷刻就积聚了好些。如玉哭的力尽神疲，方才令张华取出了祭品，就在地下摆设起来。自己满酌了一杯酒，打一恭，浇奠毕，将祭文从怀内取出，自己悲悲切切朗念道：

维嘉靖某年月日，温如玉谨以香烛酒醴之物，致奠于贤卿金姐之莹前曰：呜呼痛哉！玉碎荆山，珠沉泗水，曾日月之几何，而贤卿已成泉下人矣！卿以倾国姿容，寄迹乐户，每逢客至，未尝不惊羞欲避，愧愤交集。非无情于人也，恨无一有情人付托终身耳。辛酉岁，玉矢志朱门，路经卿间，

缘萧姓牵引，得近芝兰，欢聚十有四月。复承卿青目，不鄙玉为陋劣，共订生死之盟。又虑玉白镪易尽，恐致红叶无媒，爰授良法，节减繁费，以月计之数，省二十余金。用情至此，感激曷极！奈卿母志在鲸吞，谗诟之声，时刻刺耳。卿则多方安慰，戒玉忍辱，以俟机缘。后王国士赍房价银至，而卿父母贪狠益迫矣。卿惧伊等鬻獍存心，遂动以石易银之见。既叨明示，兼惠私房，完璧归家，皆卿锦肠绣肝所赐也。无何，试期甚迩，致令寄托匪人，萧墙变起。因被盗故，竟星驰州堂；而涓滴之水，又为外贼窃其所窃。月前二十五日，萧姓过访，始知贤卿服粉夭亡。玉闻信，即欲挂树沉河，一谢知己，苦为张华夫妇防范，莫遂所思。柔肠之断，岂仅百结已耶！呼呼痛哉！贤卿因父母凌虐而死，而死卿者本由于苗贼。苗贼架言，致卿于死，而究其所以死卿者，实由于如玉也。痛哉！痛哉！王国士不交银于昔日，卿犹嬉笑于今夕；如玉不应试于月前，而逆奴亦无由盗窃于场后。反覆相因，终始败露；虽曰天命，岂非人为！是卿名登鬼录，定衔怨于九泉；玉身寄人间，将何以度无聊之岁月耶！夫飞英守株，尚传美于千秋；关盼绝食，犹流芳于百世。以卿之捐躯赴义，节烈更为何如？玉非木石，又安忍不情竭桃花之纸，泪尽子规之血也哉！痛哉！痛哉！卿不遇玉于富足之时，是卿薄命；玉得交卿于贫寒之际，即玉寡缘。卿今为玉而死，玉尚偷生；玉今为卿而来，而卿安在耶？呜呼！西域人遐，恨名香之莫购；琼田路渺，哀仙草之难寻。卿如有知，或现芳魄于白昼，或传清梦于灯前，畅叙卿生前未尽之余情，指示玉导日苟延之一路。此固玉之所厚望于卿，想亦卿之所欲言于玉者矣！

尚飧！

如玉读罢祭文，坐在地下大哭，只哭的目肿喉哑，还不肯住手。试马坡是个小地方，见如玉与金钟儿交好，并此番抵盗了东西，激的金钟儿身死，十个人倒有九个人都是知道的。今见如玉悲痛到这步田地，没一个不点头嗟叹，且说是金钟儿为这样个有情有义的嫖客死了，也还算有眼力。还有那些心软的人，也在一旁陪着长一行短一行的流泪。

众人正议论间，猛见一个妇人，身穿青衣，头缠孝布，手里提着一根棍儿，一边跑一边哭着，往金钟儿坟上来。众人看时，原来是郑三家老婆。他听得人说温如玉在他闺女坟上烧纸，又摆着许多祭品，他也赶来陪祭；还要向如玉诉说一番苦恼，求如玉念死了的情意，帮几十两银子。及至走到跟前，见如玉哭的如醉如痴，他也就动了见鞍思马的意念，不由的一阵伤感起来。抢行了几步，到金钟儿坟上高声哭道：“我的儿呀！我的聪明伶俐的儿呀！你死的好委屈呀！我若早知道你有今日，我一个钱儿不要，就把你白送了温大爷了。我的儿，你看温大爷是有情有义的人，今日还来祭奠你，与你烧一陌纸钱，供奉的都是新鲜的吃的东西。儿呀！你为什么不出来说句话儿……”如玉正哭的头昏眼花，耳内听的数黑道黄，有人陪哭。一抬头，见是郑三家老婆前仰后合的声唤，口中七长八短，不知嚼念的是甚么，心上又怕又怒。头前张华解劝了几次，他总不肯休歇；今见了郑婆子，连忙走至车旁，向张华说：“将祭奠的东西一物不许带回，都与我洒在金姐坟堆上，速将盘碗壶瓶收在车子内，我先在大路上等你们，你可同车夫快些来。”说着，大一步小一步急急的去了。

张华听了主人的吩咐，将那猪首鸡鱼，并献饭乾菜之类，拿

起来向坟堆上乱丢。郑婆子哭的中间，眼角里瞥见，便急的说道：“好张大叔，可惜东西白丢了！”小娃子同看的人，一个个没命的乱抢夺。郑婆子再一看，不见了如玉，忙问张华，张华说不知道。问看的人，有人指着他道：“适才往村东大路上去了。”这婆子提起棍来，如飞的赶来。

如玉在大路上等候车子，猛见那婆子赶来，说道：“好大爷哩！你是见俺女儿死了，他那间房还在，就去坐坐，或者他的阴魂再见见大爷，也是他拚着死命为大爷一场。何况他的肉尚未冷，怎么样不认亲起来？”如玉要走，又被他拉住一只袍袖，死也不放。如玉道：“我刻下现有官司，早晚还要听审，再来时到你家里去罢。”婆子道：“哪呀！好大爷，我还有许多的衷肠话，又有俺女儿与大爷留下的遗言，要细细的说哩！”正在没摆布处，张华同车夫俱来。见郑婆子拉住如玉哀鸣不已，走上前去，将婆子的手捉定，往开一分，如玉得脱，急忙坐上车，向车夫道：“快跑！快跑！”车夫场起鞭子来，将马打了几下，如风卷残云的去了。

那婆子却待要赶，又被张华捉着两只手丢不开，于是便变了面孔，说道：“张华，你敢放他去吗！他将我家财物抵盗一空，我女儿被他谎骗自尽；你今放他去了，我就和你要人。”张华听了大怒，就将他的两手用力向婆子怀中一推，说道：“去你妈的秘罢！”推的婆子跌了个仰面脚着天，随即踢了两脚，向大路飞跑去了。

那婆子起来时，见张华已去，料想赶不上。一分银子也没弄上，倒挨了一顿好踢打，气的坐在当道上，拍手拍脚，又哭又骂。他本村人看见，才扶他回去。

张华跑了二三里地，方赶上车子，向如玉告诉打郑婆子的话。如玉摇着头道：“那泼妇奴才还了得！今日若不是你，我在试马坡必出大丑。”主仆回到家中。只一两天，科场报录的到来，泰安中了两个，偏没有自己的名字，只落的长叹而已。日望拿创银的人，毫无下落。又把个有嘱托的州官，因前任失查事件挂误坏了。幸亏有下场带的一百多两银子，除用度外，还存有五六十两，苟延日月。真是踽踽凉凉，反不如张华夫妻父子完聚。把一个知疼知痒的金钟儿也死了，一个好朋友苗秃子也成了仇隙，几两房价也断了根苗，弄的孤身子影，进退无依。正是：

郎为花娘甘共死，友无钱钞弗包含。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第四十八回 郑婆子激起出首事 朱一套审断个中由

词曰：

萧麻指引婆娘闹，风驰云行来到。温郎好一见神魂杳，
与他争多较小。闻猜语，肝肠如搅；喊屈苦，州官知晓。帮
闲土棍不轻饶，龟妇凶锋始了。

右调《杏花天》

且说郑婆子被张华踢打后回到家中，他新买的小凤和玉罄儿都迎接出来。见他鬓发蓬松，走着一步一拐，也不知何故。一齐到南房内，郑三问道：“怎么这般个形状？”郑婆子气的拍手打掌，细说张华踢打情由。郑三道：“温大爷与金钟儿祭奠，这是他的好意，你赶到大路上拉住他怎么？张华虽是个家人，也不是你破口骂的。”郑婆子道：“放陈臭狗贼屁！从来亡八的盖子是硬的，不想你的盖子和蛋皮一样。难道叫张华那奴才白打了不成么？”向玉罄儿道：“你着胡六快请萧大爷去！”玉罄儿如飞的去了。

少刻，萧麻子走来，郑婆子便跳起来哭说道：“我被张华打了！”又子午卯酉的说了一遍。萧麻子连连摆手道：“莫哭莫叫！金姐的衣服首饰有要的由头了。天下事只怕弄破了脸，今你既被张华重打，明日可雇车一辆，到泰安温大哥家去吵闹，就将你女儿抵盗衣服财物话，明说出来也不妨。”郑三道：“他是甚么人家子弟，安肯受这声名！我看来说不的。”萧麻子笑道：“凡事要看

人做。温大哥那个人，他有甚么主见？只用你家婆子一入门，就可以把他吓杀。再听上几句硬话，乱哭乱叫起来，也不用三天五天，只用半天一夜，他多少的拿出几两安顿你。”郑婆子道：“我久已要寻他去，如今又打了我，少了一百，便是九十九两我也不依！”萧麻子道：“你这主见又大错了。做事要看风使船，若必定要一百、五十，弄的他心上脸上都下不来，岂不坏事。”郑婆子道：“我一个亡八的老婆，还怕拌总督的儿子不值么？”郑三道：“萧大爷的话是有斤两的，以我看来，吃上这个亏罢。温大爷如今也在极没钱的时候，激出事来，我经当不起。”郑婆子道：“我怎么就嫁了你！倒不如嫁个小亡八羔子，人惹着他，他还会咬人一口！真是死没用的东西！明日天一亮。我就要坐车起身。你若到日光出来，我和你先见个死活！”萧麻子道：“就去去也罢了。我有个要紧诀窍说与你，总之要随机应变。他软了，你方可用硬；他若是硬起来，你须用软。不是一块石头抱到老的。多少得了几个钱就快回来，切不可得一步进一步。我去了。”

到次日，郑三无奈，只得打发起身。一路行来，入了泰安城，到如玉家门首。郑婆子下了车，也不等人说一声，便一直入去。如玉正在院中闲步，猛见郑婆子走来，这一惊不小，就知要大闹口舌，只得勉强笑道：“你真是罕客。”郑婆子冷笑道：“我看大爷今日又跑那里去！”说着，将书房门帘掀起，一屁股坐在正面椅上。如玉也只得随他入来。

郑婆子道：“张华打了我了。我今日寻上门来，再着他打打我！我的头脸也膀了，腰腿也断了。大爷该如何计断，还我个明白。我今日要死在这里哩！”如玉也坐在炕沿边上，说道：“张华那日在路上也曾和我说过，他将你推了一交，我还说了他几句不

是。但你也不该骂他的祖父。”郑婆子道：“啊呀呀！好偏向他的话儿！我骂他，谁见来？我还当是张华冒失，不想是你使作！”如玉道：“你还要少你长你短的乱叫，我这书房中也不是你坐的地方。”郑婆子道：“这不是陕西总督衙门，少用势利欺压我！”如玉道：“你快出去！我不是受人上门欺辱的。”郑婆子道：“若着我出去，须得将我女儿的首饰衣服，金银珠玉，一宗宗还我个清白，我才出去哩！”如玉听了此话，心肝俱裂，大怒道：“你今日原来是讹诈我么！”郑婆子冷笑道：“我怎么不讹诈别人，单讹诈姓温的？”如玉越发大怒道：“我这姓温的，可是你嚼念的么？我把你个不识上下瞎眼睛奴才！你本是人中最卑最贱的东西，你看你还有点龟婆样儿！”郑婆子道：“温大爷还要自己尊重些儿哩！少不干不净的骂人！”

如玉道：“我在试马坡受你无穷的气恼，我处处看在金姐分上，你当我怕你么？我便不自重，你个亡八禽的敢怎么！”郑婆子也大怒道：“你赶人休赶上，我不是没嘴的，你再骂我，我就要回敬哩！”如玉气的乱颤道：“好野亡八禽的！你要回敬谁？你听了，苗秃子活将你女儿立逼死，你又托萧麻子买良人家子女小凤儿为娼。我的一个家完全破坏在你手，我正要出首你和萧麻、苗秃，你反来寻我！”说着，走上去，在郑婆子腿上踢了两脚。郑婆子立即回转身孔，哈哈大笑道：“我和大爷取笑，就恼了！这样骂我踢我，也不与我留点脸！”如玉道：“放你妈的屁！我是你取笑的人么！”又大声喊叫张华。张华连忙入来，如玉道：“我把这亡八禽的交与你。你若放走了他，我只叫本州太爷和你要人。”说罢，掀翻帘子，大一步小一步出门去了。

郑婆子情知不妥，向张华道：“张大叔，快将大爷请回来，我

陪罪磕头罢！”张华道：“他正在气头上，我焉敢请他。”郑婆子道：“大爷素常和谁交好？烦你请几位留留罢！”张华道：“他和你女儿金钟儿最好，那里还有第二个！”郑婆子道：“这是刻不可缓的时候，还要拿死人取笑哩！你和我寻苗三爷去。”张华道：“我家大爷恨他切骨，你倒不火上浇油罢。”郑婆子道：“着他转烦几个人相劝如何？”张华想了想，万一出首下，弄的两败俱伤不好。向郑婆子道：“也罢了，我和你走遭。偏他搬下东关住，来回倒有二三里。”郑婆子道：“快快去来。”于是男女两个寻苗秃去了。

再说温如玉鼓着一肚子气愤，走入州衙，正见州官在堂上审事，他便叫起屈来。州官吩咐押住。须臾，将案审问完，传如玉上去。

原来这州官姓朱名杰，是陕西肃州府人，一榜出身。他初任江南吴县知县，因卓异引见，明帝着发往山东，以事繁知州题补。前任官失查书办雕刻假印挂误，委他到泰安署印，到任才十数天。人颇有才能，只是性如烈火，好用重刑，又好骂人。看见如玉，问道：“你是那里人，你瞎喊叫甚么？”如玉道：“生员叫温如玉，系本城秀才。”州官道：“说你的冤屈我听。”

如玉便将先人如何做陕西总督病故，如何与济东道杜大老爷系世谊旧好，从省城拜望回来。州官向两行书役道：“你们听见么？他先用已故总督吓我，这又用现任上司吓我，就该打嘴才是。也罢了，只要你句句实说。”如玉道：“彼时路过试马坡，如何被萧麻、苗秃两人引诱，到乐户郑三家与妓女金钟儿相交；如何被萧苗二人屡次借贷局骗银四百余两，分文未还；往返三年，如何被郑婆子百般逼取银钱财物一千七百余两，将先人所遗房产

地土，变卖一空；萧苗二人见生员无钱，如何教郑婆子赶逐，再招新客；金钟儿念生员为他破家；立意从良，不接一客，郑婆子天天如何毒打；生员八月间往省城下乡场，有卖住房银四百二十两，如何被家人韩思敬盗窃，苗秃去试马坡报信，言生员被盗银两俱系金钟儿抵盗衣服首饰，输送生员变卖始能有此银数，又教唆郑婆子如何搜拣，如何百般拷打，金钟儿受刑不过，如何吃官粉三匣断肠身死；金钟儿死后，萧麻子领郑三于各乡堡寻访有姿色妇人，于九月间买得良人子女小凤，日夜鞭责，逼令为娼，萧麻子于中取利；今日郑婆子又受萧麻子指示，到生员家中坐索金钟儿抵盗等物，如何讹诈，如何痛骂先人不留余地，此刻还在生员家拚命吵闹。生员情出急迫，万不得已，始敢冒死匍匐在太老爷案下。将前后备情由一一据实出首。”说罢，连连叩头，痛哭不已。

州官道：“我细听你这许多话，倒还没有什么虚假，你下去补一张呈子来。”如玉答应，下去补写投递。又将三班头役叫至面前，吩咐道：“我与你们两条签，一条在本城拿苗三和郑婆子，一条去试马坡拿萧麻、郑三并妓女小凤。你们此刻就起身，连夜快去。这男妇三个人，若有一个脱逃，我将你们的腿夹的东半边一条，西半边一条！去罢！”众役跪禀道：“试马坡系历城县管，还求老爷赏关文一角。”州官道：“放你妈的驴屁！一个买良为娼的秀才和一个干名犯罪的亡八，还用关文！只带十来个人硬锁来就是了！”众头役连声答应下去。

郑婆子寻着苗秃，刚入城门，被原差看见，俱押入店中候审。众衙役去试马坡，来回只两日半，便将萧麻等拿到，立即打了到单，州官批示，午堂听讯。苗秃在衙门中与萧麻大嚷，恨他叫郑

婆子来城闯祸。郑婆子也嫌怨萧麻，吵闹不休。

少刻，州官坐堂，先将苗秃子叫上去。州官向两行书役道：“你们看这奴才，光眉溜眼，不是个材料。”说罢，怒问道：“你身上还有个功名儿没有？”苗秃道：“生员是府学秀才，叫苗继先。”州官道：“既是个秀才，为什么与亡八家做走狗？温如玉家被了盗，你去试马坡报信怎么？”苗秃道：“这是温如玉造言，生员并未去。”州官道：“你既没去，金钟儿为何吃官粉身死？看来不打不说！”吩咐左右打嘴。苗秃道：“祈看先师孔子分上，与生员留点地步。”州官道：“我何许人，敢劳至圣讨情分！”苗秃子忙说道：“去来！去来！”州官道：“温如玉的银子，你怎么向郑婆子说是金钟儿抵盗与他的？即系抵盗，此系暗昧之事，怎么你就能知道？”苗秃道：“生员深知温如玉年来没钱，一旦被盗四百余两，便心疑是金钟儿弄鬼，不想果然。”

州官道：“这‘果然’二字，有何凭据？”苗秃道：“他母亲郑婆子搜拣时，金钟儿柜中包着十几封石头。”州官道：“你看这狗攥的胡说！他平白将石头包在柜中怎么？”苗秃道：“太老爷问温如玉便知。”州官道：“叫温如玉上来说。”

如玉跪禀道：“这有个隐情在内，如玉敢欺太老爷！”遂将伙计王国士于五月间去试马坡，“他铺中原存着生员卖房银四百八十两，与生员面交。王国士去后，金钟儿说：‘这几百银子他们知道了，你若拿回家去，不但我父母恨你，就是萧麻子也恼，将来越发要赶逐你。若留在此处，系客来客去风波不测之地。况萧麻子为人不端，万一见财起意，勾通本村匪棍，弄出意外事来，就到官前，你也做的不是正事。不如包了几封石头假充银子，上面加了封皮，着我父母看看，然后锁在我柜中，你将真银子和你

家人张华偷行带回家中。我父母见有银子存留，或者不逼迫我接客，等你下场回来，再做裁处。’谁想这几百银子，又被家人韩思敬盗窃。”说着，泪如雨下。州官连连点头道：“我才明白了。怪道苗三说金钟抵盗，不想抵盗的还是你的银子。这样看起来，这金钟儿是个有良心的婊子，可惜被苗三这狗彘翻舌头激迫死了，这须得好好打哩！”向众衙役道：“手不中用，你们拿好结实沉重鞋底，加力打这奴才的嘴和脸！”众衙役打了十鞋底，打的苗秃爷娘乱叫。州官道：“打的少。你们再打他二十鞋底！”打的苗秃肩膀眼肿，鼻口流血。须臾打完，州官拍着手向众书役道：“你们看，好容易出这一个有良心的婊子，被这奴才断送了，我就活活的恼杀他。都多的是这些嘴，管的是这些闲事。”

说罢，向如玉道：“你和苗三且下去，叫郑婆子那臭烂腿来。”郑婆子跪在案前。州官向刑房道：“这奴才头脸眉眼，也不是个货，看来比苗三还讨厌。”刑房微笑道：“老爷品评的一点不差。”州官伸开五指连摆道：“我有法儿治他。”说罢，问道：“温如玉在你家花费了一千六七百两，你还贪心不足，又去他家讹诈。我只问你，是谁教你去的？”郑婆子道：“老爷，你不知道。”州官大怒道：“好驴子禽的！他敢和我你来我去！你说我不知道，我且先打你个知道！”向众衙役道：“快与我用鞋底打二十！”众衙役将婆子打的蓬头散发，和开路鬼一般。州官道：“你说罢，是谁教你讹诈人？若有一句虚话，再打二十鞋底。”郑婆子道：“是萧秀才着我去来。”州官道：“小凤儿是谁家女儿，你和萧麻子敢买他为娼？”郑婆子道：“是我亲生亲养的，从哪里去买？”州官道：“叫小凤来。”小凤跪在面前，州官道：“你愿做娼妓，就休说实话；你若愿做个良人，可将你父母兄弟，并所住地方，一一

实说，我此时便救你出火坑。”小凤道：“我是本州周家庄人，我父叫王有德，我哥哥叫王大小，此外无人了。”州官道：“当日买你时是谁去来？”小凤道：“是萧大爷同郑三去来。”州官道：“是多少银子买你的？”小凤道：“我听我父亲和我母亲说，是一百二十两，媒人是十五两。”州官道：“媒人是何处人？叫什么名字？”小凤道：“他也是周家庄人，我不知他名姓，素常人都叫他‘四方蛋’。”州官笑了笑，又问道：“你到郑三家几月了，可接过几次客？”小凤道：“才一个半月了，也接过十来个客。”州官道：“你可愿意接客么？”小凤道：“起初我不肯，郑婆娘两次打了我三百多鞭子，我受刑不过，才接了客。”州官道：“下去。”向众役道：“将皮鞭拿十来把来。”郑婆子连连叩头道：“小凤从来未见过官，是他害怕胡说。”州官道：“我偏要信他这胡说。”吩咐将婆子衣服剥去，两人对打。郑婆子痛哭哀告道：“原是从周家庄买的，求老爷开恩！”州官喝令重打，打的婆子满地乱滚，皮肉皆飞，约有二百多鞭，州官方叫住手，拉了下去。

着传唤萧麻。萧麻跪在案下，州官道：“你引诱温如玉嫖，并屡次借骗银两，此番又教郑婆子讹诈，这三件我都不究问了。你只将买小凤情由据实供出，我即开恩办理。”萧麻子微笑了笑，说道：“太老爷和温犀秦镜一般，远近百姓十数万人，那一个不传说太老爷听断如神，极疑难的大案，不知办过多少，何况眼底小事，反能得逃洞见！”州官道：“我只爱人实话，不爱人奉承。”萧麻道：“生员与郑三同住在试马坡堡内，闲时去他家坐谈是有的；至于买小凤为娼，生员忝列学校，何忍做此丧良损德之事。况得利系郑三夫妇，于生员有何取益？”州官道：“适才小凤说你同郑三亲去买他，你还支吾什么？”萧麻又笑了笑道：“同堡居住，见

面时多，生员岂无一言一事得罪小凤处！”州官道：“你既说小凤与你有嫌怨，我且不着他和你质对。”叫郑跪三跪在下面，州官道：“你买小凤时，萧麻和你同去来没有？”郑三道：“小人不敢欺太老爷，同去来。”萧麻道：“看！他也胡说。”州官道：“未买小凤时，是你两个谁先起意做此事？”郑三道：“小人女儿金钟死后，萧相公说：‘你不必过于悲痛，只用一二百两银子，我和你去各乡村采访穷户人家有姿色的妇女，买他一个接客，也不愁抵不上你女儿。’至九月间，才于周家庄买了小凤是实。”萧麻子又笑说道：“你举个证见来，再说这天昏地暗的话。”州官道：“萧麻，你可知本州的外号么？”萧麻道：“太老爷是圣贤中人，焉有外号！”州官笑道：“誉扬太过。我当年在江南做知县时，人都叫我‘朱一套’，何谓‘一套’？夹棍拶子板子鞭子嘴巴打一个全，便为一套。我看你这光景，是要和一套儿见个高下哩！”吩咐左右“拿夹棍来。”

萧麻连连叩头，道：“生员为人口直，得罪的人极多，还求太老爷详情。生员与一亡八出主见买人，效这样下流劳何为？”州官道：“夹起来！”萧麻恨不得将地皮碰破，说道：“愚太老爷念斯文分上，生员与百姓不同。”州官大怒道：“好可恶的狗彘！这明是说本州审事不按律例，擅夹打未革秀才。你也不想想，你做的是什么事！方才挨嘴巴的苗三，他不是个秀才么？你这秀才，难道有加级纪录不成！”吩咐：“夹！”众役将萧麻才拉去上了夹棍。萧麻道：“生员招了，就是个买良为娼罢。”州官道：“这是个大可恶东西！我当不起你这‘就是’两个字。”向众役道：“收！”众役将夹棍收对了头，萧麻便昏了过去。好一会，萧麻苏醒来。刑房问道：“你还不实说么！”萧麻道：“实是我着郑三买良人家

子女，只求太老爷开恩。”州官着松去夹棍。萧麻画了供。州官吩咐收监，候详文回日定案。

又向郑三道：“我看你人还忠厚些，与你老婆天地悬绝。有萧麻承罪，我详文内与你开脱开脱罢！”郑三连连叩头。州官着打四十板，少刻打完。州官道：“本该把你监禁，看你不象个偷跑的人，准讨保，候上宪批示。”

又着叫温如玉、苗三上来。两人跪在案下。州官向如玉道：“你为一娼妓倾家破产，情亦可怜；我只问你，你还要这秀才不要？”如玉道：“求太老爷恩典！”州官道：“苗三挑弄唇舌，致令金钟儿惨死，其存心甚是险恶。为他与谋杀故杀不同，例无偿抵之理，革去秀才，满徒三年，实分所应该。但将苗三详革，你这事亦有干法纪，我实难违例保全。你若要这秀才，我将萧麻子买良为娼，另想个法儿办理；你若深恨苗三，情愿将秀才革去，本州自将他按例申详。”如玉道：“金钟儿死于苗三之手，生员抱恨无涯，今情愿与他同归于败，使死者瞑目九泉，即是太老爷天恩。”

苗秃听了此语，甚是着急，向如玉连连叩头道：“我苗继先原是爱钱匹夫，无耻小人，还求温大爷宽一步！我当日播弄唇舌，原不过叫金钟儿受点折辱，那里便想到他死上！此实是本心。况我因此事被萧麻将一处住房弄去，三十两私积与了郑三，刻下穷无立锥之地。今再详革问拟军徒，我惟有一死而已。且我又抵偿不了金钟儿性命，于他既无益，反于大爷有损。今太老爷尚开天恩，大爷就连个小人容放不过么？”说着，又连连叩头。州官道：“温如玉以为何如？”如玉道：“苗三话说到这步田地，一总求大老爷垂怜。”州官道：“既如此，我就结了案罢。但你身为秀才，

又是官宦后裔，经年家在嫖场混闹，法不可容。但念你父亲做总督一场，你又与杜大老爷有世谊，我少不的存点势利之见，不退底衣打你。”吩咐刑房，将他两手上重责四十戒尺。刑房见本官心上用情，责打亦不甚着力。须臾打完，如玉叩谢。

州官向苗秃道：“这件事太便宜你了！”着众役拿头号大板，重打苗秃四十板，不得容情。苗秃又再三哀恳，早被众役掀翻，打的杀猪般叫喊，两腿血流。打完，州官向刑房吩咐道：“小凤身价一百二十两，候将他父兄拿到，郑三出一半，他父兄出一半入官。媒人四方蛋，待审讯后再追谢银。”说罢，州官退堂。

如玉虽挨了四十戒尺，见将郑婆子、苗三秃、萧麻子被州官夹打的甚是痛快，心上快活不过，得意回家。正是：

萧麻指引龟婆闹，闹得温郎把状告。

倒运遭逢朱一套，五刑重用人心乐。

第四十九回 嗅腥风九华寻妖物 仗神针桥畔得天书

词曰：

九华山内住妖鲲，几千春。《天罡总枢》被伊吞，日欣欣。闯入蛟螭幕，先飞戳目神针。迅雷大电破其身，从此步天津。

右调《望仙门》

前回言温如玉弄得人财两空，孤身无倚，过那凄凉日月。今且按下不表。

且说冷于冰自那日将连城璧等领回玉屋洞内，一驾云光，早到江西阁皂山凌云峰下。但见碧峰叠翠，古木参天，千红万绿，遍满幽谷，觉崇山峻岭之中，另具一番隐秀。再将那凌云峰仔细审视，真如一根翠竹直立半天，自上至下，毫无一点破绽。心里想道：“那修文院天狐说，《天罡总枢》一书在此峰内，被鄱阳湖一鲲鱼精盗去。我看此峰拔青挂绿，与刀斩斧削的一般，并无一点空隙，这书从何处可入，何处可出？”又想到：“毕竟他们的法力大似我，能于铁石内开通门户，贮放东西。这鱼精于无可搜寻处盗去，其法力广大，不言可知。”又想到：“他已将书盗去，我在此处留连何益！不如到鄱阳湖看他动静，再做理会。”说毕，飞身云路，已至鄱阳湖地界。又询知此物不在鄱阳湖内，迤邐行来，已到饶州地方。于是在饶州左近府县，凡名胜之地，随处踪迹。

一日，飞升在鞋山顶上，看那山形水势，并往来舟船。猛见

正西上起一股黑气，直奔西南。运目力细看，似有妖物在内凭依。于冰情知怪异，驾云随后追来。见那股黑气从半空里落将下来，顷刻化为散丝，被风吹尽，毫无点形迹。于冰亦落下云头，在一山顶上四下观望，踪影全无。下山来寻问居民，知系庐山境界。又见山岔中男男女女，各拿香纸祭物，三三五五，都奔这座山来。于冰讯问原由，都说是五虎沟天堑岭子孙娘娘会上进香还愿去。于冰想道：“妖气也不知散归何地，我不如同他们走走，或者人烟众多处有些议论风声，也未可知。”

随即跟定了众男女，走了半晌，已到天堑岭上。见对山坡有一处庙宇，规模阔大。于冰走入庙来，见许多男女，在正殿上拥挤叩拜。正要到了后层庙内去，陡然间起一阵怪风，刮的些善男信女颠颠倒倒，乱喊乱跑起来。只见屋宇振动，砖瓦飞腾，石走沙迷，云黑日暗。于冰见风势陡至，刮到对面通不见人。须臾，天地昏黑，只听得男女喊叫之声不绝。运双睛努力一看，见庙内外摆设的猪羊祭品全无。慌忙起在空中，急用手将风尾捋来在鼻孔上嗅了嗅，觉得有些腥气。于冰道：“是了，不趁这踪迹寻他们的下落。更待何时。”放眼四下一望，见前次所见那股黑气从风内透出，往西去了。于冰在云中估计，相离已有百余里，连忙催云去赶。

止差数里远近，猛见正南来一片乌云，内有两个妇女。一个穿青龙钻云对襟氅，黑色百花裙，头盘凤髻，腰系丝绦，上挂宝剑一只；柳眉星眼，玉面樱唇。那一个侍女打扮。于冰心内说道：“真仙焉有驾云之理！此必是妖精无疑。”

见云头切近，问道：“仙卿何人？”那青衣妇人见于冰骨格秀雅，道气充盈，急将云头停住，笑应道：“我九江夫人是也。上

仙何人？”于冰道：“吾衡山炼气士，别号不华。仙卿‘九江夫人’可是上帝敕授么？”夫人笑道：“非敕授也，乃同道吹嘘耳。”于冰道：“今欲何往？”夫人道：“因鄱阳圣母相招赴宴，系应命而来。”于冰道：“鄱阳圣母何人？”夫人道：“圣母修道五千余年，法力通天彻地，为我辈之师祖。近又得《天罡总枢》一书，越发神通广大。道兄若有余暇，可同我去一见，便可大受教益。”

于冰心中大喜，“今日才访着了！”又心里想道：“此亦妖类，若与他同去，反与鯢鱼精添了牙爪，万一招架不来，岂不失机！”于是将雷火珠取在手中，说道：“本意与你同去，只是我手中此物不依。”夫人笑道：“道兄手中何物？”于冰道：“当下着你便知。”说罢，劈面打去，火光到处，大震了一声，二妖现形，即刻丧命。——九江夫人乃数丈长一乌鱼，一系五丈余长一虾，即跟随侍女也。只见二妖一翻一覆，从半空中坠落深山溪涧去了。

于冰向西一望，那股黑气也不知走到那方去了。于冰道：“不意一珠打去，二妖俱死，这鄱阳老妖知他居住那里？”正在作难间，又见正东上，一前一后有两块云滚滚而来。于冰道：“此云邪气弥漫，必有妖在内，我何不迎了他去；万一他走别路，又得追赶。”于是催云直迎了去。云头渐近，仔细一瞧，只见前一块云内有一妇人，头缠蛇髻，鬓插双花，面若水上芙蓉，腰似风前弱柳；穿一身大红金缕衣，下配藕荷白鹤裙，腰带宝剑，手提拂尘。后面云内也是个侍女打扮。于冰道：“不用说，也是九江夫人一类。”心里说道：“此番若再用雷火珠。设或两个俱死，这鄱阳老妖又从何处找他！不如用飞剑先斩那有本领的妖妇，留下后面侍女做活口，好问老鯢精下落。”

主意拿定，两处云头止相隔数步，于冰停云问道：“仙卿请

了。”那妇人见于冰问他，也将云头停住，先将于冰上下一看，知系道德之士，忙笑应道：“上仙何人？今往何处去？敢劳下问。”于冰道：“我衡山炼气士也。今于终南山会一道友始回。仙卿法号，祈为示知。”妇人道：“我广信夫人也。今鄱阳圣母差侍女请我吃酒，特来一会。上仙问我，有何话说？”于冰心里说道：“这鄱阳老妖教下，也不知有多少夫人，真是可笑。”说道：“也没有甚么话说，意思着你试试我的宝剑。”急将木剑从腿内抽出，向妖妇头上掷去，只见一道寒光，疾同掣电，直奔妖妇顶上。那妇人见剑来甚急，忙用衣袖一遮，响一声，衣袖上金光四射，不损分毫。于冰大惊，忙将木剑收回。妇人大怒道：“我与你素不相识，又无仇怨，平白地为何用剑暗行伤我？”后边那侍女见两个要大动手脚，有些害怕，刺斜里推云往西直奔。于冰且用停云法将剑一指，喝声“住”，那云便和钉定住的一般，停留在半虚空内。一回头，猛见有茶杯大小一红珠与火炭相似，迎面飞来。于冰见珠来切近，躲避不及，忙从丹田提一口刚气，用力向珠一吹，那珠如柳絮轻尘，飘起在半空中。妇人见宝珠无功，急将口一张，其珠自归口中去了，连忙拨云往回奔走。于冰恐追赶不及，将雷火珠从后打去，大震了一声，只打得霞光万道。再看那妖，依旧不损分毫，于冰惊诧不止。那妇人试着此珠的利害，惟恐打在脸上断无生理，如飞向东逃奔去了。

于冰提剑回来，寻着那个侍女，用左手拿住右臂，右手举起宝剑，大声说道：“你是要死要活？要活，可句句实说，你主人鄱阳圣母住在何处？他洞中还有几个夫人，多少妖党？你适同那妖妇要往那里去？据实说来，我便饶你。你若要死，我便是这一剑将你分为两段。”那侍女战哆嗦的说道：“真人饶我性命，我一

一实说!”于冰道:“我且饶你,你快说来。”侍女道:“我主人叫鄱阳圣母,他修炼了四五千年,有通天彻地的手段,现在九华山天桥洞修炼。他门下三位夫人:一叫广信夫人,他原是鳌鱼修炼而成,即真人适才赶逐者;一叫九江夫人,系一乌鱼修炼而成者;圣母洞中还有一白龙夫人,系一银条鱼修炼而成者。他三个各有一二千年道行,都能隐显变化,法术超群。若得些珍奇异物,或美味佳珍,必要与我圣母进献。今午白龙夫人带领侍从,不知从何处弄来些猪羊鸡鸭、酒菜面食之类,到我圣母洞中进献,又差我与一侍女分头请广信、九江二位夫人。今被真人拿住,问我原由,我一字不敢涉虚,尽情实告,只求真人饶我去罢!”于冰道:“你得领我到九华山天桥洞外,我便饶你。”侍女道:“我就领真人去。”于冰道:“你可先行,我在后面跟你。”用手一指,其云便行。

约行有一杯热茶时候,侍女回头用手指道:“前面双峰直立,峰中间即系九华山洞门。”于冰下视,已看得真切,又将云停住,向侍女道:“我本意饶你性命:一则与你巢穴甚近,怕你走露消息;二则看你伶牙利齿,久后必作怪人间。”那侍女还欲哀告,于冰手起剑到,在云内现一个大虾,从云内坠落深涧去了。

于冰将遁光落下,一步步到洞门前。正欲用法开门,忽见洞门开放。于冰入了洞门,不过数步,便看不清楚道路,觉得阴气扑面,耳中但闻决江倒峡之声。一步步缓行前去,有一里多路,方看见一座洞府。于冰入了头门,见二层门上,有许多奇形怪状、雕颈鱼腮之人,或坐或立,在那里把守。看见于冰,大喝道:“你是何处野道士,擅入圣母宫阙,真该碎尸万段!”于冰笑道:“你们还是和平些儿,听我说;我是个会耍戏法儿的道人,特来

奉献圣母。”把门的道：“量你有何妙法，敢在俺圣母面前卖弄！”又有几个道：“戏法儿最是醒脾。我们与他口禀一声，看娘娘意旨何如。”去了片刻，出来说道：“娘娘传你入去哩，你须要步步小心着。”于冰听罢，便随那妖入去。

走入二层门内，见周围俱是峭壁重崖，地方约有二三十亩阔，中间大大的一池水，水上面一座大石桥。过了石桥，还有一百余步远，正中有间大石堂，此外也没有什么奇异花卉禽鸟，止有大树三四株。再看那石堂极其宽广，看来可容千人；四面有十数间小石堂，堂内外有许多妇女出入。于冰走至堂内，见正面石床上坐着一个年老的婆婆，容貌甚是古怪。但见：

唇薄口大，眉细眼圆。额匾而阔，也长着白发一撮；鼻宽而塌，时流着清涕两行。头戴鱼尾霞冠，脑后飘扬金缕；身穿团鹤锦袄，腰间缠绕丝绦。紫电裙罩着红缎鞋，长过一尺四五；黄罗袜包定白腿骨，粗有六寸七八。手擒如意一条，肩挂折铁刀二口。

又见旁边坐着一个妇人，生得甚是俏丽，穿一套缟素衣裳。但见：

面若凝脂，红粉中露些少桃花之色；目同点漆，黑白间荡几多秋水之神。细柳腰迎风欲舞，小金莲落地生香。可怜长在妖魔洞中，真是羊脂玉沉埋山径；若教贮于金屋队里，无异夜光珠映兰堂。蹙蹙眉梢，捧心西子风流；恹恹情绪，出塞王嫱态度。素裙飘雪，时离倩女之魂；白衣飞霜，日卖观音之俏。

于冰看罢，众侍女大喝道：“圣母在此，还不跪拜么！”于冰笑着朝上拱手道：“久仰，久仰！”只见那圣母面上陡生不悦之色，

向白龙夫人道：“此子骨肉轻清，大有道气；只是举动疏狂，令人可恼。”那白龙夫人笑应道：“这人眉目俊秀，态度风流，与世俗道士大不相同。但他系草野之士，安知见圣母的礼法，不与他较论也罢。”说罢，低头笑了。

只见那圣母将大嘴略动了一动，也有些微笑的意思。又将头点了两点，道：“你赏鉴的不差。若果然有些来历，我自然有番好安排，待我细细的盘问他。”说罢，问于冰道：“你是何方人氏？在何地出家？做道士多少年了？今来此是何意思？”于冰道：“我是直隶人，就在这九华山庙内出家。听得说你家今日宴客，我有几个好戏法儿，着你们看看。不知你们爱看不爱看？”那圣母笑向白龙夫人道：“这道人要在我跟前卖法、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那白龙夫人问于冰道：“你都会些甚么戏法儿？”于冰道：“随心所欲，无所不能。”那圣母道：“你可会五行遁法么？”于冰道：“颇知一二。”圣母道：“你既会五行遁法，你可能在石上钻出钻入么？”于冰心里道：“此法吾师能之。当日在西湖传道毕，将身子钻入地内去，我焉有此大术？此妖神通广大，我非其敌。常人说的：打人不如下手，莫教吃了他的大亏，致伤性命。”忙向身边将天狐送的两个戳目针拿在右手里，说道：“钻石不过遮掩小术，我有个挥针引线的大法，你可将眼睛睁大，休要胡乱看过。”说罢，用手将针向圣母眼上丢去。只见随手放出碗口粗细两道金光，直刺入圣母两只眼内。那圣母大叫了一声，昏倒在地。于冰正要看那针的下落，不知不觉两针还归在自己手中，两指掐着，真奇宝也。

那大小群妖都来捉拿于冰，于冰用呆对法将众妖止住，一步不能动移。旋将双针向白龙夫人丢去，金光到处，已透双睛，白

龙夫人喊一声倒在一旁，须臾，化成十数丈长一大白条银鱼，满身都是锦鳞细甲，绵亘在石堂西边。于冰见白龙夫人已死，心里说道：“此妖针到现形，其本领去老妖天渊。”又回看众妖，一个个如钉定住一般，随将木剑取出，挨次斩去，头落俱皆现形，率皆鳞甲之类。又于洞前洞后，歼除无遗。

回到堂内，看那圣母还在地下倒着，原形不现，亦未知他生死。用雷火珠连击数次，竟不能伤损分毫。只见那大池中水，就象数丈长一条银鳞，直向那圣母奔来，将于冰淹在水中，通身衣履尽皆湿透。于冰急驾水遁起在空中。低头下视，见那水在洞前洞后堆起来，就如数丈玻璃积累在一处，比钱塘江的潮还好看几分。约有一个多时辰，水势一散，若翻江倒峡之势，声音极大，仍归在大池内。于冰将遁光一按，离地不过有一丈高下，再看圣母，依然端坐中堂。左思右想没个制服他的法子。又见他双眉紧蹙，时时在胸前用手乱挝，似个因眼看不见，心上急躁气狠的意思。于冰看了一会，说道：“我有计较了。这针名为戳目，安见不能戳心？想神物自遂心听用，若不灵验，再设别法。”复将二针取在手中，两眼看来圣母心头，从上往下一掷，金光如电，针回手中——那圣母大吼了一声，往起一跳，有数丈高下，落下来，即成一奇大无比的鯢鱼，长愈千尺，粗若丘山，头虽触在洞中，鱼尾还在西边山顶上，真是五湖四海少有之物。于冰大喜道：“此针竟可谓如意针，有此至宝，吾可擒尽天下妖魔矣。”于是向离震二地作法。大喝道：“雷部司速降！”顷刻阴云四起，诸神如飞而至。于冰指着大鯢鱼道：“此妖毒害生灵，有干天怒，今被贫道打死，诚恐复生。烦众天君可速发雷火，将他皮肉霹烂，自必后患永绝。”众神道：“法师请离远些。”于冰将遁光又起有百

十丈高。只见邓、辛、张、陶四位天君，率神丁力士各施威武，顷刻迅雷大电，震的那山石树木乱滚乱摇，飞禽走兽亡魂丧胆。再看鲙鱼，已霹的皮翻骨碎，血水流溢，满洞就象铺了一层肉海的一般。

于冰退了诸神，看不出天罡书在那处肉内。彼时日已将落，又怕被邪神恶怪抢去，急将二鬼放出，在那鱼肉骨内四下搜寻。猛抬头，见一股白光，闪闪烁烁直冲霄汉，相去不过数十步远近；低头下看，光气从大石桥上透出。于冰道：“有了！”也不怕血肉秽污衣履，急忙从石堂顶上跳下，走到桥头招呼道：“超尘、逐电快来！”二鬼星飞跳到面前，于冰道：“我已看出天书下落，就在这座桥前，尔等速刻拣来。”二鬼将那鱼皮鱼肉以及鱼骨搬来搬去，忽见逐电大叫道：“有了！有了！”于冰急看时，见在几段鱼肠上取出一匣，长仅八寸。玉色青莹，光可鉴人；四面是一块整玉琢成，并无丝毫破绽，在血肉泞泥之中，亦无半点沾污。

于冰捧玩再四，欣喜欲狂，亲自揣在怀中，扣紧丝绦。带同二鬼，也不回玉屋洞，竟赴山东泰山琼岩洞中。令二鬼将前层石堂打扫干净，先在正堂上坐了。将二鬼唤至床前，吩咐道：“吾自柳家社收伏你两个，数年来，汝等服劳奉役，甚是勤苦。今我欲用火龙真人仙术法牒，移会冥司，着汝等各托生极富贵人家，享受人间福禄，偿汝等数十年辛勤。就在今日放汝等前去。”二鬼闻知，一齐伏地痛哭。二鬼道：“法师大恩，驱遣数十余年，朝夕伺候，未尝片刻相离。方思殚竭驾骀，效力数千百年；今闻法师钧谕，今小鬼等托生人间，此去纵得荣华富贵，受享不过四五十年，依旧要名归鬼录。小鬼既受大造洪恩，万死不愿远离。”说罢，又各伏地大哭。于冰惻然半晌，向二鬼道：“我与汝等相伴

多年，虽说人鬼分途，情义无异父子，我亦何忍与汝等永离！若着汝等始终沉埋在我这葫芦内，不惟你们心上不甘，即我亦有所不忍。但汝等至阴之气凝聚成形，不过借我符录游行白昼，究属悖理反常的事。我怜汝等一片至诚，今各与汝等一上进之路，加意修为，将来皆可做鬼仙；那时出幽入明，逍遥造化，也是天地间最乐之身，较世间有富贵而不能久享受者，天地悬绝。”又着二鬼跪在膝下，随将中指刺破，向二鬼泥丸宫内各滴了几点。二鬼觉得一股热气，如汤泼雪，从顶门直至涌泉，顷刻面色回春，不复纯阴气象。于冰道：“吾精血调养有年，非肉骨凡夫可比，汝等得此一点真阳，各保天和。我再次第传汝等炼气向阳之法，三年后，以心炼气，以气归神，欲人则人，欲鬼则鬼，阴阳无间，形色成矣。虽欲不为鬼仙，不可得也。”二鬼喜欢的捫耳挠腮、一个个叩头有声，感激不尽。

于冰道：“我今日得的《天罡总枢》一书，乃八景宫不传之秘，展玩时必有白光烛天，不但邪神恶怪见了，动覬觐之心，即八部正神、九天列宿，以及三山五岳岛洞群仙，亦所欣慕。倘有疏忽，被伊等或夺或窃，失此至宝，我之罪尚不小，而修文院天狐休矣！负人负己，莫大于此。从此刻为始，每日夜你两个轮流守视，一在石堂顶上眺望，一在石堂下面巡行。不但有耳闻目见，即风声鹤唳，亦须大声疾呼，早为通报，我好预做防范之法。”二鬼凛遵。

于冰净了手脸，将玉匣安放在正面石桌上，大拜了八拜，将天狐送他的符篆在匣上一拂，随手铿然有声，其匣自开。内有锦袱，将锦袱解开，见此书一寸余厚，七寸长，四寸宽，外写《天罡总枢》四字。内中尽是龙章凤篆，字有蝇头大小，硃笔标题著

门类，光辉灿烂，耀目夺睛；大要皆泄天地之机，造化之源，阴阳之秘，鬼神之隐显，人物之轮回，山川草木之生灭，万法万宝之统会，非紫阳真人之书所能比拟万一也。

于冰就从这日，将石堂上下四围，俱用符篆封闭，独自一个潜心默读此书。至夜间，奇光炳焕，照映一堂，如同白昼。到三个月后，便知天地始终定数，日月出没的根由。真可藏须弥于芥子，等万物如蜉蚁矣。起先也有些神怪野仙，或明夺或暗来，或调遣龙虎，或播弄风云雷雨，但来的俱被二鬼道破，于冰得从容防备，不致有失。后来的本领一日大如一日，事事皆先知，那里还用二鬼禀报。到后法力通天，亦无一敢来者。此时冷于冰，虽上界大罗金仙，亦不过互相伯仲而已。超尘等得了于冰的指授，亦迥异昔时。正是：

大道究何在？天罡法篆全。

从今参妙义，永做一金仙。

第五十回 温如玉时穷寻旧友 冷于冰得道缴天罡

词曰：

富贵何可求，执鞭不自由。浪子痴心一旦休，弃家乡，奔走神州。

五气朝元，三化聚首，乾坤大一神能收。缴天罡，归原手，超万劫，泮涣悠优。

右调《新月沉钩》

前言温如玉被盗，金钟儿惨亡，从试马坡祭奠回来，过了个凄凉年。逐日心绪如焚，思来想去，打算终身的结果。想一回自己原系督抚门第，巨万家私，被一场叛案官事弄去了大半，真是愧见祖父。随又与尤魁贩货江南，弄得人离财散，着老母含恨抱怨而死。想到此间，更觉不可为人，不可为子，不禁捶胸饮痛。又想到既卖租房，又入嫖局，弄得盆干瓮涸，孤身无倚。一个金钟儿也为自己横死惨亡，尚有何颜面视息人间！看来已是个落花流水的穷命，再要想谋取人间功名富贵，岂不是痴心妄想，眼看将来也不过作一个饿殍罢了。翻来覆去，真是心如死灰，求生无路。猛然间想起冷于冰来：“他说得过我几次，说我身有仙骨。果然跟他，一旦登仙，也不辱没了父母。”又思：“冷于冰他也是个富贵公子，尚然丢弃家私，抛离妻子，终年访仙求道。回想自己家中，还有什么过度？不如将这住房也卖了，赏张华几两银子，着他自行过日，我且入都中去，或者得遇冷于冰指点佳境，亦未

可知。”

主意定了，将张华叫来，告明己见，要上北京。张华听了，呆了半晌，说道：“此事大爷还要细想。那冷于冰行踪无定，知道他如今在那里？就算上遇着他，他一个游方的人，有什么真话！小的为大爷事体，也曾日夜想算。这处住房是三百多银子买的，目今城中房屋缺少，也不愁卖不了原价。还有金姐送大爷的衣服首饰，若变卖起来，小的估计着也可卖二百来两银子。每年用十来两赁一处小房居住，余银或立个小生意，或安放一妥当铺中讨些利钱，也可胡乱度日。大爷年纪还不到三十，若发愤读书，何愁不中不会，不做个官！若说卖上银子寻冷于冰，这是最低不过的见识；设或再有外错，将这几两银子弄尽，小的家两口子讨吃，原是本分，有甚么辱及祖父，只怕大爷一步一趋，都是难行的了。大爷就便打死小的，也不敢遵命。当日金钟儿在时，知道大爷情深似海，断不是言语劝得过来的，只得任大爷闹去。如今金钟儿已死，正是大爷该交好运的时候，怎么又想起寻冷于冰来了？”

如玉听了，半晌道：“我好运是已经交过了，死灰何能再燃！将来遇着冷先生，安知不又是我的好运呢？你以后不必多拦，我的主意已经定了。限你三日，与我寻变卖房子的主儿，我只要三百两。金姐的衣服首饰，你可按物开一清单，到当铺中当了。将来到京里，寻着冷于冰寻不着冷于冰，都不要你管我。”张华又苦口劝谏，如玉竟是百折不回。张华见主人志愿已决，没奈何，只得尽心办理。金钟儿衣物当了一百六十两，房子卖了三百五十两。正月初三日与买主立了契，言明正月十八日腾房。

如玉将银子收讫，含着泪眼将张华夫妇叫到面前，说道：“我当日有钱的时候，在你夫妇身上甚平常；如今骗我的、偷我

的、赚了落了我的，俱皆星散，惟你夫妇始终相守，且在我身上甚厚。”张华听了，泪流满面，他女人也哭泣起来。“我一生总吃了眼中认不的人的亏，致令一败涂地。如今在这泰安城中，也没个出头的日子，且到都中去走遭，听凭命运罢！日后若有个好机会，还与你们有相会之期。我走后，这房子要与人交割，里面桌椅铜锡磁器等物，虽没什么值钱的，胡乱还可以卖几两银子，你夫妇可拿去变卖了过度罢。两个小小厮，一个是你儿子，也不用我嘱咐；惟有已故家人孙禄之子，他今年才十一岁，你们可念他父母俱无，今日就收他做你夫妻的养子，凡事推念我，不可凌虐他。”又取过两封银子道：“这共是一百两，你夫妇用八十两寻两间房儿居住过度，也算你们伺候我一场。那二十两、等孙禄之子到十六七岁，与他娶个老婆，完我做主人的心事。我亦不过数天就别你们去了。”说着流下泪来。张华夫妇跪在地下，哭的连话也说不出。那孙禄之子，也在旁边啼哭不止，也听出主人要走路的话。

张华哭着说道：“大爷出门定在那一日？小的好收拾行李，伺候了同行。”如玉道：“我如今还讲跟人么！只我独自走罢。你又有家口牵累，况又连个住处未曾寻下。我这一去，和漂洋的一样，将来还不知栖流在何所？我是绝意不要人跟随的。”张华道：“大爷从未走过远程，亦未独自出过远路，小的如何放心的下！纵大爷不要小的，小的明不跟随，暗中也要跟随，那怕把主仆弄不在一处。小的女人虽没房子，他父母家中即可居住，便是二三年他还可养活的起。大爷赏的家器等物，都交小的丈人变卖，甚是妥贴，小的正好跟随大爷出门，守定妻子做甚么？”如玉想了一会道：“也罢了，就依你跟我走走，到京中再做定规，你们只管跪

着怎么，可起去料理。”张华又道：“大爷赏了八十两银子，小的实不忍心收领。有家器等物，足够小的一家过了。出外比不的家居，将来盘费短了，是没处投告的。”如玉道：“我原该与你多留几两，只恨我手内空虚；你若不收，我也断不着你跟去。”张华无奈，和他女人磕了七八个头，方才起来将银两收下。如玉又指着孙禄之子说道：“他顽劣的了不得，你们管教只顾管教，衣与食要留心些。”张华夫妇回说道：“不但大爷嘱咐，就大爷不言，小的们定和自己亲生的儿女一般看待，大爷只管放心。”如玉叫过那小厮来，与了他二两银子，又指教他几句，当下教他与张华夫妇叩头，认为父母，一同揩着泪眼出去。

如玉看定正月初八日起身，初六日到他父母坟上痛哭拜别回来。张华将各项物件开了清单，把他丈人叫来，当面交割。如玉就托他与买主交房。至初八日，主仆二人坐车起身。张华女人送了主人和丈夫，与他父亲雇人搬运一切停妥，领了孙禄之子同他儿子，坐了车子，大哭着回他父母家去了。

如玉到了京中，寻了个客寓安下，主仆两人，每天出着二分房饭钱。如玉举目无亲，日日在大街小巷行走，存了个万一遇着冷于冰的念头。行走了二十余天，那里有个冷于冰影儿！张华见不是个归结，复行苦劝，着如玉回家，谋为正务。如玉道：“我已出门，断无空回之理！况冷于冰也不是谎我的人，早晚定有遇着他的日子。若过二十年后遇不着，再做道理。”张华十分劝急了，如玉便说：“你若想家任凭你便，我是绝不回去的。”张华也自无法。

不言他主仆在都中闲度岁月。再说冷于冰自得《天罡总枢》一书，日夜在琼岩洞诚心捧玩，半年后，已洞悉精微，才明白了

天地始始终终的根由，万物生生化化的原委。看那两轮日月一起一落，无非老人的须眉，促人的寿数。觉得此时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回想紫阳真人送他的《宝篆天章》，不过是斩妖除祟，趋吉避凶而已，讲到超神夺劫，参赞造化，还无十分之二三。今日竟成了个与天地同体的人，真是千万世难逢的际遇。又想天狐嘱咐，一年后将此书赍送火龙真人，烦恳东华帝君缴还八景宫。今已通首至尾烂熟胸中，此书久落尘凡，恐与天狐招愆，反辜他一片好心。又预知温如玉在京寻访；且董公子自到河阳镇，知他已入林岱籍贯，改名林润，算了林岱胞侄，中了第六十一名举人，已从今年正月，由林岱任内到朱文炜家居住，等候下会试场。他今科功名有分，后日还有多少事在他身上起结，也须见他一面，等他服官受职日，好做后事的地步。明日是黄道吉日，理合到吾师洞中走遭，将此书交送，腾出身子来办别的事业。

到次日五更时分，令二鬼将石几案抬放在石堂院中，将玉匣安在几上，自己虔心静气大拜了八拜，然后揣在怀中。吩咐二鬼道：“今我往赤霞山祖师处去，尔等可用心修炼，各图正果，静候我的调遣，不得私出洞门。”二鬼出洞跪送。

于冰驾云光，早到赤霞山回雁峰前落下。只见桃仙客大笑道：“祖师命我在此等候多时。”于冰忙作揖问讯。仙客道：“贤弟不必多礼，快随我来。”于冰跟定仙客走至洞门前站定，于冰道：“你我虽同是祖师弟子，然师兄是日夕亲近之人，不妨随便出入；我与师兄有别，理应替我回禀一声为是。”仙客道：“贤弟小心至此，足见诚敬。”说罢，先入去了。少刻出来，说道：“祖师着你进见。”于冰将道袍拂了几下，才跟定桃仙客一步步走入去。但见：

门以内，有山水，有池桥，有楼台树木，花卉禽鸟，另是个世界；堂以上，有琴棋，有书画，有金石珠玉，床帐桌椅，另是处大家。其中冰桃雪藕，红枣交梨，另是一样滋味；银筝象板，锦瑟鸾笙，另是一般宫商。壁挂蛟螭之镜，炉焚兰麝之香。云母屏前，远映一轮皎日；水晶帘下，斜拂八部和风。白鹿衔芝，闲行丹房灶户；玄鹤啄果，欢舞曲径回廊。真是：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于冰将洞中景物大概一看，遥见火龙真人穿一件大红百花无缝仙衣，戴一顶扭丝八宝束发金冠。蚕眉河目，赤面红须，端端正正坐在上面。于冰抢行了几步，到真人座前拜了四拜，请候毕，站在一边。真人笑道：“《天罡总枢》一书，乃八景宫不传之秘，身列金仙能读此书者，百无一二。你修行了几日，便能际此奇缘，真好福运也。”于冰将玉匣从怀中取出，放在正面几案上，真人亦连忙站起，坐在一旁。于冰又跪禀道：“弟子正为此书久落尘凡，恐被老君查知，致于罪尤。今日特奉献于老师座下，仰冀大开恩典，代行缴送，庶天狐盗窃之事不致泄露，弟子亦可以瓦全矣。”

真人大笑道：“你如今尚能推算未来事体；老君为万国九州群仙之祖，他的书籍被别人盗去一年有余，他焉有不知之理！当日天狐那意念一动，他早已就知道有今日了。只因他念你立心纯一，勇往向道，不过假手天狐成就你的正果，你道他竟不知道么！”说罢，又大笑道：“此书亦不敢久存，明日即到东华帝君你祖师宫阙，恳还转送，保全天狐。”

于冰又禀道：“弟子承师尊高厚，遣桃师兄颁赐衣冠；彼时拟救连璧之后，即来叩谢洪慈。缘桃师兄述师命，再四相阻，有

功夫圆满之日，再来未迟等话，因此弟子迟至如今。”真人道：“我着仙客止你，不过为省一番往返也。”于冰复行叩谢，真人吩咐道：“起去。”于冰侍立一旁。真人道：“你目今法力，可出群仙之上；只是静中功夫还未完足，将来猿不邪自可与你分劳。”又问道：“我的木剑你可曾带在身边？”于冰急忙取出，放在桌上道：“弟子承师尊恩赐，未尝片刻相离。”真人叫童子们：“拿我那口宝剑来。”少刻，一童子取到，速与真人。真人道：“此剑名为‘雪镏’，我从战国时得道，承吾师东华帝君颁赐，佩服数百余年。我在西湖与你的木剑，不过斩妖除邪；若异日会诸天岛洞道友，带在身上，殊欠冠冕。此剑与木剑大不相同，岛洞列仙、八部正神有背义邪行者，可飞斩千百里之外，妖魔又何足道也。”于冰叩头领受。真人道：“你去罢，功成圆满之期，我别有法旨。”说罢，真人回归后洞。桃仙客同许多道友并仙吏仙童，都来与于冰叙同门一脉，请入丹房内饮食。好半晌，方一齐送出洞外。

于冰谢别离洞，走了百余步，将剑囊解去一看，只见金装玉嵌、耀目夺睛。又将那剑拔出来看视，宽不过一寸，长倒有三尺，面镶双龙，柄列七星，剑尖上镌着“雪镏”二小篆字，剑鞘上拴着紫丝绦两根。于冰看罢，将剑装好，就用丝绦纠系在右边臂上，驾起云光，早到玉屋洞来。

这日，城璧等正在洞外闲立，忽见猿不邪用手在空中指道：“师尊来矣！”城璧合不唤道力甚浅，那里看得出，瞬目间，于冰已落在面前。城璧、不唤大喜，各作揖问候。猿不邪在一旁跪接。于冰到洞中正面坐下，猿不邪站在一旁。不唤问道：“大哥背后挂着可是口宝剑么？”于冰道：“适才从吾师洞中来，此剑系吾师所赐。”不唤道：“祖师所赐，必有不同，我们先看一看，再叙别

惊。”于冰解下付与。不换将锦囊解去，大家拭目同看。但见光芒映日，寒气侵人，装束亦精雅之至，一个个极口赞扬。惟独城壁爱得了不得，看了又看，不忍释手。不换接过来，用套儿装好，亲自与于冰系在背后，方才就座，询问六七月别后事情。于冰也不相欺，就将得《天罡总枢》始末，并今日交还赐剑的原由，详细说了一遍。不邪等欣羡不已。

于冰又道：“我早晚还有事入都。”城壁道：“都中又有何事？”于冰就将董公子改名林润，算是林岱胞侄，已中了举人，要见他一面，等他中了进士，将来好完结严世蕃、阎年等案件。还有泰安的温公子，在京打寻我一月有余，少不的再去点化他一番。我此番还得到御史朱文炜家住几天。城壁道：“要去，大家走遭，我正要看看董公子。”于冰道：“朱文炜是个京官。你我俱是道装，去他家内，也须招人议论。”城壁道：“这有何难？我们只用将道冠暂时摘去，便是俗人。”于冰道：“那岂出家人做的事！”又问猿不邪道：“你二位师叔可学会些甚么法术？”不邪道：“凡弟子所能者，已学一半有余。”于冰道：“得此亦可以全身远害。会试场期止有四五天了，我今日就去罢。”众人送出洞外，于冰驾云去了。正是：

书缴赤霞洞内，飞身故友人家。

牵怀难裔甲第，度取浪迹仙葩。

第五十一回 指前程惠爱林公子 渡迷津矜全温如玉

词曰：

十年窗下讴吟，柳汁欲染衣领。真仙指示功名径，折取蟾宫桂影。荣枯枕上三更，光阴眼前一瞬。人生富贵总浮云，个中人儿自省。

右调《醉高歌》

话说于冰出离了玉屋洞，驾遁光早到了都中。原来朱文炜自平师尚诏得官之后，这几年已升了浙江道监察御史。只因他是受过大惠难的人，深知世情利害，凡待人接物，也不肯太浓，也不肯太淡。当日严嵩因他面奏胡宗宪。心上甚是恼他。即至升了御史，恐怕他多说乱道，倒有个下手他的意思。后见他安分供职，上的本章都是些民生社稷的话说，毫不干涉他一句，心上又有些喜欢他，闲时也请去吃饭。文炜总是随请随到，虽极忙冗亦不辞。遇年节寿日，必去拜贺，却不送礼，因此得保全禄位。他如今又搬在棉花头条胡同，地方也还算僻静，每天不到日西时分便下了衙门。

这日正在房内与他妻子闲话，忽见段诚飞忙的跑来，说道：“老爷快去迎接，恩人冷大老爷来了！”夫妻两个一齐问道：“可是那冷讳于冰的么？”段诚道：“正是，正是！适才小的在门前看见，竟认识不得了——穿的是道家衣服。容貌比先时越发光彩年少。老爷快去迎接罢，等了这一会了！”慌的朱文炜连忙穿公服

不迭。姜氏着小厮们速刻打扫客房，同文炜道：“就请入我房里来罢。”

文炜如飞的跑了出去，见于冰在大门内站立，遂高叫：“老伯大人，是甚风儿吹得到此？”于冰一看，见文炜纱帽补袍迎接出来，意思甚是谦谨。文炜到面前，先向于冰深深一揖。段诚在前斜着身子导引，文炜随在于冰后面，一直让入院内。早有姜氏同段诚家女人，领着几个使女在院中迎接问候，相让到姜氏房内。夫妻两个，男不作揖，女不万福，一齐跪在地下磕头。于冰那里扯的住，也只得跪下相还。夫妻两个磕了七八个头方才起来，让于冰炕上坐下，夫妻二人地下相陪。随即就是段诚家夫妇叩头。家中大小男妇，素日听主人和段诚常常说于冰种种奇异，一个个抢来叩头，于冰倒周旋了好半晌。

文炜分付家下众男妇道：“冷太爷此来，至少在我家中也得住五六年，尔等切不可向外人传说；若外边有一人知道，我定行详察重处，连妻子一并赶将出去，绝不姑容。”众人答应退去。朱文炜道：“自从在河南军营别老伯大人后，今又这几个年头。小侄夫妻性命并功名，无非老伯再造之恩！小侄也别无酬报，祠堂内已供奉着老伯生位，惟有晨夕叩祝福寿无疆而已！”于冰道：“朱兄不可如此称呼。倘邀不弃，只叫一先生足矣。”姜氏道：“那年在虞城县店中，承恩父天高地厚，打发我到母亲处。”于冰大笑道：“越发不成称呼了，实足刺于冰之耳，贫道告别罢！”姜氏道：“我在恩父家中已拜认老太太为母，恩父又何必过谦。”于冰听了，不由得面红耳赤起来，说道：“我一个出家人，消受不得这般亲情，请无复言。”文炜道：“这是他名分应该如此。”又道：“老伯今从何来？一向在何处？”于冰道：“我的形迹实无定

所，今日为两件事来。”朱文炜道：“是什么事？”于冰道：“说起来话长。”就将温如玉的事大概一说，并言他有些仙骨，此番要渡他去出家。又说起救董公子一事，“他如今与林岱大兄认为胞侄，改名林润。”朱文炜也等不得说完，便道：“他刻下现在小侄家住着，要下会试场。每每题起老伯，还有一位连先生，便感激的流泪不止。”于冰道：“若不是为他在尊府，我也不来见朱兄了。”随将自己来的意思，又说了一遍。朱文炜道：“这都是老伯大人天地父母居心，成就他的终始，小侄辈也替他感激不尽。”说罢，于冰道：“我到外面会会林世兄去。”

文炜同到厅院西边一处书房内，高叫道：“林贤侄，你我的大恩公冷老伯来了！”那林公子听得，忙跑出院来，一看见于冰，便跪倒叩头不已。于冰亦连忙跑下相扶起来，携手入房，复行叙礼坐下。问了城壁并不换起居，又说了一会别后行踪。于冰也问了林岱并老总兵林桂芳话。家人们排上许多的果食来，于冰随意用了些。向文炜道：“我在尊府还要盘桓三两天，诸事不必过着意。”文炜道：“这三两天话，老伯再休题起！”于冰道：“我还有一说，知己相对，理应久谈，但素常以静为主，大家安歇了罢。”文炜亦不敢相强，随令家人秉烛，同林润都送到东院书房内。

于冰着家人们退去，向林润嘱说道：“你今科甲第有分，日后须要建功立名，须得如此这般替国家除奸安良，才是我成全你的意思。我此来正是为此。”大概说了些日后的话，林润唯唯听命，文炜也钦服之至。说罢，于冰道：“二公就请便罢。”文炜道了安置，于冰打坐至天明。

朱文炜知道于冰断不能久留，与他多款洽一日是一日，差人去衙门告了假，在家中陪侍。凡有客来拜望，总以有病为辞。次

日辰牌时候，于冰将段诚叫来，向他说了几句，段诚去了。

再说温如玉在菜市口儿店内，居住一月有余，也无处找寻冷于冰，每日家愁眉不展，在那大街小巷乱走，存一个万一遇着的见识。晚间睡着，不是梦见金钟儿，就是梦见冷于冰，弄的心上无一刻舒怀。

这日吃罢早饭，正要上街，听得院内有人问道：“泰安州的温公子可在你店内住么？”又听得店东道：“有个泰安州姓温的人，倒不晓的他公子不是公子！”那人道：“可是姓温讳如玉的不是？”如玉着惊，急急出来道：“我便是泰安人，老兄何以知道贱名？”那人道：“我原不晓得，我家老爷府内，有一位冷太爷讳于冰，着我来此店相请。”如玉听了，惊喜相伴，走入房内向张华道：“你可听见么？冷于冰寻找来了！”

于是换了衣巾，和段诚同走到文炜门前。段诚道：“请站一站，我去回禀一声。”须臾，出来说道：“冷太爷说请入相会。”如玉跟段诚到二门前，见于冰金冠道服，丝绦皂靴，肩背后挂着宝剑一口，容貌与先时大不相同，真是人中龙凤，天上神仙，缓步从里面迎接出来。如玉想起昔日，一旦到这样时候，心生惭愧。于冰将如玉上下一看，见他虽在极贫之际，却举动如常，没有那般贱相。于冰笑说道：“久违公子了！”如玉抢行了几步，向于冰一揖。于冰即忙还礼。两人到东书房内叙礼坐下。如玉问罢于冰的行踪，便蹙着眉头，要说自己年来的事业。于冰道：“公子的行为，无大无小，冷某即和亲见的一般，不用劳神细说。”家人们送入茶来，如玉独自吃了一杯。于冰道：“公子的气色与前大不相同了。”如玉听了，跪在地下说道：“小弟年来真是命途多蹇，从今年正月初八日即起身入都，寻访长兄指示一条明路，伏望大

发慈悲!”于冰也连忙跪扶道:“公子请起。诸事交在我冷某身上。”

两人方才入座,忽听的门外有人说道:“老伯大人会佳客么?”于冰道:“正要请你来坐坐。”如玉见个三十多岁的人入来,头戴幅巾,身穿云氅,气度象个官儿,忙站起问于冰道:“此位是谁?”于冰道:“此东翁朱先生讳文炜,现任御史。”如玉急趋向前叩拜道:“生员蓬门下士,因冷先生呼唤,得至公堂,不曾带来手本叩谒,甚觉冒昧之至!”朱文炜答拜毕,三人分宾主坐下。文炜道:“此位即老伯所言督抚温大人长公子温世台么?”于冰道:“正是。”文炜道:“此兄丰姿秀雅,真鸡群之鹤也。”如玉一面谦抑,甚有欣羡他的意思。于冰道:“可吩咐人将林公子请来,也与温公子会一会,我还要留温兄伴我两天。”文炜道:“最好,最好!”

少刻,家人们将林公子请来,与温公子叙礼毕,坐在文炜下边。如玉问明,才知是河阳总兵林岱侄子,二十一岁就中了举人,在此下会试场。心上甚是愧羨,不免又动了自己求功名的意念。又询知他二人功名皆成全于于冰之手,心上怔怔忪忪,将访仙求道的心不觉挪移了一半。

叙谈间,家人们拿入杯筷来,安放桌椅。如玉要辞去。文炜那里肯依。于冰向如玉道:“都是知己聚会,我还要留你住几天,朱兄不是外人家。”如玉道:“老兄吩咐,无不如命,只是未向小价说明。”文炜道:“这有何难,可着人唤张华盛价将行李取来,最是妥当。”于冰道:“使得。”如玉还要相辞,家人已经去了,只得上前拜谢。文炜先与如玉送酒,道:“随便饮食,有褻世台。”如玉再四推让,让于冰独坐了一桌,他与文炜、林润坐了一桌。

从此为始，如玉主仆就在文炜家住下。晚间如玉张华在东房安歇，于冰在西记与林润闲话。

到第三日午间，管门人走来说道：“衡山来的两个客人寻访冷太爷说话。”于冰知是城璧、不换来了，心中嫌怒道：“他人两才学会些小法术，便这般云驰乱跑起来；况我起身时那样嘱咐，及来做什么！”朱文炜向于冰道：“此二位是谁？”于冰道：“是我的两个道友。”随向管门的人道：“烦你请他们入来。”文炜听了“道友”二字，知是有来历的人，随即整衣迎接。

至二门前，见一胖大汉，庞眉河目，紫面丹唇，一部长须比墨还黑，飘飘拂拂直垂在膝下。头戴宝蓝大毡笠，身穿青布袍，腰系丝绦，足踏皂靴。文炜心里说道：“这人汉仗仪表，倒与林大哥差不多；只是这一部连鬓胡须，就比他强几十倍。”又见后面相随着个瘦小汉子，二目闪烁有光，面色亦大有精彩，长着几根八字胡须，戴一顶紫绒毡帽，穿一领蓝布袍。也是腰系丝绦，足踏皂靴。文炜知是异人，恭恭敬敬的让到东书房行礼。如玉看见连城璧和金不换，心上甚是羞愧，自己也到投奔人的田地，只得上前行礼叙旧。礼毕，城璧合不换与于冰深深一揖，然后大家就坐。

文炜举手问道：“二位先生贵姓？”于冰俱代为说讫。文炜道：“二位先生从何处来？”城璧道：“还未请教贵姓，想是朱老爷了。”文炜道：“正是姓温。”城璧道：“我们系从湖广衡山来。”文炜道：“几时动身的？”不换道：“是今早动身的。”文炜大惊道：“好几千里片刻即到，非驾云御风，何能至此？真冷老伯之友也！”于冰道：“我起身时那般嘱咐，你二人又来做什么？”城璧道：“我因董公子在此，心上悬记他，故来走走。”于冰道：“是林公子，

那有董公子!”城璧随即改口道:“是我说错了。”于冰又道:“你二人怎么俗装打扮,这是何说?”不换道:“二哥原不肯改装,是我因朱老爷是京官,来许多道士到他府上,恐怕人议论,因此扮做俗人,不过暂时改用。”文炜道:“究系二位先生多心。”

左右送上茶来。大家吃讫。城璧向如玉道:“我们在贵庄分首后,至今已是五六个年头。”如玉道:“那日三位别去,小弟差人遍访无踪,真是去的神妙之至。”文炜道:“素日都相识么?”如玉道:“俱在寒家住过几天。”城璧道:“公子不在家中享荣华、受富贵,来朱老爷这边有何贵干?”如玉道:“我与诸公俱系知己,说也不妨。小弟年来否败之至,今无可如何,寻访冷先生指一条明路,做下半世地步,倒不是专来朱大人府上的。”城璧笑道:“我们都是几个穷道士,有什么明路指人!”如玉不由的面红起来。于冰急以目视城璧,城璧才不言语了。

午错时候,家人们摆了一桌果食,一桌荤席。城璧、不换合于冰坐。林润从西书房来,看见城璧大喜,又见不换也在,连忙上前叩拜,复叙别情,和如玉、文炜同坐,闲谈到二鼓方散。城璧等同于冰在西房,如玉仍归东房。

次日午饭后,于冰同着众人向如玉道:“公子年来困苦已极。我二年前有言在先,公子若到不得意的时候,只管入都寻我。公子今日来意,还是欲做富贵中人,还是欲做烟霞中人?”问的如玉半晌不言语。少刻,从容答说:“小弟此来穷极奔人,有何主见!惟祈长兄指示前途。”于冰叹了一口气,说道:“圣门尚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那是恶此而逃的,是有命焉!你看他二人功名,原是他命中所有,只是遇合有数,不过假手于人一作合耳。公子试自想,从前一遇叛案,再遇骗局,以致人离财散,母

丧妻亡。即一少有良心娼妓，且不能消受，尚何功名富贵足云！我冷某那里有回天之力，造命之术！况古人云：‘浮生若大梦。’人生世上，那有个不散的筵席？富贵者如此，贫贱者亦如此；一日如此，虽百年也不过如此。好结局老死床被，坏结局身丧沟渠，那有快活的日月，长久的寿龄！我为你一身仙骨，大有根气，亦非一世之缘；只因你世情太重，痴念未忘。所以三番两次点醒于你。你若仍然执迷不悟，我便与你从此永别矣。”如玉听了这一篇言语，不由动魄惊心，夹背汗流，爬倒在地连连顿首道：“我温如玉今日回头了！人生在世，无非一梦，寿长为长梦，寿短者为短梦。可知穷通寿夭，妻子儿孙，以及贪痴恋欲，名利奔波，无非一梦也！此后虽有极大富贵，吾不愿得之矣！”连城璧掀着胡子大笑道：“这个朋友此刻才吃了橄榄了。”冷于冰用手扶起，笑问道：“你可真回头，还是假回头？”如玉道：“既知回头，又何论真假？”于冰道：“你回头要怎么？”如玉道：“愿随老师修行，虽海枯石烂，此志亦不改移！成败生死，任凭天命！”于冰道：“你既愿修行，且让你再静养一夜，明早再做定归。”一席话，说的众人俱备赞叹不已，把一个朱文炜欣羡的了不得，若不是有家室牵连，也就跟于冰出家了。吃罢晚饭，到了定更后，仍是照常安歇。

夜至二更，于冰等正在东房里打坐，听的西房有人哭泣起来。城璧道：“这必是温如玉后悔出家了。”不换道：“去听他一听。”待了好一会，不换入来。城璧道：“可是我说的这话么？”不换道：“他如今是绝意出家了。身边还带着三四百银子，都赏了张华，着他逢时遇节与他祖父坟前上个祭。那张华跪在地下，哭着劝他还家，说了许多哀苦话，我听了倒替他感伤。”城璧道：

“到明日看他如何。”

次日天明，如玉便过东房坐下。于冰道：“我们此刻就要别了东家起身；你还是回家，还是在京中另寻事业，还是和我们同走？”如玉道：“昨日于老师前，已禀明下悃，定随老师出家，都中还有何事业可寻！”于冰道：“张华可舍你去么？”如玉道：“我昨晚与他说的斩钉截铁，他焉能留我！”于冰道：“我们出家人，都过的是人不能堪的日月，你随我们一年半载，反悔起来，岂不两误！”如玉听了，又跪下道：“弟子之心，可贯金石！今后虽赴汤蹈火，亦无所怨。”说罢，又连连顿首。于冰扶起道：“老弟不必如此称呼，通以弟兄呼唤可也。”

少刻，文炜出来，于冰等告别，并嘱林公子出场后烦为道及。文炜道：“小侄亦深知老伯不能久留。况此别又不知何日得见，再请住一月，以慰小侄敬仰之心。”于冰笑道：“不但一月，即一日亦不能如命。”正说着，张华走来跪在文炜面前，将晚间如玉话，并自己劝的言语哭诉了一遍，求文炜替他阻留。文炜问如玉道：“老世台主意若何？”如玉道：“生员心如死灰，无复人世之想。虽斩头断臂，亦不可改移我出家之志。”又向张华道：“你此刻可将银子拿去起身。我昨晚亦曾说道，你只与我先人年年多拜扫几次，就是报答我了！”张华还跪着苦求，文炜道：“你主人志愿已决，岂我一言半语所能挽回！”张华无奈，只得含泪退去。于冰道：“我们就此告别罢！连日搅扰之至。”文炜又苦留再住几日。于冰也不回答，笑着就往外走，文炜连忙扯住衣袖，道：“请老伯再住一天，房下还有话禀！就是小侄，也还问终身归结，并生子年头！”于冰道：“你今年秋间，恐有美中不足，然亦不过一二年，便都是顺境了。生子的话，就在下月定产麟儿。”原来姜氏

已早有身孕，四月内就该是产期。文炜听了，钦服之至，扯住于冰总不肯放去。于冰无奈，只得坐下。文炜又问终身事，于冰笑而不答。

少刻，姜氏要见于冰，请朱文炜说话。文炜出了厅屋，向家人们道：“可轮班在大门内守候，若放冷太爷走了，定必处死！我到里边去去就来。”家人们守候去了。

于冰见厅内无人，向城壁等道：“我们此刻可以去矣。”城壁道：“只怕他家人们不肯放行。”于冰用手向厅屋内西面一指，道：“我们从此处走。”城壁等三人齐看，见那西墙已变为一座极大的城门。于冰领三人出了城门，一看，已在南西门外，往来行人出入不绝，朱文炜家已无踪影矣。金不换乐的满地乱跳，温如玉目瞪口呆。连城壁掀髯大笑道：“这一走走的神妙不测，且省了无数脚步。”又笑问于冰道：“此可与我们在温贤弟家，从大磁罐内走是一样法术么？”于冰道：“那是遮掩小术，算得甚么；此系金光挪移大转运，又兼缩地法，岂遮掩儿戏事也！”

四人向西同走约有六七里，到一无人之地，于冰道：“温贤弟，你听我说，我们的洞有两处：一处是在湖广衡山，名玉屋洞，这是紫阳真人炼丹之所，我们不过借住几年；一处就在我山东泰山，名琼岩洞，现有超尘、逐电两个在那里修炼。我们如今要回玉屋洞去，若将你也带在那里，与我朝夕相伴，未免分你的志；亦且修行的人，必预先受些苦难，扩充起胆量来，方能入道。意欲送你到泰山琼岩洞，同超尘、逐电等修炼数年后，再做商酌，你意下如何？”如玉道：“任凭吩咐，我就到琼岩洞去。只求三位大仙时常看看我，我就感激不尽了。但不知超尘、逐电是些什么人？”于冰笑道：“你到那里便知。”随向如玉道：“你既欲去，我

叫城璧送你。”向城璧道：“你可送他到琼岩洞，传与他凝神御气之法。待他呼吸顺妥，你再回玉屋洞中。”城璧道：“温贤弟人必聪明，凝神御气，看来不用费力。只是他一身血肉，未去半分，云断驾不起。若步行同去琼岩洞，道路有许多危险地方，和他走两个月，还定不住怎么。”于冰大笑道：“他若驾不起云，仙骨也不值钱了，我还度他怎么！你刻下试试瞧。”城璧将如玉左肩扶住，着他闭住眼，口中念念有词，顷刻云雾缭绕，喝声道：“起！”同如玉俱入太虚。

金不换连声喝彩道：“亏他，亏他！一日未曾修炼，起去时毫不费力，竟与我们一般，果然这仙骨不可不长几段在身上。将来倒怕他将走到我们头前。”于冰道：“他若心上将世情永绝，必先你二人成就几十年。你此刻可仍回京中，弄几两银子与温贤弟买皮夹棉衣。暖鞋暖帽为御寒之具。皮衣分外多些才好，他纯是血肉之躯，非你二人可比。再买办几十石米，吩咐超尘等，着他两个轮流砍柴做饭，早晚要殷勤扶持他。他是豪华子弟出身，焉能乍然受得艰苦？过三五年后，再着他自己食用。若他两个少有怠忽，我定行逐出洞外，说与他们知道。我今去骊珠洞教化修文院雪山二女，以报他指引《天罡总枢》之情。”说罢，驾云赴虎牙山去了。

不换在地下掬了一把土，向坎地位上一洒，口中秘诵法语，喝道：“那物不至，更待何时！”须臾，袍袖内叮当有声，倒出五六十两银子来。将头上毡帽取下，把银子装在里面，揣在怀中。将道冠取出，戴在头上，口中鬼念道：“万一朱御史差人向西南门寻找遇着时，我只将脸儿用袍袖一遮，他们见是道士，便不理论了。”于是复回旧路。

再说朱文炜从内院走出。请于冰与姜氏说话。不意遍寻无迹，心知去了。张华着急之至，哭请文炜示下。文炜劝他回山东，还赏了他二两盘费，又留他住了一天，方才回去。正是：

斩断情缘无挂碍，分开欲海免疑猜。

他年再世成仙道，皆自片言点化来。

第五十二回 买衣米恰遇不平事 拔须眉辱挫作恶儿

词曰：

再赴京畿，恰遇不平奇事。热肝肠，反复问冤抑，成全片刻时。

阎年添晦气，须髭尽拔之。迁怒抢亲人，丑结局。

右调《女冠子》

话说金不换用搬运法弄了几十两银子，走了一二里多路，见后面来了数十人，簇拥着一顶四人喜轿。又听得轿内妇人大哭大叫，从身旁过去。不换笑道：“做女孩儿的，好容易盼着这一日，怎么倒喊哭起来？”低头向前走来。

少刻，见一个后生，赶着一辆车子过去。又有一少年秀才，一边跑一边口里乱喊道：“青天白日，抢夺良人之女，天理难容！”看那秀才头脸上带有血迹，象个挨了打的。只见他满面气愤，纯是以死相拚的光景。不换将那秀才扯住，问道：“你有何冤苦，快对我说，我自有道理。”那秀才将不换一看，是个瘦小道人，用手推开道：“谁要你管我！”如飞的跟着车子去了。

原来这秀才是山西太原府人，姓王，名福昌。家中有数十亩田地，也还勉强过得。娶了太原府内开鞋铺的钱元女儿为妻，虽生在小户人家，却倒有八九分人才。王秀才与他，夫妻间甚是和好。只因钱元开鞋铺折了本钱，便入都寻做生意。遇着几个同乡，念他为人忠厚，借与他些资本，在樱桃斜街开了个油盐店，又收

柴米粮，不上一二年，生意甚是茂盛。又在顺城门大街开了一座杂货店，却租的是严中堂总管阎年的房子。此后大发财源，铺子后面有十来间房儿，也是阎年的。一总租来，将家眷也搬来同住。钱元老婆因思念女儿，想算着女婿王福昌也闲在家中，因与钱元相商，着他夫妻同来，就管理银钱账，到底比伙计心实些。因此寄字，又捎去五十两盘费，着他夫妻上京。依王秀才，要在家读书下科场；怎当得他妻子钱氏日夜絮聒，这秀才无奈，便买了一个好骡子，弄下一辆车儿，令家仆王二小赶着，一同到京，住在钱元家才两日。

适值阎年家人来取房钱。素常逢取房钱时，即将阎年家人让入内院酒饭，也是加意钦敬的识见。不意他女儿在院中取东西，与阎年家人相遇，一时回避不及，被这家人看在眼里。酒饭间问明端的，回家便告诉阎年，说钱元女儿是仙女出世。阎年说他素无眼力，还不深信，这家人不服此话。阎年次日即着四五个眼界高的妇人，去钱元家闲游，得与王秀才妻子相见。众妇人回来，一口同音说钱元女儿是世间没有的人物，这阎年便害起相思。他房中侍妾，也和他少主人严世蕃差不多，共有二十六七个，出色的也有两三个。倒被世蕃打听出，头一个出色的硬要去，他心上正要寻个顶好的补缺。今众妇人话皆相同，他安肯放得过去？思量着：“钱元女儿是有夫之妇，又是个秀才的妻室，断难以银钱买他；惟有依强势抢来，成就好事。量一秀才，他会怎的！”于是选了几个能干家人，拿了些绸缎钗环，硬到钱元家送定礼，要娶他女儿做妾。钱元是个生意人，早吓的发昏。王秀才大骂大吵。众家人将定物丢在铺中，一齐去了。

钱元与众伙计商议，亲自拿了定物到阎年家交割，又被众家

人打出，反说钱元收定礼在前，擅敢报悔、做目无王法，不要脑袋的事。钱元觉得此事大难解脱，又不敢去衙门中告他，深悔着他夫妇来的不是。晚间，邀同众伙计相商，打发他夫妇连夜回家，留下自己，任凭阎年处置。又怕阎年抄抢，银钱账目并值钱的货物，俱星夜雇车搬移在众伙计家内。又商量着不敢走向山西去的正紧门头，便想到走这南西门，绕道奔山西大路，使阎年家人揣摩不着，追赶无地。五更鼓就打发女儿女婿奔出南西门，待到天明，即出城去。

却好阎年竟是这日差许多人来抢亲。天色正在将明的时候，一齐打开铺门，直入内室各房搜寻，并无他女儿踪影，连王秀才也不见，情知是打发走了；再不然即在亲戚家藏躲。将钱元并他家中做饭挑水的人一齐乱打。钱元身带重伤，死不肯说；他家做饭的人吃打不过，便以实告。众人恐被欺谎，拴了这做饭的，一同赶出南西门去，只十来里，便被赶着。做饭的人指点与众人，将钱氏从车内抬出来放在轿内，又将轿门儿从外捆了。王秀才舍命相争，倒挨了一顿好打。他也没有别的高见，只想着碰死在阎年门首，做个完局。

孰意造物另有安排，偏偏就遇着金不换。此时不换问王秀才，他那里有心肠告说，只顾的喊叫飞跑。金不换已明白了八九，但不知抢亲的是谁，也飞跑的赶来，复将秀才扯住。王秀才跑不脱，便合金不换下死命以头碰来。不换笑道：“你莫碰，听我说。适才那顶大轿子里面，必是你的亲眷被人抢去，你可向我说明，那怕他走出一千里外，只用我嘴唇皮一动，便与你夺回。量你一人赶上他们，会做什么？”王秀才不得脱身，又见不换是个道士，说话有些古怪，只得急急说道：“我是山西太原府秀才，叫王福

昌，轿内是我的妻房，被严宰相家人阎年抢去了。”金不换笑道：“这是豆大点事，还不肯早说！”王秀才说：“早说，你会怎么？”

不换道：“前面站着的车儿可是你的么？”秀才道：“是我的。”

不换道：“我与你同坐了赶去。”秀才道：“车子慢，倒是跑快。轿子早已不见了！”不换道：“我不信四条腿的还不如两条腿的快。我和你坐上，你看何如？”秀才道：“快去坐，我看你坐上怎么。”不换道：“忙甚的，只用半杯茶时，管保你令夫人还坐在这车上。”

说着，同到车前，不换道：“你和赶车的都坐在车上，车外沿让我坐，我有作用。”王秀才急忙上车。不换向赶车的道：“你呆甚么，此刻不上去，你就得跑个半死！”赶车的也坐在车内。不换跨上车沿，手掐剑诀，在骡子尾上画了几下，用手一拍道：“敕！”只见那骡儿得了这个“敕”字，顷刻足下生风，和云飞电逝的一般走去。王秀才心知怪异，也不敢言。没有数句话的功夫，便看见喜轿同抢亲人在头前急走。只听的不换说道：“住！”那骡儿便站住，半步不移。

秀才大嚷道：“先生满口许我将贱内夺回，怎么看见轿子，倒反站住？”不换道：“你好性急呀！我着他们回来，岂非两便？”说罢，又见不换口中念诵了几句，伸出右手向抬轿轿夫并抢亲诸人连招几招，道：“来！”那些人和得了将军令一般，个个扭转身躯，随着轿子飞奔到不换面前。不换又用手一指道：“住！”那些人和木雕泥塑一般，站住不动。秀才主仆喜欢的惊神见鬼，在车内叩头不已，乱叫真神仙不绝。

不换道：“王兄不必多礼，快下去将令夫人请出轿来，你夫妻一同坐车，我好打发你们走路。”说罢自下车来。秀才同他家人王二小，也连忙跳下车来，走至轿前，将绳子解去，开放轿门，

将钱氏扶出轿来。秀才着与不换拜谢。钱氏不知原故，只眼上眼下看不换。秀才又催他拜谢。不换道：“罢罢！快上车儿。”秀才扶钱氏上了车，又到不换面前爬倒地下连连叩头。不换一边扶，一边说道：“多礼，多礼！”于是又走到车前，在那骡儿尾上又画了几下，口中念诵了几句，向赶车的王二小说道：“此刻已交午时，到点灯时候，还可走二百五十里。阎年纵有势力，量他也赶你们不回。到明日早，便可按程缓行。但你们只能任他走，不能着他住。王兄可伸手来。”秀才将手递与不换，不换在他手心内也画了一道符，又写了个“住”字。嘱咐道：“今日到日落时，看有安歇处，可用此手在骡上一拍，口中说个‘住’字，他就站住了。他站住便一步不能动移，你速用净水一碗，将你手并骡尾骨一洗，则吾法自解矣。”又向二小道：“此车仗我法力，虽过极窄的桥极深的河，你通不用下来，只稳坐在上面任他走。假若你离车两三步，再休想赶的上。切记！切记！”秀才又跪在地下求不换姓名，不换道：“我一个山野道士，有什么姓名。你看往来行走的人都看我们，你三人快坐车走罢！转刻抢亲诸人醒过来，你又要着急。”秀才听了此言，才同王二小上车。不换用手将骡儿一招，那骡儿便转回身躯，不换道：“走！”那骡儿拉了车子比风还快，一瞬息就不见了。

不换看众人时，一个个呆站在一处，心里想道：“还是放他们去，还是着他们再站些时？”又想道：“阎年这奴才，常听的大哥说他作恶，我从来未见过他；我今日何不假装个钱氏，与他顽顽，他将来还少抢人家几个妇女。”想罢，走至轿前，把帘儿掀起，坐在轿内，用手将四个轿夫一招，道：“来！”四个轿夫一齐站在轿前，不换又道：“抬！”四个轿夫将不换抬起。不换又道：

“走!”四个轿夫直奔都门。不换将帘儿放下,心里说道:“我生平不但四人轿,连个二人轿也没坐过。不意到底不如驾云受用。”轿子入了南西门,不换在轿内用手向原路一指,这里将诀咒一煞放,那些抢亲的人一个个倒倒颠颠,和梦醒一般,大家见神见鬼的嚷闹。嚷闹了一会,都一齐回来。

再说金不换被四个轿夫抬了飞走,阎年又差人跟寻打探,看见是自己轿夫,各欢喜问道:“得了么?他们怎么不来?”四个轿夫回答不出,只抬着飞走,众家人跟随在轿后,跑得乱喘。

将到阎年门前,已有人眺望见轿子来了,都没命的跑去报喜。阎年这日在相府给了假,同几个趋时的官儿并家中门客等,在书房笑谈,听候喜音。听的报说“喜轿到了”,心下大喜,吩咐着内院众位姨娘们迎接,一边又着催办喜酒。

轿夫将轿子抬入厅院,不换在轿内说道:“落!”四个轿夫将轿落下,内院早走出五六十个妇女,俱站在阶前等候新妇人下轿。大小家人以及佣工等众,老老少少,俱在两旁看新妇人才。

须臾,走来两个妇人,打扮的花花簇簇,到轿前将帘儿掀起一看,见里面坐着个穿蓝布袍的道人,睁着圆滴溜溜的两只眼睛将两个妇人一看,吓的两个妇人大惊失色,往里急走。众男妇各低头向轿内窥看,只见轿内走出个瘦小道人来,满面都是笑容。众男女大哄了一声。又见那道人出了轿,便摇摇摆摆直向众妇人走去,众妇人连忙退避。那些看的家人赶来十数个,要捉拿不换。不换回头道:“啐!”被这一唾的各呆站在一边。随后又来了好些人,俱被不换禁住,动移不得。不换急往里走,见众妇人已到内院台阶。不换见台阶上是过庭,庭内有椅儿,不换走入,将一把椅儿安放在正中坐下,用手将妇女一招,道:“入!”众妇女俱入

过庭内。不换向众妇女分东西指了两指，众妇女便分立在不换左右。不换左顾右盼，见众妇女粉白黛绿，锦衣翠裙，不禁失笑道：“此皆我自出娘胎意外之奇逢也。”

忽见外面又跑来七八个家人，到门外张望，却没一个敢入来。不换笑道：“众位管家，烦你们到外边，将阎年那奴才叫来，我有好物件送他，快去，快去！”正言间，猛见外院走来一人，高视阔步，后面跟随着几个小子，口中说奇道怪，头面上大不安分。但见：

存心傲物，立意欺人。一笑细眼迷缝，端的似晒干虾米；片言呖开大嘴，真个象跌破阴门。肚阔七围，胀胀膨膨，那里管尊卑上下；面宽八寸，疙疙瘩瘩，全不晓眉目高低。连须胡黄而且短，秤锤鼻匾而偏肥。头戴软翅乌巾，恍若转轮司抱簿书吏；身穿重丝缎氅，依稀东岳庙捧印崔官。真是：傀儡场中无双鬼，权奸靴下第一奴。

不换看罢，就知他是阎年了。阎年走在院中，看见不换坐在过庭正中椅上，他家大小妇女侍立两旁，不由的气冲胸隔，急急走来，大声喝道：“好妖道！你敢在我府中放肆，你不怕凌迟么？”不换笑道：“阎年，你莫动气，你听我说。我原是个游方道士，今日从南西门过，见你家人率众抢良人家妇女。我看见不平，将他夫妇放走，又怕你无人陪伴，因此我替他来。”阎年那里还忍受得，喝令：“小子们！将贼道拿下！”众小子强来动手，被不换将手一挥道：“去！”众小厮都跑去了，止留下阎年一个。急的阎年咆哮如雷，挽起双袖走来擒拿。不换笑嘻嘻的用手指道：“跪！”阎年心里明白，只是那两条腿不由自主，便跪在了地下，急的他通体汗流，不但两腿，连自己两手也不能动作。不换道：“阎年，

你听我教训你。你是个宰相的堂官，休说百姓，就是小些的文武官，也没个不刮目待你的。你也该存个堂官的体统，怎么光天化日之下，抢夺良人家的妇女？这些事都是市井无赖行为，有志气的强盗也不做他。”又看着两边妇女们道：“象这些堂客，只怕大半都是你抢夺来的；妇女尚敢抢夺，人家的房地金珠，越发不用说了。奴才，你怎不想一想，你能有多大点福，一个人敢消受这许多妇女，还心上不足！奴才，岂不该下油锅炸酥，装入大磨眼中磨你！今后要改过方可。若再如此，我早晚间定以飞剑斩你脑袋。”

阎年耳中听得明白，口中却说不出一句。直气的他双睛叠暴，怒形于色，恨不得将不换碎尸万段。不换看出他意思，向众妇人道：“我这样金子般好话教训于他，你们看他这头脸气相，凶的还有个收熬！这非动刑不可。”说罢，用手在阎年脸上一指道：“打！”阎年伸开自己右手，就在自己脸上打了五六十个嘴巴，直打的面红耳赤，眼中冒火。众妇人也有惊怕的。也有微笑的，只是不能说话。不换又向众妇人道：“你们看，阎年这两只贼眼睛圆标标的，胡子都乱撑起来，这是他心上恨我。”随拣了两个少年俊俏的妇人，指着阎年胡子说道：“这奴才满脸长毛，其可恶处正在此。你两个可下去。”两个妇人立即走下来。不换用手指着阎年的胡子道：“拔！”两妇人走至阎年前，一个抱住头，一个双手捉住胡子，用力硬拔，拔的一丝一缕，纷纷落地。好一会，将左边胡子拔尽。疼的阎年通体汗流，每疼到极处，惟有一哼而已。不换见鲜血从肉皮内透出，说道：“右边的胡子我与你留下罢，只是上嘴唇胡子也饶不得。”两个妇人又拔起来。拔了一会，不但嘴唇上，连项下的胡子也拔尽了。此时，门外有许多男女，

看得亲亲切切，那一个敢入来替阎年顶缸。不换站起来，笑向两个妇人道：“你两个该着实感念我，阎年今晚若与你二人同床，这半个没胡子后生，须知是我作成的。”又向阎年举手道：“得罪之至，改日再领教罢。”于是又摇摆出来，通没一人敢再拦阻。

大家目送不换去了，家人跑来搀扶阎年，那两条腿和长在地下一般，那里搀扶得起。众妇女也是一样，没一个能动移者。只待金不换走出前门，把诀咒开放，众男妇方能动履。一家内外反乱的惊天动地。阎年吃此大亏，愤无可泄，将抢亲诸人个个痛行责处，为他们将道士抬来；又差人去钱元家铺中乱打了一番，打坏了许多东西物件。钱元也不敢在京中做生意，连夜变卖资本，逃回太原。阎年没了胡子，怕主人究问，推病在家，只一两天，早传的相府知道。严世蕃大笑不已，严嵩将阎年叫去痛行责骂。此时正于相府西边买了几十间民房，修盖花园，罚阎年一万银子助工，为家人不守本分者戒。相府的人都说是钱元的女儿作成他，殊不知都是金不换用一个字作成他。阎年耻于见人，暗中托本京文武官，查拿穿蓝的瘦小道士报仇。自己将右边胡子索性也剃了个干净，反成了一无胡子的少年，闻者见者无不痛快。

再说金不换先到东猪市口儿故衣铺内，买了几件皮夹棉衣，又从摊子上买了棉鞋袜等类几件，打包在一处，扛在肩头。又到米铺内买下几十石米，当时就把银子付与，吩咐将米另放在一空房内。包了一斤多米带在身边，出了都城，驾云直赴泰山。起更时方到洞外，叫开门，逐电接了衣服等物。不换入去，见城璧、如玉俱在石堂内坐着。城璧道：“怎么这时候才来？大哥衡山去了么？”金不换笑着走到石堂东北角下，将带来米包儿打开，心想都中那座米铺，口中念念有词，随手倒去，只见米从包儿内直

流，好半晌才流完，地下已堆有三十来石仓米。如玉欣羨不已。不换方才坐在一处，向城璧道：“二哥同温贤弟起身后，大哥去虎牙山寻天狐的两个女儿，传他们道术去了，是为酬他送书的情义。”又向超尘、逐电道：“法师着我吩咐你两个，天天做饭打柴，服伺温贤弟饮食；少有怠忽，定行逐出洞外。”二鬼笑了。不换道：“这实是法师临行的话，你当和你顽么！”城璧道：“温贤弟已饿了一天，你两个快去做饭。”二鬼急忙收拾。

不换又说道：“二哥说我来迟，这都有个缘故在内。”遂将山西王秀才和阎年的事，详详细细说起。说到拔了半边胡子处，连城璧大笑道：“你处置的甚好！我没你这想头，惟有立行打死而已。”金不换说完，城璧又大笑：“当年我和大哥在严嵩家请仙女，打了他们个落花流水，又将严世蕃老婆们都闹出来。我看他的处置到尽头处，你今日这拔胡子，更凶数倍。拔了一半边，又与他留下一半边；不消说，那半边也存不住了。”说罢，捧着大肚又大笑起来，笑罢又说道：“猿不邪传我们拘神遣将、挪移搬运诸法，我看也都罢了，只是这呆对法和这指挥法最便宜适用，要教他们怎么他就得怎么。”温如玉道：“人家若用此法禁我们，该如何？”城璧道：“也有个解法。若是没解法，便和阎年一般，什么亏也吃了。”说着，又不由的大笑起来。

不换道：“大哥去虎牙山。我想那两个女朋友若见了大哥，未免要想起二哥来。”城璧笑道：“我倒不劳他错爱。”如玉问虎牙山的话，不换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又道：“贤弟休怪我说，你是个风流人儿，将来于这色之一字，倒要立定脚跟。庶不妄用功夫，为外道所摇。”如玉道：“小弟今日梦醒之后，真觉心如死灰，便是天上许飞琼、董双成，我总以枯骨相待。”不换道：“若是金钟

人不死到此地，你又要勾起旧情。”如玉道：“就是他重生，我也视同无物。”不换道：“这话我总不信。”三人都笑了。

少刻，超尘送上一大碗饭，一碗白水煮的野菜。连金二人此时颇能服气，也是断绝了烟火食水，常吃些草根药苗等类，桃、李、榛、杏、核桃、枣儿，便是无上珍品，又不和如玉同食。如玉虽年来穷苦，肉酒却日日少不得。到此地步，他偏要大口嚼咽，怕二人疑他向道不坚。城璧留神见他吃的勉强，笑向如玉道：“我当日做强盗时，吃的东西只怕比你做公子时饮食还精美些。后来随大哥出了家，觉得冷暖跋涉都是容易事，只这饮食甚是艰苦。到二年以后，也就习以为常。贤弟从此还得瘦一半，必须过三年以后，方能复原。这都是我经验过的。但要念念存个饱着比饿着好，活着比死了好，便吃得下去了。”如玉道：“谨遵训示。”

到一鼓后，城璧传如玉出纳气息，吞津咽液之法。次日午刻，不换回玉屋洞去了。正是：

胡长髯短心多险，况是严嵩大总管。

今日抢将道士来，吁嗟总管不成脸。

第五十三回 访妖仙误逢狐大姐 传道术收认女门生

词曰：

前情，持重，停云古洞。狭路连仇，数言提训。痴狐不醒去如飞，任他归。相传口诀无人见，二妖欣羨，泥首于堂殿。须臾剑佩隐无迹，凝眸皎日，长空碧。

右调《月照梨花》

前回言不换别了城璧、如玉，回衡山玉屋洞去。再说冷于冰接引温如玉后，驾云光早到虎牙山，在骊珠洞外落下。用手一指，门锁尽落，重门顿开，一步步走了入去。见对面一座石桥，桥西松柏影中一带石墙，桥东有一条石砌的阔路，花木参差，掩映左右。正中间两扇石门，已大开在那里，门内立着一架石屏风。转过屏风，见院落阔大，房屋颇多。院内有许多妇女，穿红挂绿，行坐不一。

众妇女看见于冰，一个个大惊失色，都围了来问讯。于冰道：“你家主人可在么？”众妇女道：“这是我家翠黛二公主的府第。我家公主与我家锦屏大公主俱在后洞下棋，你问着是怎么？”于冰道：“你可速将你两位公主请来，就说我是衡山玉屋洞的冷于冰相访。”众妖妇久知冷于冰名姓，听了这三个字，无不惊魂动魄，大家呼哨了一声，都没命的跑入后洞去了。

于冰走至正殿内，见摆设的古玩字画，桌椅床帐，件件精良，不禁点头叹息道：“一个披毛带尾的小妖，便享受人间不易有的

服饰珍玩，真是罪过！你看他们闻我的名头去了，少不得还要转来，我不如在此坐候。”

再说两个妖狐，正在后洞下棋顽耍，猛听得侍女们报说冷于冰如何长短。直入我们前殿了！两妖私相计议道：“我们先时曾拿他道友连城璧，他今日寻上门来，定是立意晦气，倒只怕要大动干戈。我们也无可回避，只索与他见个高低。”商量了一会，各带了防身宝物，准备着与于冰赌斗。于冰在前殿早知其意，心内不禁失笑。

须臾，听得殿外语声喧哗，从殿阶下走上两个妇人来，打扮的甚是艳丽，面貌无异天仙。腰间各带着双股宝剑。后面跟随着百十个妇女。于冰念在天狐分上，不好以畜类相待，欠身举手道：“二位公主请了！”那两个妖妇将于冰上下一看，见于冰头戴九莲束发冠，身穿天青火浣布道服，腰系芙蓉根丝绦，足踏墨青桃丝靴，背负宝剑一口；面若寒玉凝脂，目同朗星焕彩，唇红齿白，须发如漆，俊俏儒雅之中，却眉间稍带点杀气，看之令人生畏。二妖看罢，心里说道：“这冷于冰果然名不虚传！”随即也回了个万福。于冰道：“贫道忝系世好，到贵洞即系佳客，坐位少不得要僭了。”说罢，在正中坐下。

二妖见于冰举动虽有些自大，却语言温和，面色上无怒气，心上略放宽些，随口应道：“先生请便。”两妖在下面椅上分左右坐下，问道：“先生是法师冷于冰么？”于冰道：“正是。”二女妖道：“久仰先生大名，轰雷贯耳。今承下顾，茅屋生辉。方才先生言世好二字，敢求明示！”于冰道：“系从令尊雪山推来。”二妖喜道：“先生是几时会过家父？”于冰不题连城璧事，改说道：“贫道去年在江西九华山与令尊相遇，极承关爱，送我《天罡总

枢》一部。这‘世好’二字，系从此出。”二女妖起初闻于冰名姓，动拚命相杀之心，继见于冰言貌温和，不动猜疑防备之心；今听道受他父亲《天罡总枢》一部，又动同道一气之心，不由的满面生春，笑问道：“家父经岁忙冗，不知怎有余暇得与先生相晤？”于冰道：“令尊名登天府，充上界修文院总领之职，九华山一晤，适偶然耳。”二女妖见于冰说得名号俱对，深信无相杀之心，两个一齐起身从新万福，于冰亦作揖相还。二女妖等得于冰坐下，方才就坐，说道：“心慕尊名，时存畏惧。不意先生与家父有通融书籍之好，平辈不敢妄攀，然家父年齿必多于先生几岁，今后以世叔相称可也。”于冰大笑道：“世叔称呼断不敢当，只以道兄相呼足矣。”

一女妖又低嘱众侍女：“速备极好的酒果。”一语方出，诸物顷刻即至，众妇揩抹春台。于冰道：“倒不劳费心，贫道断绝烟火有年矣。”二女妖笑道：“世叔乃清高之士，安敢以尘世俗物相敬。敝洞颇有野杏山桃，少将点孝敬之心。”于冰推辞间，已摆满一桌，约有二十余种奇葩异果，皆中国海外珍品杂陈。二女妖让于冰正坐，亲自将椅儿移至桌子两旁相陪，侍女们斟上酒来，二女妖起身相奉。于冰道：“既承雅谊，我多领几个果子罢，酒不敢领。”二女妖亦不敢再强，拣美好之物，布送过口。于冰也不作客，随意食用。二女妖道：“家父赠《天罡总枢》，未知书内所载何术？”于冰道：“此书泄天地始终造化，详日月出没玄机。大罗金仙读此书者，百无一二。书虽出自令尊所授，令尊却一字未读。”二女妖道：“这是何说？”于冰就将他父亲盗老君书起，直说到诛九江，追广信，戳目钉钉死白龙夫人，并雷火焚烧鲩鱼，将此书熟读后，到赤霞山交火龙真人，转送八景宫等语。

众女妖听了，俱吓的目瞪口呆，惟翠黛女妖，心下有些疑信相半，看于冰是以大言唬吓他们。随伸纤纤细手，将盘中松子仁拈了一大把，递在锦屏女妖手内，自己又拈了一把紧紧握住，向于冰道：“世叔既具如许神通，定知我两人手内松子仁数目，恳求慧力试猜一猜。”于冰笑道：“此眼下些小伎俩，也算不得甚么。但你两个手中，并无一个松子仁，叫我从何处猜起？”二妖皆大笑道：“世叔真以小儿待我们，松子现都在我们手里，怎说一个没有？”于冰道：“你两个可将手展开一看，便知有无。”二女妖一齐将手开看，果然一个没有，众女妖皆大为惊异。翠黛向锦屏道：“你我明明握在手内，怎么一开手就不见了，端的归于何处？”于冰笑道：“却都在我手中。”随将两手一开，每一只手内各有松仁一把，众妖妇俱大笑。二女妖道：“即此一斑，可知全豹，安得不叫人诚信悦服！”又问道：“世叔今日惠顾，还是闲游叙好，还是别有话说？”于冰道：“我奉令尊淳托而来，非闲游也。”二女妖道：“不知家父所托何事？”

于冰正欲说明来意，只见一个侍女报道：“安仁县舍利寺梅大姑娘来了。”锦屏女妖道：“你可说家有尊客，且请到我那边坐坐。”于冰道：“这小妮子怀恨于我，非一年矣。他今日来得正好，我倒要见见他。”二女妖道：“二十年前，舍利寺雷霆赛飞琼，可是世叔么？”于冰道：“正是我。”二女妖道：“既如此，此女断与世叔相会不得。”于冰道：“你们还怕我见不过他么？”二女妖道：“他的道行与萤火相似，岂有个天心皓月反见不过他的！只恐世叔心存旧隙，不肯轻饶，我们做主人的不安。”于冰大笑道：“断无此理，只管叫他入来。”二女妖不好过却，吩咐侍女们道：“你们不必说冷先生在此，可照常请入来。”

少刻，见那小狐精戴着满头花朵，从屏风外袅袅娜娜的进来。只见那小狐精儿斜眉溜眼，带着许多鬼气妖风，前行行后退退，走将入来。二女妖也接将出去，谦谦让让到了殿中。看见于冰，装做出许多娇羞模样，用一把描金扇儿将面孔半遮半露，用极嫩的声音问道：“这位先生是谁？”二女妖便夸张道：“这是我们嫡亲正派世叔，今日才来看望我们。”那小狐精又吐娇声问道：“不知是那座名山古洞的真人？请说名姓，奴家也好见礼。”二妖道：“我这世叔，我们倒不便向你说，说起来你也知道，他姓冷，法号于冰。”

那小狐精儿听了，大惊失色，也顾不得用扇儿遮他面孔，忙问道：“他叫什么？”旁边一个嘴快的侍女道：“他叫冷于冰。”那小狐精儿听了，心惊胆碎，扭回头便跑，不意被台阶滑倒，跌在殿外，将花冠坠地，云髻蓬松。于冰不禁大笑。众侍女将他扶起来，又没命的跑走。还未跑了数步，于冰用手一招道：“回来！”那小狐精儿又跑回来，站在殿内。二妖道：“你不必害怕，有我两人在此。”向侍女们道：“与梅大姑娘拿椅儿来，吃杯酒压压惊罢。”于冰道：“我面前没他坐处。且他走不动，如何会坐！”锦屏女妖道：“我试试。”他拉了一会，分毫不动。五六个侍女一齐拖他，他两腿比铁还硬，休想移动一分，侍女们个个吐舌，翠黛女妖道：“走不动罢了，怎么连话也不说一句？”于是笑问于冰。于冰将小狐精用手一指，向翠黛道：“你问他，他就会说了。”翠黛笑道：“梅姑娘，你是怎么？”小狐精儿泪流满面，道：“我被他法术制住了。我和他是不共戴天之仇，今日断无生理，还求二位公主救我！”于冰道：“你为母报仇，怀之二十余年，这正是你的孝处；今准你见我，也是取你异类有点人心，但是你将主见立

错。当日你母亲修道千年，再加精进，便可至天狐地位；他却不肯安分，屡次吸人精髓，滋补自己元阳，死在他手内人也不知有多少。又半夜三更到舍利寺戏弄我，我当年纵不击死他，他如此行为，必不为天地所容。人贵自反，勿徒怨人。你今服神炼气，也有二百余年，从此立志苦修，积久岁月，可望有成。若必逆理反常，学你母亲事业，吾立见其死耳。良言尽此，你须慎之，毋再遭吾手。去罢。”那小狐精儿得了这个“去”字，两腿便能移动，那里还顾得与二妖作别，便如飞的跑去了。要知于冰道几句话，虽是劝戒小狐精，却也是借他劝戒二女妖意思。二女妖见小狐精跑去，笑向于冰道：“这娃子几乎被世叔吓死。”于冰道：“他的结果我也颇知，将来与他母亲是一样结果。”翠黛道：“约在何时？”于冰道：“二百一十年后，必为雷火所诛。”

二妖道：“适才被这娃子来打断话头，世叔说是为家父淳托而来，愿闻其详。”于冰道：“二位若不怪我愚直，我就据实相告。”二妖道：“但有吩咐，无不敬遵。”于冰道：“我去年与令尊相会时，令尊道：我一生止有二女，钟爱最甚。我如今受职上界，无暇教训他们。奈他们行为不合道理处甚多，诚恐获罪于天，徒伤性命。再三着我到贵洞一行，传二位修炼真诀，异时升令尊职位。”二妖喜道：“我等苦无高明指示，倘世叔不吝奇法妙术，传与我等，我等有生之年，尽皆戴德之日。”

于冰道：“我今日此来，所欲传者性命之学，非法术之学也。盖法术之学，得之止不过应急一时；性命之学，得之便可与天同寿。”二妖道：“敢问何为性命之学？”于冰道：“本乎天者，谓之命；率乎己者，谓之性。然‘性命’二字，儒释道三教各有不同：儒教以尽性立命为宗，释教以养性听命为宗，道教以炼性寿命为

宗。其要领在于以神为性，以气为命。神不内守，则性为心意所移；气不内固，则命为声色所夺。此吾道所以要性命兼修也。”

二妖道：“敢问守神固气之道，修为若何？”于冰道：“神与气乃一身上品妙药，其妙重在不亡精。故修道者炼精成气，炼气化神，炼神合道，此即七返九还之妙药也。”

二妖道：“敢问七返九还之药何如？”于冰道：“已去而复回，谓之返；已得而又转，谓之还。其回转之法，端在采药。然采药有时节，制药有法度，入药有造化，炼药有火候。修道者于未采药之前，先寻药之根源。西南有乡土，名曰黄庭，恍惚有物，杳冥有精。先仙曰：‘分明一味水中金，可于华车仔细寻。’此即寻药之本源也。垂帘塞兑，窒欲调息；离形去智，几于坐忘。先仙曰：‘劝君终日默如愚，炼成一颗如意球。’此采药之时节也。天地之光，浑然一气；人生之初，与天地同。天以道化生万物，人以心肆应百端。先仙曰：‘大道不离方寸地，功夫细密要行持。’此制药之法度也。心中无心。念中无念，注意规中，一气还祖。先仙曰：‘息息绵绵无间断，行行坐坐转分明。’此入药之造化也。清净药材，密意为先；十二时中，火煎气炼。先仙曰：‘金鼎常教汤用暖，玉炉不使火微寒。’此炼药之火候也。”

二妖道：“敢问采药、炼药、火候等说，条要何如？”于冰道：“采时谓之药，药中有火焉；炼时谓之火，火中有药焉。能知药而收火，则定里丹成。先仙曰：‘药物阳内阴，火候阴内阳；会得阴阳理，火药一处详。’此其义也。修道者必以神御气，以气定息、呼息出入，任其自然。转气致柔，含光默默，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功夫，纯粹打成一片，如妇人之怀孕，如小龙之养珠，渐采渐深，渐炼渐凝。动静之间，更宜消息。念不可起，起则火

炎；意不可散，散则火冷。炼之一日，一日之周天；炼之一刻，一刻之周天也。无子午卯酉之法，无晦朔弦望之期。圣人传药不传火之旨，尽于此矣，何条要之有？”

二女妖道：“敢问龙虎如何调法，方为至善？”于冰道：“调龙虎之道有三：上等以身为铅，以心为汞，以定为水，以慧为火，在片刻之间，可以凝结成胎；中等以气为铅，以神为汞，以午为火，以子为水，在百日之间，可以混合成象；下等以精为铅，以血为汞，以肾为水，以心为火，在一年之间，可以融结成功。先仙曰：‘调息要调真息，炼神须炼真神。’则龙降虎伏矣。”

二妖道：“敢问婴儿姹女产育之道若何？”于冰道：“精从下流，气从上散，水火相背，不得凝结成胎，则婴儿姹女从何产育？人苟爱念不生，此精必不下流；忿念不生，此气必不上炎。一念不生，则万虑澄澈，水火自然交媾，产之育之何难也？”

二妖道：“修持大成日，有五气朝元，三化聚顶，敢问若何？”于冰道：“眼不视而魂在肝，耳不听而精在肾，舌不味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动而意在脾，是为五气朝元。精化为气，气化为神，神化为虚，是为三化聚顶。”

二女妖道：“敢问入手功夫以何为先”于冰道：“心者神之舍，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缘境，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无为界。故入手功夫总以清心为第一。”二妖道：“功夫既纯之后，若少有间断，亦能坏道否？”于冰道：“坏道必先怀念，念头一坏，收拾最难。回头反照，亦收拾念头之一法耳。”二妖道：“某等已修持各一千六七百年，道虽小同，其实大异，人畜之别即此以定贵贱。今承提命，德同天地。我父若能闻此修持，一天狐安能限其造就。然某等还有冒昧妄请指教者：若采男子之真阳，滋下元

之肾水，于丹道补益功效何如？”于冰大笑道：“盗人之精而益己之精，吸人之髓补己之髓，忠恕先失；抑且装神变鬼，明去夜来，甚至淫声艳语，献丑百端，究之补益亦属有限。况舍己之皮肉为 人之皮肉，点污戏弄，恐有志成仙者不肯如此下贱也。”二妖满面通红，羞愧无地，说道：“从此斩断情丝，割绝欲海，再不敢没廉耻矣！”说罢，一齐倒身下拜，求认于冰为师。于冰扶起道：“这断断使不得，我承你令尊一书见惠，始得有今日道果，何敢忘青出于蓝！昔吾师火龙真人曾传我呼吸出纳口诀，其法至简至易，较你们导引炼气其功迅速百倍，亦可见冷某是一不忘本人。”

二女妖大喜，将众侍女赶出，于冰暗传了口诀。二妖喜欢的无地自容，一齐说道：“弟子等得此，三十年内便可脱尽皮毛，永成不没人体，不复与禽兽伍矣！此恩此德，天地何殊！”一定要请于冰正坐，拜为师尊。于冰推阻至再，说道：“但愿二位从此正心诚意的修炼，我对你令尊方为有光，何必再拜从门下。但还有一节要紧之至：适所传口诀，系得自吾师火龙真人，戒令毋传同道。同道尚不许传，今传与二位，我实担血海干系。此诀只可自知。若从此再传你们道类，我何面见吾师！”二妖道：“不但我们同类，即我父欲学，非禀明师尊可否，亦不敢妄传。”说罢，又定请于冰正坐拜从。于冰那里肯依，且要立行辞去。

二妖见于冰坚意不允，又说道：“师尊不肯收认我们，为是披毛带尾异类。只求看我父面上，少鄙薄一二，就是大恩。”于冰听了这几句话，诚恐将来天狐知道，脸上过不去，于是也不再说，吩咐众侍女将椅儿放正坐了。二妖知是依允，心上大喜，拜了于冰四拜，分立两傍。于冰道：“我当年收一猿不邪，即被吾师大加罪责。今你二人既列吾教下，须要守我法度，杜门潜修，

不可片念涉邪，弄出事来，干连于我不便。我今后倒添许多不放心矣。”二妖道：“谨遵师尊严训，一步不敢胡行。”于冰道：“每到三年后，定来考验你们得失。令尊我已预知后日必来看望于你，可代我多多致意，我去了。”说罢，将袍袖一摆，满殿通是金光。众妖眼睛一瞬间再看，已不知于冰去向。跑出殿外仰面观望，见一朵红云，离洞起有二百余丈高下，如飞的向东南去了。众侍女无不咬指咋舌。二妖又喜又惧：一喜得此神通广大师尊，为同类所欣羨；一惧有犯戒律，知他事事前知。恐遭雷火之诛。自此断绝尘念，一洗繁华。每到三年后，于冰果来考证，指示得失。

至第三日，天狐来望看二女，知拜从在于冰门下，又传道术口诀，大喜过望。到三十年后，二女脱尽皮毛，永成人体。一百六七十年后，各入仙班，比他父雪山高出百倍，皆于冰口诀之力也。正是：

为送天罡那段情，始行收认女门生。

须知此会非常会，他日瑶池俱有名。

第五十四回 温如玉游山逢蟒妇 朱文炜催战失金都

词曰：

深山腰袅多歧路，高岑石畔来蛇妇。如玉被拘囚，血从鼻孔流。

神针飞入户，□□人如故。平寇用文华，与蛇差不差？

右调《菩萨蛮》

且说温如玉在琼岩洞得连城璧传与出纳气息功夫，城璧去后，便与二鬼修持，日食野菜药苗、桃李榛杏之类，从此便日夜泄泻起来，约六七个月方止，浑身上下瘦同削竹，却精神日觉强壮。三年后，又从新胖壮起来。起先胆气最小，从不敢独自出洞。自四年后，于出纳气息之暇，便同二鬼闲游，每走百十里，不过两三个时辰即可往回，心上甚是得意。此后胆气一日大似一日，竟独自一个于一二百里之外随意游览，领略那山水中趣味。

一日，独自闲行，离洞约有七八十里，见一处山势极其高峻，奇花异草颇多。心里说道：“回洞时说与超尘、逐电，着他们到此采办，便是我无穷口福。”于是绕着山径，穿林拨草，摘取果食。走上北山岭头，见周围万山环抱，四面八方弯弯曲曲，通有缺口。心里又说道：“这些缺口，必各有道路相通，一处定有一处的山形水势，景致不同。我闲时来此，将这些缺口都游遍，也是修行人散闷适情一乐。”

正欲下岭，猛听得对面南山背后、唧唧咕咕叫唤了几声，其

声音虽细，却亮高到绝顶。如玉笑道：“此声断非驾凤，必系一异鸟也。听他这声音，倒只怕有一两丈大小。”语未毕，又听得叫了几声，较前切近了许多。再看对山，相离也不过七八十步，只是看他不见。四下一望，猛见各山缺口，俱有大蟒蛇走来，有缸口粗细、长数丈者，有水桶粗细、长四五丈者，次后两三丈、一两丈、以及七八尺、三四尺大小不等，真不知有几千百许，各扬头掀尾，急驰而来。吓的如玉惊魂千里，见有几株大桃树枝叶颇繁，急急的爬了上去，藏躲在那树枝中四下偷看。见众蟒蛇青红白绿，千奇百怪，颜色不一，满山谷内大小石缝之中，都是此物行走。如玉心胆俱碎，自己鬼念道：“我若被这大蟒大蛇不拘那一条看见，决无生理。”喜得那些蟒蛇无分大小，俱向对面南山下直奔。又见极大者在先，中等者在后，再次者更在后，纷纷攘攘，堆积的和几万条绳索相似。

少刻，又听得叫了几声，其音较前更为切近。再看众蟒蛇，无一敢摇动者，皆静伏谷中。陡见对面山岭上走过一蟒头妇人来，身着青衣白裙，头红似火，顶心中有杏黄肉角一个，约长尺许，看不过一钱粗。又见那些大小蟒蛇，皆扬起脑袋乱点不已，若叩首之状。自己又叹息道：“我今日若得微幸不死，生还洞中，真是见千古未有之奇货。”只见那蟒头妇人将众蟒蛇普行一看，又在四面山上山下一看，又叫了几声。叫罢，将如玉藏躲的树用手连指了几指，那些大小蟒蛇，俱备回头向北山看视。只这几指，把个如玉指的神魂若醉，只手握着树枝在上面乱抖。又见那蟒头妇人将手向东西分指，那些大小蟒蛇，各纷纷摇动，让出一条道路来。那蟒头妇人便如飞的从对面山跑来，向树前直奔。如玉道：“我活不成了！”语未毕，那蟒头妇人已早到树下。用两手将树根

抱住一摇，如玉便从树上吊下来，被蟒头妇人用双手接住，抱在怀中，复回旧路。一边跑，一边看视如玉，连叫不已，大约是个喜欢不尽之意。如玉此时昏昏沉沉，也不知魂魄归于何地。少刻，觉得浑身如绳子捆了一般，又觉鼻孔中有条锥子乱刺，痛入心髓。猛然睁眼一看，见身在一大石堂内。那蟒头妇人已将身躯化为蛇，仍是红头、杏黄角、黑身子，遍身都是雪白碎点，约一丈余长，碗口粗细；从自己两肩缠绕到两腿，头在下，尾反在上。即用尾在鼻孔中乱刺，鲜血直流。他却将脑袋倒立起来，张着大口吃滴下的血。如玉看罢，将双睛紧闭听死。

正在极危迫之际，觉得眼皮外金光一闪，又听的唧的一声，自己的身子便起倒了几下。急睁眼看时，那蟒头妇人已长拖着身子，在石堂中分毫不动。身上若去了万斤重负，惟鼻孔中疼痛如前，仍是血流不止。忽见连城璧走来，将两个小丸子先急急向鼻孔中一塞，次将一大丸子填入口中。须臾，觉得两鼻孔疼痛立止。血亦不流；那丸子从喉中滚下，腹内雷鸣，大小便一齐直出。又见城璧将他提出石堂，立即起一阵云烟，已身在半空中双荡，片刻落在琼岩洞前。

城璧扶他入洞，二鬼迎着问道：“怎么是这个形象？”如玉放声大哭，诉说今日游走情事。二鬼听了，俱各吐舌。又问城璧道：“二哥何以知我有此大难相救？”城璧说：“我那里晓得。今日巳时左近，大哥在后洞行坐功，猛然将我急急叫去，说道：‘不好了！温贤弟被一蟒头妇人拿去，在泰山烟谷洞石堂内，性命只在此刻。你可拿我戳目针，了绝此怪。’又与了我大小三丸药，吩咐用法，着我‘快去！快去！’我一路催云如掣电般，急急找寻到石堂前，不意老弟已被他缠绕住，刺鼻血咀嚼。若再迟片刻，

老弟休矣！塞入鼻中者，系止血定痛之丹；塞入口中者，系追逐毒气之丹。”如玉道：“我此刻觉得平如旧，皆二哥、大哥天地厚恩！但我身上系不洁净之至，等我去后洞更换底衣，再来叩谢。”说罢，也不用人扶，入后洞去了。

城璧向二鬼道：“着他经经也好，还少胡行乱跑些。须知一点道术没有的人，他也要游游山水，且敢去人迹不到之地，岂不可笑。他今日所遇，是一蛇王，每一行动，必有数千蟒蛇相随；凡他所到地界，寸草不生，土黑如墨。今已身子变成人形，头尚未能变过；再将头一变换，必大行作祸人间矣！”

须臾，如玉出来叩拜，并烦嘱托于冰。城璧道：“贤弟此后宜以炼气为主，不可出洞闲游。你今日为蟒头妇人所困，皆因不会驾云故耳，我此刻即传你起落催停之法。”如玉大喜。城璧将驾云法传与，再四叮嘱而去。

再说林润得于冰指点了一番，随即入场，高高中了第十三名进士，殿试又在一甲第二名，做了榜眼。传胪之后，明世宗见他人才英发，帝心甚喜，将林润授为翰林院编修之职。求亲者知林润尚无妻室，京中大小诸官，俱烦朱文炜作合。文炜恐得罪下人，又推在林岱身上。本月文炜又生了儿子，心上甚是快乐，益信于冰之言有验。这话不表。

一日，明帝设朝。辰牌时分，接到浙江巡抚王忬的本章，言奸民汪直、徐海、陈东、麻叶四人，浮海投入日本国为谋主，教引倭寇夷目妙美，劫州掠县，残破数十处城郭，官兵不能御敌。告急文书屡咨兵部，三四月总不回复，又不发兵救应。明帝看了大怒，问兵部堂官道：“你们为何不行奏闻？”兵部堂官奏道：“小丑跳梁，地方官自可平定。因事小，恐烦圣虑，因此未行奏

闻。”明帝越发怒道：“现今贼势已炽，而尚言‘小丑’二字耶？”兵部堂官俱着交部议罪。殊不知皆是严嵩阻挠，总要说天下治平，象这些兵戈水旱的话，他最是厌见厌闻。严嵩此时怕兵部堂官分辨，急急奏道：“浙江既有倭患，巡抚王忬何不先行奏闻？军机大事，安可以文书咨部卸责！今倭寇深入内地，劫掠浙江，皆王忬疏防之所致也。”明帝道：“王忬身为巡抚，此等关系事件不行奏闻，其意何居？”随下旨：“王忬革职，浙江巡抚着布政司张经补授讨贼。”那知王忬为此事本奏四次，俱被严嵩说与赵文华搁起，真是无可辨的冤枉！

严嵩又奏闻：“张经才识，还恐办理不来。工部侍郎赵文华，文武兼全，名望素著，浙江人望他无异云霓。再胡宗宪虽平师尚诏无功，不过一时识见偶差，究系大有才能之人，祈圣上赦其前罪，录用两人，指日定奏奇功。”明帝便下旨：“赵文华升授兵部尚书，督师征讨。”又想起朱文炜有权谋，加升都察院左金都御史，胡宗宪升授右金都御史，一同参赞军务。于河南、山东二省拣选人马，星赴浙江。其浙江水陆诸军任凭文华调用。”旨意一下，兵部立刻行文四省。

朱文炜得了此旨、向姜氏道：“赵文华、胡宗宪岂是可同事之人，此行看来凶多吉少。前哥哥寄字来言，家中房地产土俱皆赎回，不如你同嫂嫂速刻回家，这处房子就着林贤侄住，岂非两便。”姜氏道：“你的主见甚是。但愿你早早成功，慰我们悬望。”文炜即着人将林润请来，说明意见。林润道：“叔父既执意如此，小侄亦不敢强留，自应遵谕办理。但赵文华倚仗严嵩之势，出去必不安静，弄起大是非来，牵连不便，叔父还要留意。”

正言间，家人报道：“赵大人来拜！”文炜道：“我理合去见

他为是，不意他倒先来！”忙同林润出来。文炜冠戴着，大开中门等候。少刻，喝道声近，一顶大轿入来。赵文华头戴乌纱，身穿大红仙鹤补袍，腰系玉带，跟随着黑压压许多人。文炜接出去，文华一见，大笑道：“朱老先生，你我着实疏阔的狠！今日奉有圣旨一同参赞，我看你又如何疏阔我？”文炜道：“大人职司部务，乃天子之喉舌；晚生名位悬绝，不敢时相亲近。”文华扯着文炜的手儿，大笑道：“这话该罚你才是。御史乃国家清要之职，与我有何名位悬绝之处？是你嫌厌我辈老而且拙，不肯轻易措爱耳。”说罢，又大笑起来。两人同入大厅，行礼坐下。文华道：“老先生今日荣膺恩宠，领袖谏垣，又命主持军务，圣眷可谓极隆。弟一则来拜贺；二则请候起身吉期。”文炜道：“晚生正欲鳧趋阶下，用伸贺悃；不意反邀大人先施，殊深惶恐之至。至于起身吉日，容晚生到大人处听候钧谕。”文华道：“倭寇跳梁，王巡抚隐匿不奏，至今攻城夺郡，遗害群黎。弟又闻得一秘信，温州、崇明、镇海、象山、奉化、新昌、慈谿、余姚等地，俱被蹂躏，杭州省城此时想已不保。老先生平师尚诏时，出无数奇谋，这几个倭寇，自然心中已有定算。倘蒙不弃，可将机密好话儿先告诉我，庶可大家商同办理。”说罢，又嘻嘻哈哈笑起来。文炜道：“用兵之道，必须目睹贼人强弱情形，临期制胜，安可预为悬拟。即平师尚诏时，晚生亦不过谈兵偶中。究之心无打算，倒要请大人奇策指示后辈。”

文华掀着胡子大笑道：“我来请教你，你倒问起我来了。依我的主见，圣上灭寇心急，你我再不可在京中久延，今晚即收拾行李，明午便行起身。我已囑兵部，连夜行文山东、河南二省，着两处各拣选劲卒一万，先在王家营屯扎等候。我们出了京门，

不妨慢慢缓行，走到了王家营，再行文江南文武，着他们拣选水师。少了不中用，须将数万汇齐在扬子江岸旁等候。我们再缓缓由水路去，到那时另看风色。”朱文炜道：“浙省百姓，日受倒悬之苦，如此耽延，圣上见罪若何？”文华道：“倭寇之祸，起于该地方文武不早防闲；目今休说失了数处州郡，便将浙江全失，圣上也怪不到我们身上。若说用兵迟延，我们都推在河南、山东、江南三省各文武身上，只说他们视同膜外，不早应付人马。兼之船只甲冑诸项不备，你我同胡大人三个书生，如何杀的了数万亡命哩！”文炜道：“倘若倭贼残破浙江，趁势长驱江南，岂非我们养疥成疮之过！”文华大笑道：“你好过虑呀！浙江全省地方，水陆现有多少人马，巡抚镇副等官，安肯一矢不发，一刀不折，便容容易易放他到江南来！等他到江南来时，我们大兵已全积在扬子江边。以数十万养精蓄锐之劲卒，破那些日夜力战之疲贼，与摧枯拉朽何殊！此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之道也。”说罢，又嘻嘻哈哈的笑起来。文炜道：“大人高见与晚生不同，统候到江南再行计议。”文华听了，低下头用手拈着胡子，自己鬼念道：“不同！不同！”又复抬头将文炜一看，笑道：“先生适才说道到江南再行计议，也罢，我别过罢。”即便起身。文炜送到轿前，文华举手儿说：“请回，容日领教！”随即喝着道子去了。

文炜回到书房，正要告知林润适才问答的话，林润道：“赵大人所言，小侄在屏后俱听过了。他如此居心，以朝廷家事为儿戏，只怕将来要遗累叔父。”文炜蹙着眉头道：“我本一介青巾，承圣恩高厚，冷老伯栽培，得至今日，惟有尽忠竭力，报效国家。我既职司参赞，我亦可以分领人马，率众杀贼。至于胜败，仗圣上洪福罢了。”林润道：“依小侄主见，到江南看他二人举动，若

所行合道，与他共奏肤功；若事务掣肘，便当先行参奏，亦不肯与伊等分受老师费购、失陷城郭之罪。”文炜道：“凡参奏权奸，求其济事。文华与严嵩乃异姓父子，圣上又惟严嵩之言是听，年来文武大臣被其残害杀伤者，不知多少！量我一个金都御史，弹劾他到那里？我此刻到赵大人、胡大人处走走。”随即吩咐写了个晚生帖与文华；一个门生帖与胡宗宪，是为他曾做河南军门，在营中献策得官故也。

原来宗宪自罢职后，便欲回乡，严嵩许下他遇便保奏，因此他住在京师。文炜先到文华府第，见车马纷纷，拜贺的真不知有多少！帖子投入，门上人回复去严府未回。又到胡宗宪门上，拜喜的也甚多，大要多不相会。帖子投入，宗宪看了，冷笑道：“这小畜生又与我称呼起门生来了！当年在圣驾前，几乎被他害死。既认我做老师，这几年为何不来见见我？”本意不见，又想了一想：“他如今爵位与我一般，况同去平倭寇，少不得要会面的。”书呆子心性，最爱这“门生”二字，随吩咐家人，开中门相请。文炜既与他门生帖子，便不好走他中门，从转身旁边入来，直到二门前，方见宗宪缓步从厅内接出来。文炜请宗宪上坐叩拜，宗宪不肯，斜着身子以半礼相还。礼毕，文炜要依师生坐次，宗宪心上甚喜，定以宾主礼。相让了一会，却自将椅儿放在上一步，仍是师生坐法。

文炜道：“自从归德拜违，只疑老师大人文旌旋里，以故许久未曾叩谒。昨圣驾命下，始知养静都中。疏阔之罪，仰祈鉴宥。”宗宪道：“老夫自遭逐弃，便欲星驰归里，视尘世富贵无异浮萍。无奈舍亲严太师百法款留，坚不可却；老夫又恐重违其意，只得鼠伏都门。又兼时抱嗽疾，应酬尽废，年来不但同寅，即至好交

情，亦未尝顾盼老夫。曾记得孟浩然诗云：‘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正老夫之谓也。”文炜道：“八荒九极，伫望甘霖久矣！将来纶扉重地，严太师外舍老师其谁属！今果枫宸特眷，加意老臣，指顾殄歼倭寇，门生得日亲几杖，钦聆教言，荣幸奚似！”宗宪道：“老寅长。‘门生’二字无乃过谦！”文炜道：“归德之役、端赖老师培植。是牛溲马勃，当年既备笼中，而土簋陶匏，宁敢忘今日宰匠耶？”宗宪道：“昔时殿最奏功，皆邦辅曹公之力，老夫何与焉！师生称呼，老夫断不敢当。”文炜道：“天下委土固多，而高山正自不少。曹大人吹嘘于后，实老师齿芬于前之力也；安见曹大人可为老师，而大人不可为老师乎？”宗宪听了，心上快活起来，不禁摇着头闭着眼，仰面大笑道：“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文炜作揖起谢，宗宪还了半个揖，依就坐下。

宗宪道：“贤契固执若此，老夫亦无可如何。”文炜道：“适承赵大人枉顾，言明午起身，未知老师酌在何时？”宗宪道：“今日之事，君事也。他既拟在明午，即明午起身可耳。”文炜道：“闻倭寇声势甚大，愿闻老师御敌之策。”宗宪道：“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又何必计其声势为哉？”文炜心里说道：“许多年不见他，不意比先越发迂腐了。”随即打一躬告别。宗宪止送在台阶下，就不送了。

文炜回家，也有许多贺客，只得略为酬应，连夜收拾行李，派了随从的人役。次日早，又到赵文华家。却好宗宪亦在。文华留吃了早饭，一同到严府中请示下。严嵩说了几句审时度势用兵的常套话儿，一同出来，议定本日午时出京。

文炜回家嘱托林润，择日打发家眷回河南，随与宗宪先行。赵文华第二次走，约在山东泰安州会齐。早有兵部火牌传知各路

伺候夫马。到了泰安，合城文武都来请候，支应两人一切。等了八九天，还不见文华到来。

不想文华回拜了贺客各官，严世蕃又通知九卿与他送行，酒筵直摆至卢沟桥。凡所过地方，文武官俱出城迎接二十里；次日起身，还要送出郊界外。公馆定须悬灯结彩，陈设古玩。他住的房用白绫作顶棚，缎子裱墙壁。跟随的也要间间房内铺设整齐，就是马棚，亦须粉饰干净。内外院都用锦纹五色毡毯铺地。他每住一宿，连跟随人，大约得十一二处公馆方足用。上下酒席，诸品珍物无不精洁，每食须二十余桌，还要嫌长道短，打碗摔盘，也有翻了桌子的时候。少不如意，家丁们便将地方官辱骂，参革发遣的话，个个口中炼的透熟，比几十只老虎还凶。至于驿站，更难支应，不是嫌马匹老瘦，就是嫌数目不足，殴打衙役，锁拿长随。再不然回了赵文华，就不走了。地方官两三天家支应，耗费不可数计。虽说出在地方官，究之无一不出在百姓。有那灵动知窍的官儿，孝敬赵文华若干，与跟随的人若干，按地方大小餽送，争多较少，讲论的和做买卖一般。银钱使用到了，你便与他主仆豆腐白菜吃，他还说清淡的有味；文华还要传人去赐坐留茶，许保举他的话。各地方官知他这风声，谁不乐得省事？就是极平常的州县，也须挪移送他。他又不走正路，只拣有州县处绕着路儿走。二三十里也住，五六十里也住；由京至山东泰安，不过十数天路，他倒走了三十四五天。人都知道他是严嵩的干儿子，谁敢道个不字。

及至到了泰安，朱文炜问他来迟之故，他便直言是王公大臣与他送行，情面上却不过，因此来迟。文炜将河南、山东领兵各将官投递的职名禀帖，并两处巡抚起兵的文移，军门的知会。着

他看视。他见两省军兵已等候了数天，日日坐耗无限粮草，只得择吉日起身。到了王家营，又装做起病来，也不过黄河，也不行文通知江浙两省，连胡朱二人面也不见了。浙江告急文书雪片般飞来，他又以河东两省人马未齐咨覆。文炜看的大不成事，常到文华处听候、催他进兵。文华被催不过，方行文江南文武，要于各路调集水师八万，大小船只三千只，在镇江府停泊，听候征进。江南大小文武，那一个敢违他意旨，只得连夜修造战船，并调集各路人马。幸喜文书上没有限定日月，尚得从容办理。

又过了月余，通省水师俱到镇江聚齐，文武官员俱在府城等候，各差官到王家营迎请钦差验兵。文华方发了火牌，示谕起程日期。又饬知淮安府，备极大船一千只，出淮河进发。到了扬州，彼时扬州盐院是鄢懋卿，与文华同是严嵩门下。懋卿将三个钦差请入城中，日日调集梨园子弟看戏。文炜恐军民议论，亲自催促文华动身。文华因各商与他凑送金银未齐，着文炜同宗宪领河东人马先行，约在三日后即到镇江。文炜无奈，只得率众先行。督抚等官俱问文华不来的原故，文炜只得说他患病在扬州，究之各官早知他在盐政衙门顽耍，又知都鄢懋卿派领各商摊凑金银相送，不过背间叹息而已。

又等了数天，文华方才到来。看见兵说兵不好，看见船说船不好，把失误军机、参革斩首的话，在口里直流。着江南文武各官，另与他选练兵将，更换船只。那些大小文武官员，也都知道他的意思，或按营头，或按地方，暗将金银餽送，方才将兵将船闹罢。他又耍水陆分兵，着江南文武与他调战马五千匹，限半个月汇齐。那些督抚提镇。又知他心上的毛病，纵办来，他不是嫌老，就是嫌瘦；于是各派属员，每马一匹捐银若干，各按州县所

属庄村堡镇，着百姓按户或按地交送本地方官，星夜解送军营。又暗与文华饒献。

此时浙江虽遭倭寇涂炭，还是一处有，一处无。自赵文华到江南，通省百姓没有一家不受其害。究竟所得不过十分之四，那六分被承办官员以及书吏衙役地方乡堡人等分肥。他要了这几个不打紧，被衙门中书役人等，逼的穷百姓卖儿女，弃房产，刎颈跳河，服毒自缢而死者，不知几千百人。那一个不欲生食其肉，咒骂又何足道耶！朱文炜见风声甚是不妥，打算着据实参奏。严嵩在内，这参本断断到不了朝廷眼中，只有个设法劝止他为妥。于是亲见文华，说道：“浙江屡次报警，近又失绍兴等地，与杭州止一江之隔，倘省城不保，非仅张经一人之罪也。且外边谣言都说我们刻索官民，鲸吞船马银两，老师糜费，流害江南。况自出京以来，两月有余，尚未抵浙江边境；拥兵数万，行旅为之不通。倘朝中查知，大人自有回天之力，晚生辈职司军务，实经当不起。祈大人速行起兵，上慰宸衷，下救灾黎，真万代公侯之事也。”赵文华听了，佯为吃惊道：“我们品端行洁，不意外边竟作此等议论，深令人可怒可恨！”说罢，两只眼看着文炜，大笑道：“先生请放开怀抱，你我谁非忧国忧民之人？两日后，弟定有谋画请教。”

文炜辞了出来，到胡宗宪处，将适才向赵文华的话，详细说了一遍。宗宪大惊道：“贤契差矣！这话得罪他之至，这还得我替你挽回。赵大人他有金山般靠依；我辈当此时，只合饮醇酒，谈诗赋，任他所为，怎么将外边议论话都说了！”说罢，闭着目只是摇头。文炜道：“门生着赵大人见罪，纵死犹生；若将来着圣上见罪，虽生犹死也。”于是辞出回寓。

且说赵文华听了文炜这几句话，心中大怒。又想着胡宗宪当日，也是朱文炜在圣驾前参奏坏的，若不早些下手，被他参奏在前，虽说是严太师庇护，未免又费唇舌。思索了半晌，便将伺候的人退去，提笔写道：

兵部尚书赵文华、右金都御史胡宗宪一本。为参奏事：前浙江抚臣王忬，纵寇养奸，废弛军政，致令倭贼攻陷浙江省府县等处，始行奏报。蒙圣恩高厚，免死革职，命臣总督军马，协同金都御史臣朱文炜、胡宗宪，殄灭丑类。臣奉命之日，夙夜冰兢，惟恐有负重寄。于五月日星驰王家营地界，守候一月余，河东两省人马，陆续方至。臣知倭贼势重，非一旅之师所能尽歼，旋行文江南文武，调集水军，分两路进剿，臣在镇江暂行等候。又念浙江日受屠毒，若候前军齐集，恐倭贼为患益深。因思朱文炜平师尚诏时，颇著谋猷，令其先统河东两省人马，与浙抚张经会同御寇。臣所调江南水军一到，即行策应。奈文炜恃平师尚诏微功，不屑听臣指使，臣胡宗宪亦屡促不行，羁延二十余日，使抚臣张经全师败没；又将绍兴一带地方，为贼抢劫，杀害官民无算。目今贼去杭州，止一江之隔，倘杭州一失，而苏常二州势必震动。是张经辱国丧师之由，皆文炜不遵约束所致也。军机重务，安可用此桀傲不驯之员。理合题参请旨，速行正法，为文武各员怠忽者戒。仰祈圣上乾断施行。谨奏。

赵文华写毕，差人将胡宗宪请来，向袖中取出参文炜弹章，递与宗宪看。宗宪看罢，惊问道：“大人为何有此举动，且列贱名？”文华大笑道：“朱文炜这厮，少年不达时务，一味家多管闲事。方今倭寇正炽，弟意浙抚张经必不敢坐视，自日夜遣兵争斗，

为保守各府县计；就如两虎相搏，势必小死大伤，待其伤而击之，则权自我操矣！无如文炜这蠢才，不识玄机，刻刻以急救浙江聒噪人耳，诚恐他乱渎奏起来，我辈反落他后。当日大人被他几句话，将一个军门轻轻丢去，即明验也。今请大人来一商。你我同在太师门下，自无不气味相投。弟将尊讳已开列在本内，未知大人肯俯从否？”宗宪道：“承大人不弃，深感厚爱；只是这朱文炜是小弟门生，请将本内正法二字改为严处如何？”文华大笑道：“胡大人真是长者。仕途中是一点忠厚用不得。只想他当年奏对师尚诏话，那时师生情面何在？”宗宪道：“宁教天下人负我罢了！”文华又大笑道：“大人书气过深，弟倒不好故违，坏你重师生而轻仇怨之意，就将‘正法’二字改为‘革职’罢，只是太便宜他了。”宗宪即忙起身叩谢。文华道：“机不可泄，大人务要谨密。”宗宪道：“谨遵台命。”又问题本日期，文华道：“定于明早拜发。”宗宪告别。正是：

大难临头非偶然，此逢蟒妇彼逢奸。

贼臣妖物皆同类，毒害杀人总一般。

第五十五回 寄私书一纸通倭寇 冒军功数语杀张经

词曰：

贼兵不退愁偏重，打叠金银聊相送。倭寇依计钓奸雄，算把烟尘净。冒功邀赏，又将同人掀弄。封疆大吏丧刀头，恨入阳台梦。

右调《阳台梦》

且说赵文华参本，系军前遣发，不过四五日即到了都中。严嵩同众阁臣看后，即行票拟。送入内庭。明天子看罢，心中大是疑惑，随传阁臣到偏殿内，说道：“赵文华参奏朱文炜，不肯率河东人马接应张经，本内大有空漏。朱文炜非武职可比，不过在军中参赞军务；今绍兴失守，岂可专罪他一人？不但张经，即文华亦不能辞罪。况文华身为总帅，既要接应张经，彼时在王家营，就该遣一武职大员，统率现在人马，先赴浙江救应，何必等候河东人马处处到齐；又调集江南水师，羁延两月之久，方行遣发。这事，赵文华不得辞其责。且从五月起身，至今还在镇江停留，宁不耗费国帑？是本大有情弊。诸卿票拟‘失误军机立斩’等语，这是何意见？”众阁臣无一敢言者。严嵩奏道：“河南、山东、江南三省水陆人马，原非一半月所能聚齐，赵文华在镇江停留，必是船只器械不备之故；着朱文炜领河东人马先去接应张经，是为文炜素有谋略，借其指示军将，并非着他亲冒矢石杀贼。今文炜骄抗，致失绍兴；赵文华身为总帅，法令不行，将来何以驭众收

功？依臣愚见，将文炜免其斩首，立行革斥，庶军内众文武各知惊惧。”明帝道：“朱文炜非无谋画者，着他在军中戴罪立功何如？”严嵩道：“圣上既以平寇大权付文华，而必容一梗令之人在左右，恐非文华尽忠报效之意也”。天子准奏，随下旨将朱文炜革职。

不几日，旨意到了。朱文炜闻知大喜，道：“但愿如此，真是圣上洪恩，从此身家性命可保全矣！此皆赵文华作成之力也。”随即脱去官服，到文华公馆告别，文华以抱病不见。又到胡宗宪寓所辞行，宗宪请会，脸上甚是没趣。叙及参本内话，将立斩二字着文华改为议处，圣上方肯从轻发落。文炜起身叩谢。宗宪道：“圣上明同日月，贤契不过暂屈骥足，不久定当起复大用。”文炜道：“门生本一介寒士，四五年内即隶身金都，自知宠荣过甚；今如此下肩，实属万幸！此刻拜别老师大人，就行起程了。”宗宪心上甚是作难，一定要留文炜在自己公馆住几天。文炜固辞，方肯依允。素日止送在厅廊下，这番倒送在大门外，拉着文炜的手儿低说道：“你倒去了，我将来不知怎么散场？”文炜见他一片真心，又念他是个腐儒，也低低说道：“老师宜急思退步。赵大人行为，非可共事之人，纵欲幸一时，将来必为所累。”宗宪蹙着眉头道：“我也看得不好，只是行军之际，退一步便要算规避，奈何！奈何！”文炜道：“老师年已高大，过日推病，何患无辞？”宗宪连连点道：“你说的极是！”文炜话别后回寓所，那些各营中军官，以及江南大小文武，听得说文炜革职，没一个不嗟叹抱屈，俱来看望，文炜概辞不见，本日即回河南去了。

文炜既去，赵文华益无忌惮，只等各营将马价银折齐，随把一路所得的金银古玩分为两大分，一分自己收存，又将那一大分

为两小分，一分送严嵩父子，一分送京中权要并严府同门下人。

又过了几日，浙江警报到来，倭寇已至杭州。文华此时方有些着急，令宗宪领人马从旱路起身，自己领水军由水路起身，都约在苏州聚会。文华一路见老少男女逃走赶食者，何止数万人。问属下官，方知是浙江百姓，心内也有点惊慌，道：“不意浙江一至于此！”便动了个归罪张经，为自己塞责的念头。兵至无锡，探子来报：“杭州省城为贼所破，杀害官民无数，仓库抢劫一空。巡抚张经领败兵俱屯在平望驻扎，等候大兵。”苏州巡抚亦遣官告急，恐倭寇入境。赵文华听了这个信息，心上和有七八个吊桶一样，上下不定。欲要停兵不进，断断不可；欲要进兵，又怕敌不过倭寇。一路狐疑，到了苏州，各文武官都出城远接。文华问了番倭寇动静，将人马船只俱安插在城外，和宗宪一同入了城，回拜各官。他两人都不肯在城外安歇，惟恐倭寇冒冒失失的跑来，劫他们的营寨，倒了不得。晚间在公馆内与宗宪商量了半夜，将人马船只拨一半去乌镇守候倭寇；留一半，分水旱两路保护苏州。他又不和巡抚司道武职大员计议，恐怕失了自己的身分，日日在城内与几个心腹家人相议。

议了几天，通无识见。不得已，又将胡宗宪请来计议。倒是宗宪想出个法子来，他打听的贼中谋主俱是中国人，内中谋主，一个是和宗宪是同乡，叫做汪直。宗宪意思要写字与他。许他归降，将来保他做大官。若肯同心杀贼，算是他平寇第一元勋；再不然，劝倭寇回国，也算他的大功。欲差人去试一试，只是无人可差。赵文华大喜道：“此话，大人在扬州时就该早说。天下事只怕没门路，倭寇之所欲者，不过子女金帛而已，地方非他所欲。我们只用多费几两银子，就买的他回去了，难道他乐得合我们舍

命的杀么！只要他约会战期，着他们佯输诈败，成就了我们的大功就是了。倒是这银子数目和交战的地方，必预先定规，我们也好准备。”宗宪道：“他们劫州掠县，也不知得过多少金帛！少了，他断断看不起；多了，那里去弄？”文华大笑道：“偌大的个苏州，诚恐弄不出几百万银子来么？大人快回去写字，别的事都交在我身上办理。”宗宪回去了。文华与众家人公议去投书字的人，众家人都不肯去。文华悬起两万银子重堂。众家人你我相挤，挤出两个人来：一个叫丁全，一个叫吴自兴。文华授以主见。

午后，宗宪亲送字来。内中与汪直叙乡亲大义，并安慰陈东、麻叶、徐海三人；若肯里应外合共谋杀贼，便将杀贼之策详细写明。功成之日，定保奏四人为第一元勋，爵以大官。若不愿回中国，只用劝日本主帅约会战地，须佯输诈败，退回海隅。要银若干，与差去人定归数目，我这边驾船解送，亦须约定地方交割，彼此不得失信。如必执意不允，刻下现有二十万控弦之士，皆系与浙江男妇报仇雪恨之人，等语。文华看了看，也不过是这样个写法。随即将丁全、吴自兴又详细嘱咐了许多语，与了令箭一枝，驾船起身。

到了平望，被巡抚的军士盘诘，他两人以探听倭寇军情回覆。军士们见有兵部尚书令箭印信，只得叫他过去。到了塘西，便被倭寇巡风人拿住。他两个说是寻汪直说话，巡风倭寇将他二人送至汪直处。汪直亦久有归中国之心，看了胡宗宪书字，吩咐打发他二人酒饭。又问了备细，到晚间将陈东、麻叶、徐海请来，把书字叫三人看。三人见到书上面俱有印信，知非假书。三人看后，问汪直道：“你的意思要怎么？”汪直久知三人无归国之心，说道：“我的主意，我们既归日本，便是日本人。里应外合的事

不做；向他多要几两银子，暂且退归，过一二年后再来如何？月前张经前后还杀我们五千多人，刻下赵文华、胡宗宪统领三省人马二十余万，只怕取胜不易。”

四个人彼此议论了一番，商酌停当，拿了书字同到日本主帅夷目妙美公所处，又将副头目辛五郎请来，着他两个看书字。他两个一字认不得。汪直说了原故，夷目妙美那有个不依允的理，随即叫了来人丁全、吴自兴来，与他定归银两数目。争论了半晌，讲定四十万，就在本月十八日，交付于塘西地方，此处可差人收取。只看船上有彩凤旗，便是银船。交战的日子定在本月二十五日，钱塘江会战。夷目妙美拿起他国的一枝令箭来折为两段，着人递与丁全，仍着人护送两人过塘西。丁全、吴自兴叩谢了，拿上那折断的令箭，同差人过了塘西。沿路虽有张经巡兵盘问，他二人仗有文华令箭，直到苏州，见了赵文华，细说汪直等语，并夷目妙美诸人问答的话，居了天字号的大功。

文华看那折断的令箭，两半截合在一处，不过有一尺多长，上面也有些字画，却一个也识不的。文华知事已做妥，心中甚喜，将两人大加奖誉。又将宗宪请来告知原委。宗宪听了喜道：“若果如此，似无遁辞；只是这四十万银子，十天内从何处凑办？”文华笑道：“大人不必心忧，我自有地道措处。”宗宪辞去。

文华将巡抚、司道、首府、首县等官，俱着人请来。没多时，诸官俱到。文华道：“现今倭寇已破杭州，苏州在所必取，弟奉命统水陆军兵数万，实为保守苏州而来。刻下诸军正在用命之时，必须大加犒赏，方能鼓励众心。又不便动支国帑。弟意欲烦众位向本城绅衿士庶，以及各行生意铺户人等，暂借银六十万两，平寇之日，定行奏闻清还。这也是替圣上权变一时之意，不

知院台大人和众位先生肯与圣上分忧，向本城士民一说否？”先是巡抚吴鹏道：“大人此举，真是护国佑民之至意。苏州素系富庶之乡，这六十万银子，看来借办还不难。”随向司道等官道：“诸位老大人以为何如？”司道见巡抚如此说，一齐应道：“此事极易办。然亲民之官，莫过于知府知县，必须他们用点力方好。”知府知县见司道如此说，各起身禀道：“苏州士庶人等，若肯急公，休说六十万，便是一百万亦可凑出；但恐绅衿恃势，富户梗法，设有不遵分派者，还求钦差大人与各位宪台大人与卑职等作主，卑职等亦好按户上捐。”巡抚笑道：“此事有赵大人作主，就是圣上知道也无妨，只要府县认真办理。”文华道：“正是，正是！也不拘定六十万，越多越好。”府县各回禀道：“这件事都交在卑职们身上，大人放心。”文华听了大悦，指着府县官向巡抚吴鹏道：“我一入江南境界，就闻苏州首府首县，俱是才能出众之员。今遇国家大事，你看他们何等肝胆，何等识见！将来平寇之日，院台大人若行保举，务将他们列名。”吴鹏道：“还求大人特奏。”文华笑道：“这何须说！”知府知县如飞的向文华叩谢，又向巡抚司道叩谢，知县等又向知府叩谢，然后告别起身。文华向府县道：“军情至重，还求众位年兄在五日内交送本部院行寓方妥。”府县一齐禀道：“定在三日内完结。”文华连连举手道：“衙望！伫望！”

众官都辞了出来。首县又同到首府行门，大家会商了一遍，分了城内城外地方，各回私署，令房书按户打算，某家某人某业若干，硬派捐银若干两，某绅士某商民捐银若干两。做了几句为国犒军，保障人民地方的文字，自巡抚至知县，俱有名帖，挨门逐户的授送。所派银两定限在第二日午时交齐。有不肯捐输，或以半交送者，无论绅衿士庶铺户，或拿本人，或拿家属，百般追

呼，必至交了银子方才了手。虽欲欠一两五钱者也不能，比钱粮更紧二三十倍。其中书役借端私收，或仗地方官势余外索诈。倭寇还在杭州，苏州倒早被劫掠，弄的城里城外，人人怨恨，户户悲啼，投河跳井、刎颈自缢者，不下二三十万人。赶办至第二日午时，即起结了八十余万两，还不肯罢休。司道们私相计议，怕将地方激变，各轮流着亲去府县衙门查点数目，已足多出二十余万两，立令停止。那府县书役人等，城中不敢催讨，皆散走各乡催诈。直至第三日早，司道率同府县到巡抚前商议，与赵文华交六十五万，下余十五万余两，存作公项，也是防备赵文华再行多要之意。

文华除与倭寇外，还净落了二十五万两，快活到绝顶。赏了丁全、吴自兴各一万两。又计算日期，预派山东随营参将一员，监押十只船，带兵去塘西交割银两。密嘱成事之后，保举他做副将。若他属下兵丁敢泄露一字，立即斩首。又每船都有家人一名看守。丁全、吴自兴是交割之人。船上都插了五彩凤旗，外又加大旗一面，写“巡哨”二字，饰人眼目；一边行文浙抚张经，使他知道差参将某人巡哨，免其心疑；又言明定于某日兵至平湖，一同征进。张经见了文书，立即点验人马船只，好同钦差征讨。

赵文华银船到塘西，早有倭寇接应，收查银数。次日丁全等俱回，详言交割银两并无异辞，定于二十五日，钱塘江一战归海。文华深喜。

至二十日，水陆大军起行，张经亲来迎候。二十三日，兵至塘西。探子报说：“夷目妙美于昨晚将城内外抢夺的子女金帛，尽行打发远去。今日辰刻时分率众都入钱塘江中停泊。城内一贼俱无。不知是何意见？”文华听了，心中暗喜，急催军前进。张经

道：“倭贼空城而去，必有诡谋；大人还要缓行、再差人打听动静。”宗宪亦以为然。文华道：“兵以气胜，一犹豫间，军气堕矣！此等见解，非二公所能知也。”水陆军到杭州，果然城内并无一贼。问百姓，都说贼船尽停泊在钱塘江内。文华传令：水军尽停城外，命张经总理；自己带兵入城，以防不虞。

住宿了一夜，次日五鼓，发令箭晓谕各船将士，天一明，俱着聚齐在候潮、草桥、螺丝三门，随他杀战。他恐怕张经多事，万一追杀倭寇过急，弄的失了和气，认真战起来，还了得！于是将张经、胡宗宪俱着和他一只大船上。他手执令旗，命中军船上起鼓。须臾，各船鼓声如雷。众水军在江中约走四五里水面，远见贼船俱雁翅般排列。文华将号旗一指，各船俱杀上前去。忽听得倭寇船中一声大喊，各将船头掉转，如飞的向海口去了。众军将见倭寇退去，各放鸟铳大炮追赶。约赶有二里水面，文华便叫鸣金。少刻，金声乱响，各船军将把船拨回，听候将令。张经道：“贼一矢不发，便行退去，必系诱敌，大人收兵极是。”赵文华忽然变色道：“你尚以倭寇为诱敌耶！此皆托天子洪福，诸将箭无虚发，方能成此大功。鸣金收军，正是穷寇无追之意。你看江水亦赤，还要杀贼到什么地位？”张经忍不住大笑起来。文华见张经大笑，不由的耳红面赤，也大笑了。于是大声传令，着各船奏乐，齐鸣凯歌回城。

回到城中，文华直至巡抚衙门。让胡宗宪同坐大堂，宗宪再三不肯正坐。文华一人正坐了。并未让张经一句。张经此时也自知得罪下他，让宗宪在左，自己在右坐了。文华满面笑容，用许多大功大捷的话奖誉诸将，诸将皆出意料之外。吩咐水师仍在城外，陆路军分一半入城值宿。也不言及被害百姓如何赈恤，残破

府县如何整顿，各海口如何防守以免后患。约宗宪入后堂饮食，巡抚张经倒得另寻地方。文华连夜修本报捷，并参巡抚张经。上写道：

兵部尚书臣赵文华一本。为报功罚罪事：臣于六月十四日抵镇江，调集水师，至八月初旬，船只器械尚未完备。彼时倭贼夷目妙美正率众攻击杭州，臣随星夜行文，知会巡抚张经，励其固守五日，臣定率众解围。又虑张经懦弱性成，恐误国事，水陆各先遣兵二万，在杭州十五里外屯札，遥为声势。不意张经于初八日夜间，领众弃城出北关门，至望重地界，致令倭寇尽劫仓库，屠戮官民，伤心惨目，莫可名状。警闻传至，臣与贼誓不两立矣，于是日晚进兵，十九日午抵塘西。探知倭贼闻大兵至，已尽数移入钱塘江内，列阵以待我兵。臣即率诸将先入江口，飭令胡宗宪为后援，张经亦押船继进。遥望贼船蜂屯蚁聚，战舰何止数千余只。斯时臣率前军鸣鼓，直搏贼众，炮尽而继之以鸟铳，鸟铳尽而继之以弓矢，弓矢尽而兵刃相接。臣船被贼围数匝，刀中臣盔立破。幸宗宪兵至，各拚命相持。历午未申酉四时，贼始大败，江水尽赤。是役也，斩倭寇三万七千有奇，夺海船五百余只。此皆仰赖圣上洪福，诸军将血战之效也。臣念穷寇勿追之戒，追逐至海口始还。凯旋后查问张经，伊于未战之前，已先归城内，借言以巡逻未尽倭寇为辞。似此丧师误国之流，断难片刻姑容！浙省被陷郡县，无一非张经委靡退缩所致。伏祈宸纲独断，将张经速正典刑，为大臣不用命者戒。至招托老幼，赈济灾黎，已属宗宪办理。臣又分水陆遣将，于倭贼存留地界搜拿。其诸海口，臣自妥行布署，无虞圣虑。所

有得功将士，俟各路收功后，再行录呈。臣文华无任欢欣舞蹈之至。谨奏。

捷闻到京，严嵩甚是畅快，以为荐举得人。天子览奏大悦，加文华太子太保，颁赐玉带蟒衣，荫一子为锦衣千户。胡宗宪加升兵部侍郎，即署浙江巡抚。诸将俟平寇后，交部叙功。知浙省库帑空虚，令巡抚于藩司库内拨银三万两，赏战胜士卒。又下旨将张经于杭州城内正法。

旨意一到，文华率众谢恩，将张经拿赴法场。张经沿街大叫道：“我张经未署巡抚之日，前巡抚王忬已失陷数郡，这时兵微将寡，日盼赵文华救应。赵文华在苏扬二州，大索金帛，拥三省人马，不来救应。我与倭寇前后大战两次，杀贼五千余人；虽杭州失陷，实系我力不能支，非张经怕死之过也。我近日才知，赵文华着苏州地方官，向本城绅衿士庶揭犒赏军银八十余万两，遣家人与倭寇夷目妙美暗中交通，以查访贼情为名，拨战船十只，送银六十万两，买得倭寇退归海岛。随征兵将，一矢未折，一贼未伤，假冒军功。今日反参奏杀我，我死后必为厉鬼报仇！众位若不信我话，苏州与浙江相隔能有多远，到这苏州问这八十多万银子，绅衿士庶并铺户商人，是那一家没有出过，那一家不是受害之人！”从绑拿后即吆喝此话，一直到法场。皆因他是本地巡抚，又被赵文华参的冤枉，因此他缓缓行走，在街道上任意吆喝。军丁百姓，这日看者何止数万人，无不痛惜！看《明史》并张经本折，所载极详。闻其死，有“天下冤之”一语。六十万两银子买倭寇话，无不家传户议，只两三天，江南通省皆知。

苏州人被赵文华同各衙门书办差役刮去了一百一十多万银子，如今听知是买退倭寇，又假冒军功，屈杀了张经。这匿名帖

子，从江南起直帖到赵文华寓处，词曲对联都有，有做的极精工的，还有骂的极痛快的。赵文华见了，又羞又气，深悔当时不该参张经，又怕风声传到京师，心中添了无数的愁虑。殊不知此等音信最快，只十数天，早传到都中。言官闻之，皆惧怕严嵩，无一敢参奏其事者。当赵文华参张经本章到朝中，明帝大怒，彼时给事中李用敬、御史阎望云各上本保奏张经，将二人俱革职，延杖六十。正是：

奸臣伎俩惟营私，卖国欺君无不为。

可惜张经刀下死，教人千古叹明时。

第五十六回 结婚姻郎舅图奸党 损兵将主仆被贼欺

词曰：

鸾笙宝瑟声声奏，且歇目前愁。冤仇报复，时候自有，姑记心头。

贼臣败走，詵兵弃甲，鼠伏扬州。修书严府，营求活计，无任含羞。

右调《人月圆》

话说赵文华虚冒军功，杀了巡抚张经，声名越发不堪。过了几天，沿海被陷府县，俱各禀报倭寇尽归海洋，百姓渐次复业。文华甚是得意，以为这四十万银子用到地方上，将诸路军马调回。又上了一本，某营某将如何杀贼，某营某兵如何用力。虽是他自己张大其功，倒便宜了许多将士，升的升，赏的赏，兵部里为他倒忙了好几日。严嵩又在明帝前极口赞扬赵文华文武全才，算得国家柱石之臣。明帝又颁赐了许多珍物，赏文华功劳。撤回河南、山东、江南三省人马。

这时明帝喜尚青词，日日着近御大臣并翰林院进献；又着人于名山采药，重用方士，一任严嵩作恶。内中恼坏了个林润，他切欲报父之仇，日夜痛恨。只是因严嵩势力甚大，一个新进翰林院，敢做甚么？自从朱文炜起身，三日后他便打发姜氏同上下男妇还乡。自己又差了林岱署中跟他来的个极老练家人，送姜氏到虞城县，就近去河阳送家书，问自己婚姻话。姜氏起身后，林岱

差人与林润寄到盘费银一千两，着在京寻房居住，又与朱文炜书字并许多礼物。书字中言及林润的婚姻，烦文炜与他择配，不拘官职大小，只要清正之人。林润见文炜已去，就将此事搁起。

过了两月后，见赵文华将朱文炜参倒，把一个林润几乎气死，便动结亲仕宦，做自己的帮手，好参严嵩父子，为父报仇的念头。从此留心试看，见上科状元邹应龙，新升福建道监察御史，为人颇有刚直，同在翰林院内两三月，从未见他奔走权门。又访得他有个妹子年已二十一岁，尚未许人，旋托同寅道达。谁想到应龙与林润是一个意思，也要借他妹子寻个肝胆丈夫，做他参严嵩父子帮手。今见林润托人与他妹子执柯，他心里笑道：“一个十八九岁的娃子，侥幸得了个榜眼，量他有什么胆气，做惊天动地的事业！”因向那作合的人辞道：“舍妹多病，不能主中馈，请林榜眼另选名门盛族罢。”林润知他不允，心上甚是气恼。不想邹应龙还有母亲在堂，家人们将林润求亲的话，向王老夫人如此长短，都一一说了。王夫人听知，甚是愿意。应龙又请原作合人一同相烦林润本房会试老师张起凤作合，始将婚姻议定，本月择吉成亲。过门之后，林润见新妇雅润多姿，性复聪明，心中甚喜。九朝后即同到王夫人前拜见，与邹应龙叙郎舅亲情，彼此甚相投合。

过了几月，林润将他父亲董传策如何被严嵩谋害，自己在清风镇得连城璧如何救解说明。邹应龙听罢，拍案大叫道：“不意你就是董公之嫡子，真谓忠良有后矣！只可惜冷于冰这样一个空前绝后以理兼术的人，无缘会面，殊恨寡缘。”林润又说起为父报仇，参劾严嵩父子的话。应龙道：“我身列谏垣，目睹豺狼当道，与权奸存势不两立之心久矣！只是圣上于他父子宠眷方深，

必须候时窥隙，方可动作。若激于一试，昔日椒山杨老先生与尊公老伯大人皆前鉴也。止知杀身成仁，不能除国家大害。你既有心，我们大家留神，再候一二年看是如何？”两人既是至亲，自此更是至亲中知己，旦夕互相打听，记录严嵩父子过恶。

一日，两人闲话间，长班报说：“户部主事海老爷今早下狱，只怕性命有些难保！”应龙惊问道：“却是为何？”长班道：“海老爷本稿，小的抄得在此。”应龙接来与林润同看。上写道：

户部主事臣海瑞一本。为敬陈忠愍，仰祈睿悟事：圣上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几，而妄念牵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余年，不理朝政，法纪弛矣！数行捐纳，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嫌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兼复日宠严嵩父子，任其专权纳贿，毒国害民，致令吏贪官横，人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圣上诚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词表贺。建官筑室，则匠作竭力经营；购觅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圣上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圣上言者，谀之甚也。自古圣贤垂训，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圣上师事陶仲文，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圣上何独求之！诚一旦翻然悟悔，日御正朝，标诸贤臣，讲求天下利病，速拿严嵩父子并其党羽赵文华等，急付典刑，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忧不治！此在圣上一振作间而已。臣海瑞无任冒死待命之至！谨奏。

按海瑞本传，明帝读谏本讫，极愤怒，有“毋令逃去”之语。

一内官奏言：“闻瑞于两日前，备棺十数口，为全家死地计，决非逃走计也。”帝气沮，急令系狱，缘此病甚。诸王大臣候安宫门，诏入，出瑞本示之，帝曰：“古今詈辱君上，有如此人者乎？”诸臣请即正法，帝不语。后新君即位，始释。

再说应龙同林润看罢，向长班道：“我知道了。你可再去打听海老爷下落禀我。”长班出去。应龙向林润道：“此公胆气，可谓古今无双。只是语语干犯君上，而做君上者情何以堪。若论人品，真是好男子，烈丈夫！”说罢，又拍膝长叹道：“可惜此公下这般身分，却无济于事，而奸党亦不能除。”林润道：“我意欲舍命保奏他，大哥以为何如？”应龙道：“你自料可以救得下他么？若保奏不准，将你与海公同罪，又当如何？”林润道：“亦惟与海公同死而已，后世自有公论。”应龙道：“此等识见，只可谓之愚忠。当日尊公老伯也只如此，究竟算不得与国家除奸斩恶、计出万全的勾当。当今元恶，无有出严嵩父子右者，我们做事，总要把他放倒为第一。你看搏牛之虻，不破虬虱，盖志在大不在小也。嗣后你要看我行事，好歹有等着老贼的日子。”自此，林润安心静候。

再说赵文华，一生功名富贵都是从谄事严嵩父子起去，因此，将这屈膝拜跪作日夕寻常事；到要紧时，连磕扒头亦所不惜。自假冒军功回京后，做了宫保、尚书，与严嵩只差一阶，自己觉得位尊了，待严嵩父子渐不如初。辞色间虽还照常承顺，却带出些勉强情况。严嵩看在眼里，便恼在心里。

一日，文华造了一种百花酒进与明帝，面奏此酒益寿延年。明帝还未深信，文华便奏说：“臣师严嵩之寿，皆此酒力。”后过了几天，明帝问及，严嵩久已恼他，又深恨不先达知，独自敢进

酒取宠，随奏道：“臣闲常也些须吃几杯南酒，却不知百花酒为何物，也不知赵文华从何处得来，诚恐里面热药过多，有伤圣体。”明帝听了，以文华为欺诳，立刻将酒发还。

文华打听出是严嵩作弄，连忙到严嵩家斡旋。严嵩象骂家奴的一般大加耻辱，立誓不和文华往来。文华百般跪恳，严嵩总不喜悦。又寻着世蕃跪恳，求替他作合。世蕃道：“你当年放个屁，也要请教我们；自做了宫保、尚书，眼内便看不起我们来，忘了我家的恩典。既做了百花酒，不先送我们一尝，敢独自进上。我也不会与人作合，将来走着看罢！”说罢，一直入内院去了。文华怕极，日夜登门，严嵩父子通不见面，文华竟是没法。

过半月后，便是严嵩寿日。诸王有差人与他送礼的，公侯世族、九卿科道自不消说。这日，文华亲自带了各色珍品古玩，也去祝寿。严嵩对着合朝文武，着家人们立将文华推出，不准他在酒席上坐。文华也顾不得自己是个宫保、尚书，便直掇掇跪在院外。诸官皆讲情不下；亏得吏部尚书徐阶、户部尚书李本，两人皆系明帝宠信大臣，严嵩方准了情面，才许文华入席。京师哄传以为奇谈。

过了寿日，依旧不准文华入门。文华昼夜虑祸不测，大用金帛，买通内外上下。严嵩妻欧阳氏，将文华藏在卧房内，晚间和严嵩闲谈，欧阳氏将文华叫出，跪在地下痛哭流涕，自己呼名咒骂，愧悔乞怜，无所不至。严嵩见他屡次自屈，方喜欢了，遂为父子如初。从文华进酒起，凡严嵩父子叱出辱逐，祝寿被逐，对众文武跪院，欧阳氏容留卧室讨情，事事皆入赵文华本传。读者必以小说未免形容过甚，要知小说不过文理粗俗，作者于文华有何仇恨也。

时光易过，瞬息已到次年秋间。江南总督陆凤仪奏称：“倭贼由镇海、宁波等处，分道入寇。”明帝问道：“倭寇去年既已退去，如何今岁又来？怎么江南总督陆凤仪倒奏报，胡宗宪现做浙江巡抚，倭贼分道入寇，他竟一言不题，这是何说？”严嵩奏道：“倭贼性情与犬羊无异，忽去忽来，原无厌足，必须杀尽，方绝后患。前赵文华、胡宗宪血战成功，止将倭贼赴入海内，未曾入海追逐。祈圣上再命文华、宗宪征讨，臣管保大奏奇功。”明帝怒说：“此番若再经理不善，朕只和你说话。”随下旨，着赵文华再调集河南、山东、江南人马星夜进兵。

文华领了这道旨意，心下甚是着慌，连忙到严府计议。严嵩道：“圣上着实大怒，若不是我巧为回护，你与宗宪皆大有可虞。这次不比前次，你须处处收敛，银钱古玩，断断要不得了。可速调河东人马起身，一边行文浙江督抚，预备水师战船，限二十日完备，仍于镇江聚齐。再与宗宪一字，着他将事务交与两司，也来镇江等候。你两个商酌办理，只用将倭寇再诱归海内，各添重兵严守海口，他们无门可入，岂不是你永远大功。”文华道：“倭贼所爱的是金银。去年从江南弄了几两银子，倒送了他一大半。恩父方才吩咐不许要银钱，那些倭寇岂肯空手回去！看来，此番非六十万不可。若说与倭寇认真相杀，万一不能胜敌，圣上见罪不便。”严嵩道：“你也虑的是。昨日圣上辞色不象平日，连我也怪了一两句儿。我如今有个权变之法；你自己打凑二十万，我帮你十万，着你大兄弟世蕃向我们相好的人出个知单，以军营犒赏为名，大家帮你。我的脸面，量他们不敢不依；少了，他们也不敢拿出来，也不愁三十万两。只要你用钱用的妥当，不可着贼骗了。”文华道：“京官还可三五天内措办，外省官恐非一月不能。”

严嵩道：“外官我量路远近，即与他们写字去，着他各差人星夜到你公馆交割。也不用再来辞我，可在河间府等候，我着罗龙文与你送银子去。”

文华叩谢回家，私自带了三十万，也顾不得向各官告辞，从兵部发了四道火牌，限日行五百里，调河东人马，二十日内齐到镇江；一边又行文浙江文武，预备军兵战船。自己率领家丁在河间府等候。过了几天，都中各官凡严嵩门下，通有帮助，连严嵩的共送来二十余万两。文华一路遄行，只二十五六天便到了镇江。胡宗宪早在城内等候。文华问他倭寇的情形，宗宪说了一番，言声势比前更大。文华惧怕之至。查江南水师共有八万，河东两省人马三万，惟浙江一卒一官未到，只有告急文书申说原故。总督陆凤仪在江宁，日夜拨兵堵御各处海口并州县要紧地方，也无暇与文华相会。过几天，外省各官也将银两陆续赍送，亦不下二十来万两。远处还有未到者。浙江告急文书，每一天不下四五角。文华因外官银两还有许多地方未送来，意欲再候几天。苏州告急文书又到，言浙江府县失陷者甚多，杭州又被攻破，倭寇前军已入苏州界内，势甚猖獗，催文华速来救应，有刻不可缓之语。文华看了，只是心跳。因奉严旨，那里还敢象昨岁模样，只得点验人马船只，忙乱了三天，率领水陆人马起行。

走至常州地界，探子报说：“苏州已被倭寇攻破，军民及文武各官，被害甚多。仓库钱粮，通为贼有。”赵文华听了，呆了半晌，也别无御敌之策。又着胡宗宪与汪直写了书字，仍差丁全、吴自兴前去商议。又复回到镇江，听候好音，那里还敢到常州驻扎。常州通府人民，见文华将大兵退回，城里城外男女老少，分四下远避，文武官禁止不住，也寻了赵文华来，将库银俱运至镇

江城内。

过了几天，丁全、吴自兴回来，言夷目妙美定要五十万两，与了折断令箭一枝，仍照去年行事。约在本月二十七日，在扬子江中一战，诈败佯输，尽归海岛。止许带一两千水师，带多了，恐中国人失信，或认真厮杀，或奋力穷追、那时失了和气，虽与一千万银子，也不肯住手了。银子约在五日内与他送过常州地界，他自有人接应。送银子的船还着插五彩凤旗，他们此时还在苏州停泊。”文华问了问苏州光景，又问了倭贼兵势，大料着没有甚么虚假，心上甚喜，笑说道：“我岂是失信之人！”

到了第五日，着丁全等仍照上年行事，交割清楚。夷目妙美赏了众人酒饭，然后才打发回来。文华又细细问了一番，始将怀抱放宽。至二十六日，探子来报：“倭寇船只俱停泊在江中，离此不过四五十里。”文华暗喜。

次日五鼓下令，自带水军二万先行。他也恐怕倭贼有变，着胡宗宪带水军三万在后跟随，前后两军止许相隔十里水面，以备不虞。文华走有二十里江面，猛听得江声大震。须臾，望见倭船桅杆，便与麻林相似，也不鸣锣击鼓，各趁风使船飞奔前来。文华望见形势与前次大不相同，早已明白了十分，心上跳的有一丈高，两腿苏软起来，口里说了声：“快放箭！”不知不觉就倒在了船内。几个家丁一边扶掖，一边鸣起金，喝令水军快快回船。此时官军见各处贼船渐近，都一齐施放炮弹。两下正在争胜间，猛见中军船上那杆大帅字旗，飘飘荡荡往回退走，更剪气百倍，炮弹急同骤雨。各船军将知主帅已去，谁还肯舍命迎敌，都将船头拨转，如飞的乱奔。倭寇大众如泰山一般压来，官军着伤沉水者不可数计。胡宗宪听得前面喊声渐近，知是两军对敌，早吓的神

魂无主，浑身寒战起来。

少刻，见官军乱败，他晓的什么催军救应，口中只说“快回！快回！”本船水军听了，如逢了大赦一般，急忙掉船回走。孰意败军船只，反将胡宗宪各船乱碰，后面倭寇刀枪齐至。喊杀如雷，官军死亡者甚多。文华败至镇江，也顾不得上岸入城，率领水军尽赴扬州。跑入城中，将各门紧闭，防备倭寇寻来。镇江岸上屯扎人马，见官军败回不顾而去，各营将士谁肯与倭贼拚命。也有入镇江城内，也有向扬州来的。

倭寇追至镇江，也不赶杀文华，一声大炮，招动旗号，各奋勇登岸，攻打镇江。河东、山东人马，陆续皆奔至扬州，还有二万四五千人马，俱入镇江城内。

赵文华察点军兵，阵亡并逃散者有四千余人。听得说河东、山东人马俱到城外，心上又放宽些。随传令河东人马尽数入城，江南水军仍出城外停泊。再不时着探子远听镇江下落，倭寇若有来扬州之意，火速传报。又吩咐水军：“倭贼若来，可各弃船入城，保守城池，卫护本部院要紧。”河东人马在城中日夜酗酒赌钱、奸淫贼盗，无所不为，合城士庶无不恨怨。胡宗宪原本木偶，赵文华又漫无约束；即或有人首告兵丁不法等事，文华恐冷将士之心，反将首告人立行责处，因此益无忌惮。止知道后悔他那五十万银子用在空处，急急写了密书，差人连夜驰送，求严嵩替他设法。正是：

鼠辈有何知，欺人人亦欺。

丧师长江日，无计慰愁思。

第五十七回 议参疏一朝鹰宠命 举贤臣两镇各勤王

词曰：

激浊扬清后，恩波自九天。离合升降有奇缘，相会在军前。

二竖辱国日，英雄奋志年。无分晓夜赴江南，指顾靖风烟。

右调《巫山一段云》

话说赵文华兵败镇江，在扬州闭门自守，写书字求严嵩与他设法。江南总督陆凤仪本不敢将文华败兵事奏闻，怕得罪严嵩，只因失了苏州并各处郡县，现今倭贼围困镇江，日日分兵在各县抢劫，去江宁省城不远。赵胡二人，老钻在扬州，水陆军兵还有十一万人马。凤仪遣官行文二三次，求他留一半兵守扬州，发一半兵来江宁，一则保守省城，二则分救各州县；再不然，统领水陆人马救镇江之急，内外夹攻，未尝不是胜算。谁想他文书也不回，差官也不见，一个兵也不分与。陆凤仪怕祸连及己，不得已将赵文华兵败启奏。此时文华书字早到严府，严嵩看了，着急之至，与世蕃相商，意欲保举河南军门曹邦辅替回赵文华，好御这重担子。世蕃又怕邦辅不殉情面，将文华在江南诸款参奏，倒是大不方便；着别人去，又恐怕不能胜任。父子正在作难之际，陆凤仪的本章也到了内阁，严嵩越着急，惟恐送入内庭，圣怒不测，将陆凤仪的本暗行扣起。

此等兵败事，传得最速，不知怎么都中纷纷扬扬，乱讲起来。林润听知，与邹应龙相商，要借此事下手严嵩。应龙道：“这事真假未定，岂可因人传言，便冒昧举行。”林润道：“我今日去吏部尚书徐老爷处探听探听，或者那里有确见，也未可知。”原来这尚书徐阶，是林润会试的大座师，为人极有才智，也是个善会钻营的人，明帝甚是喜欢他。他心里想做个宰相，只是怕严嵩忌才。林润是他最爱的门生，听见他来，就请相会。林润请安叙礼毕，坐在下面。徐阶道：“数天也不见你来走走，我正要着人约你去。圣上留意青词，近日嫌阁臣做的无佳句，你们是翰林衙门，设或圣上考试起来，定须早早练习才是。我日前拟了几个题目，你可拿去做做我看。”随吩咐家人取至。

林润看了，打了一躬道：“承老师大人出题，门生照题做完呈览。”又道：“日前圣上遣兵部赵文华督师平寇，未知近日收功否？”徐阶笑道：“贼势已成，赵大人恐无济于事。然系严中堂保荐，即不收功，亦无可虑。”林润道：“门生闻的许多传言，说赵大人有阵前失机的话，想来也未必真。”徐阶道：“这话是何人告诉你的？”林润道：“刻下街谈巷议，已遍传都中。因老师大人日在内庭，定知其详，故敢渎问。”徐阶道：“你是我的门生，非外人可比，就与你说就也不妨。昨与华盖殿大学士张璧闲谈，他说江南总督陆凤仪五日前有一本，说苏州、常州及各县俱为倭寇残破，镇江府现今被攻。赵胡二人领败兵退守扬州。陆凤仪请旨发兵救援。严中堂将此本拿回家去。迄今四日，尚未奏闻。这是张中堂与我的私话，你少年人须要紧密。”林润道：“如此说，这赵文华兵败是实了。严嵩将此等本章隐匿不奏，老师大人何不即行参劾？”徐阶将林润上下看了一眼，说道：“你平日人极聪慧，怎

今日如此说？你可知近日海瑞下狱么？你可知当年杨继盛、沈炼、郑晓么？”林润道：“门生尽知。”徐阶道：“以上四公，我都不敢学，你敢学他四人么？”林润道：“门生虽年少愚蠢，说到胆气二子颇有。赵文华系严嵩力保之人，今赵文华兵败，门生就敢参奏他。”徐阶冷笑道：“我且问你要参他们些甚款件？”林润道：“门生参严嵩权倾中外，藐法串奸；赵文华丧师辱国，假冒军功，屈杀张经等语。”徐阶道：“你是才动这念头，还是决意要做？”林润道：“门生存心久矣！今既有隙可乘，这可是决意要做的。”徐阶听了，复将林润上下看了两眼道：“我倒看不出你！”又道：“赵文华兵败，实而又实，你这本几时入奏？”林润道：“今晚起稿，明早定行进呈。”徐阶站起来说道：“难为你少年有这志气！”说罢，拉林润并坐。林润道：“门生怎敢与老师并坐！”徐阶道：“你只管坐下，我有话说。”林润只得斜着身子坐在徐阶启下。

徐阶道：“你今志愿既决，听我说与你做法。严嵩圣眷未衰，前人多少志节之士，都弄他不倒；你一个少年新进，如何弄的倒他！你只可参奏赵文华一人，须如此如此，方能有济于事，是你参文华而严嵩已在参中矣。”说罢，拍手大笑道：“你以为如何？”林润起谢道：“承老师大人指教，门生顿开茅塞。只是一件，若圣上问及本内赵文华在江南不法等事，门生亦难以‘风闻’二字回奏，必须有个指证方妥。”徐阶笑道：“这有何难？圣上所重者，在近日兵败失陷苏常地方。今兵败属实，纵所参赵文华句句皆虚，圣上亦必以为实矣。你明白了？”林润又道：“圣上若再问起，江南总督既有本入都，怎么朕倒未见，你从何处知道？”徐阶道：“你到那时，就说是我和你说的，我临期自有回奏。”林润道：“老师肯这样作成，真是天地父母。此一举荣辱祸福，听命于天

可也！门生语已禀明，就此告别。”徐阶道：“你且住着，我还有话说。上本不拘定明日后日，可将本稿先拿来我看看，再上不迟。”林润道：“今晚起更后呈阅，明早还求老师设法代门生送入，不由通政司、内阁两处方好。”徐阶道：“我与你亲送宫门，自无泄漏之患。但还有一说，假若圣上准了你的本章，将胡赵二人革除，若问你平寇何人可用，你也须预备个回答。”林润想了想道：“门生有了人！”徐阶道：“你快说，我斟酌可否。”林润道：“已革金都御史朱文炜、门生叔父林岱二人何如？”徐阶连连点头道：“好，好！你参倒赵文华，我就保举他二人立功。”

说罢，林润辞回，急急的到邹应龙家，将前后徐阶问答的话，与应龙说知。应龙瞑目凝神想了一会，大笑道：“此本一奏，赵文华休矣！只怕严嵩也有些不方便。”林润道：“不知大哥有何明见？”应龙道：“文华兵败，全在陆凤仪本有无。此本你原未见过；今徐大人既肯慨然承应是他和你说的，你纵参虚，也是因他一言而起，你还怕什么！就是徐大人敢于承当，也是要往中堂张大人身身上安放，话是从张中堂说起的，纵虚了，徐大人也不落不是。然徐阶是大有权术人，在圣驾前必有妙作用，只照他所嘱说的话做起本来，十分中便有八九分稳妥。这件功让你先做，留下严嵩父子我与他作对。”林润道：“必须大哥巨笔代弟一挥，自可使权奸立败。小弟磨墨效劳。”应龙也不推让，提笔写道：

翰林院编修臣林润一本。为权奸丧师误国，仰祈即行正法事：去岁春三月，海边疏防，倭寇深入，残破温州、崇明、镇海、宁波、象山、奉化、新昌、余姚数郡，圣上命尚书赵文华总督河南、山东人马并江南水师，殄灭群丑，安靖灾黎。命金都御史朱文炜、胡宗宪参赞军机。文华理合竭忠报效，

仰副圣上委任至意。无如文华贪黷性成，惟利是欲，恐朱文炜不便己私，于未出都之前，遣文炜先赴泰安，饬河东两省人马尽集王家营。守候月馀，耗帑不可胜计。文华由直隶至山东，日缓行二三十里四五十里不等，所至勒索地方官金帛，约四五万两。至王家营，始文移江省，调集水师。又月余，在扬州，各商摊凑金珠古玩相送，盐课为之亏折。未几，杭州失守。前巡抚张经屡催进兵，朱文炜备极苦谏，文华委靡退缩，无异妇女，反将文炜妄行参革。至苏州，又借饷军为名，搜剥绅士商民一百余万两。斯时倭寇所获何止数千百万，竟席卷各郡脂膏归海。文华探知倭寇远扬，方督兵钱塘江一巡而返，旋以大捷奏闻。张经苦战三越月，斩贼五千余人，此天下所共知者，而文华又以养寇纵敌参勘正法。倭寇既退之后，若能于沿边要地，严行警备，亦可无今日之虞。奈文华儿女情殷，视国家事如膜外，预行遄归，将善后重务，付一庸懦无识之胡宗宪经理，政令倭寇重来，攻陷浙江数郡外，复波及苏常二府。文华拥水陆大兵数万，扬子江一败之后，退守扬州，为自己计。刻下镇江被围，江南总督陆凤仪恐江宁、淮扬有失，遣官奏本，于前六日至内阁，迄今未邀圣鉴。臣闻之无任骇异，以故不避斧钺，冒死渎陈。伏冀速遴智勇，尽歼穷贼，治文华欺君误国之罪。非仅江浙民幸，亦社稷之幸也。谨奏。

写完，林润看了，极为誉扬，亲送徐阶看过，然后录写端正，烦徐阶替他由宫门送入。

午后，明帝见了此本，大为惊异，随即御偏殿，传内阁九卿并林润见驾。须臾文武齐集，分班侍立，见天子满面怒容，着近

侍官将林润本章宣读一遍。把一个严嵩吓的面目失色，正欲上前巧加粉饰，只听的明帝说：“着传林润来！”林润跪在下面。明帝问道：“你是京官，倭寇攻陷浙江并苏常二府，赵文华兵败退回扬州，镇江目下受困，这话你何处得来？”林润道：“赵文华兵败退回扬州，满京城街谈巷议，人所共知，非仅臣一人知道。”明帝又道：“你本内说江南总督陆凤仪有告急本章，于前六日已到内阁，怎么朕就没有见？这话又是何人向你说的？”林润道：“这是吏部尚书徐阶向臣说的。”明帝问道：“徐阶在么？”徐阶连忙出班跪奏道：“臣亦未见此本，是日前大学士张璧向臣说，江南总督陆凤仪有本，言苏常二州被倭寇攻破，肆行杀掠，赵文华退守扬州，目下镇江被围，江宁一带地方只恐难保。圣上问张璧自明。”严嵩目视张璧，张璧也不敢说无此本，只得替严嵩回护道：“此本原是前日午间到内阁的，大学士严嵩正票拟本章，误将墨汁泼在此本上面，他原说带回家中收拾干净，方敢进呈是实。”明帝大怒道：“此是何等事件，严嵩敢带回私第，不行奏闻，是何意见？”严嵩吓的心惊胆战，免冠顿首奏道：“臣该万死！”明帝道：“如今本在何处？”严嵩顿首道：“还在臣家，未曾收拾干净。”明帝大笑道：“军机重务，迟早由你送闻，你在内阁也可谓有权！”严嵩俯伏不敢仰视，明帝亦怒目不言。

待了好半晌，明帝说道：“你回家取来！”严嵩退下，满面汗流，正欲差人去取，不料内阁官早已从严嵩家取至。严嵩跪呈御览，明帝看了看，还是干干净净，并无什么墨汁在上面，心里想道：“这必是严嵩收拾干净了。”展开细看，上写着：“去秋倭寇退归崇明，浙江抚臣失于防范，致令今秋又复分道入寇，浙江数郡复受屠毒，苏常二府尽遭贼破，仓库人民，劫杀特甚。本朝自

开国以来，倭寇之患，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尚书赵文华、巡抚胡宗宪，于本月二十七日战于扬子江中，为贼所败；水军八万，并河南、山东人马二万五千余，俱随赵文华赴扬州。刻下镇江被围甚急，贼又分道掠劫各州县。臣标下军马于一月前被文华调去十分之七，余军保守江宁尚且不足，安能解镇江之围，并旁救各州县耶！仰冀圣上速命智勇贤员，星驰救应”等语。明帝看罢，拍案大骂道：“赵文华误国庸臣，败回扬州，尚有水陆大军十万余人，拥兵远避，惟恐为贼所伤。若将人马分拨各郡县御堵倭贼，各城百姓何至受害如此！今与胡宗宪死守扬州，陆凤仪兵微将寡，刻下不但镇江，只怕江宁也要坏于匹夫之手！真万刚不足以尽其罪也！”随下旨：着锦衣卫堂官速差缇骑将赵文华、胡宗宪锁拿入都，交刑部照林润参本内严刑审讯。所有财产，着都察院即行抄没，并详查有无寄顿；再将两家男妇老幼，毋得轻纵一人，一总拿交刑部监禁。候申明赵文华各款情弊，胡宗宪有无合同知情与否，再行具奏。又向严嵩道：“你将陆凤仪本章隐匿，不过为赵文华是你保举之人。此等伎俩，与山鬼何异！”严嵩又免冠顿首道：“臣保荐匪人，理合与赵文华同罪。但臣叨承覆育四十余年，仰报知遇之心，可对天地。今圣上疑臣为赵文华隐匿，臣存心至此，尚何以为人！尚何以偷生人世也！”说罢，顿首痛哭，触地有声。明帝信任他多年，见这般分说，心上早软了大半，降旨：严嵩着交部议处。又向林润道：“你小小年纪，倒有此胆量，敢与国家除奸，自是上达之士。即日授为翰林院侍读学士。”

又向众大臣道：“倭寇作乱内地，一刻不可容留。朕欲再遣大臣督师，尔众臣可举才勇兼全者，朕便委用。”徐阶奏道：“臣所知才勇兼全之将，无有过河阳总兵官林岱，真定总兵官俞大

猷。”明帝喜动颜色，道：“林岱、俞大猷二人去得！”徐阶又奏道：“二总兵固勇冠三军，然出谋制胜，有昨岁被赵文华参革之朱文炜，实堪胜提调之任，昔年平师尚诏多建立奇功。仰恳圣上开恩复用。”明帝道：“非卿言，朕几忘之矣！此人为赵文华所参，则其人不言可知。年来朱文炜大抱屈抑矣！赵文华既经拿问，其兵部尚书着兵左侍郎沈良材补授。朱文炜即着补授兵部左侍郎，总督河南、山东、江南人马，与二总兵一同进剿。着吏、兵二部火速行文知会该员等，驰驿速赴军前。”又道：“林润本内言，前巡抚张经苦战三月有余，杀倭贼五千余人，想非虚语，可惜被赵文华参革正法。张经着追封原官，荫一子锦衣千户。还有给事中李用敬、御史阎望云系保奏张经革职之员，俱着复用。”徐阶、林润各谢恩归班。

这几道旨意一下，朝野称庆，京中大小文武，没一个不服林润少年有胆气。惟有严嵩，自入阁以来，从未受明帝半句言语。今日招此大辱，心上脸上都过意不去，恨林润、徐阶入骨；忙忙的老着脸皮，向刑部堂官替赵文华嘱托，说了许多感情不尽的话。若是素日，就硬行吩咐如何办理了。吏、兵二部，各发文书调朱文炜、林岱、俞大猷星夜驰赴军营。

再说文炜自被参之后，回到虞城县柏叶村。不但不与外人交往，连本地父母官也不见一面，止是到祖茔上拜扫。逐日家养花、吃酒、看书、玩耍他的儿子。家中事务，总付他哥嫂和段诚料理，自享清闲自在之福。

一日正与文魁闲话，家人们跑来说道：“京报到，老爷升了兵部左侍郎。”文炜听了，向文魁道：“这又是何说！莫非有人保荐么？”文魁乐的手舞足蹈，笑说道：“将来人叫入一问便知。”文

炜令家人唤入，那几个京报人叩贺毕，将报单呈阅。文炜问道：“你这信从何处得来？”京报人道：“小的们是吏部听差人役，如今兵部尚书赵大人同浙江巡抚胡大人已奉旨锁拿入都，交刑部严刑审讯。大人是吏部尚书徐大人保荐。”文炜惊问道：“为什么拿问他二人？”京报人道：“小的等恐怕大人猜疑，已从吏部将林润老爷参奏全稿并圣旨，尽行抄来。”说罢，从怀中取出进上。文炜通行看完，大喜道：“我不料林润贤侄小小年纪，能做这般大事业，真令我辈愧死！”京报人又将严嵩隐匿陆总督本章，圣上如何动怒，京中哄传林润老爷少有胆智说了一遍。文炜大喜不尽，令家人们打发酒饭，京报人辞去。

文炜将前后情由，细细与文魁说知。文魁说：“如此真是天大喜了！只是你早晚就得起身到军前去。”文炜道：“出力报效，乃臣子分所应为。兄弟倒不喜起升这一官，喜的是林贤侄有此奇胆，又喜此行得与林大哥相聚，真是快事。只是这徐大人，我不过在公所地方一揖之外，再无别言，又从无半点交往，怎么他保荐起我来，实出人意想之外！我想军机事件，刻不可缓，早晚必有部文知会，行李今日就收拾，以便闻信起身。”

至午后，虞城县知县亲拿部文，到文炜家请安、贺喜、禀见。文炜着文魁留酒席，并赏发京报人去后。第二日早间，接到林岱羽檄，传来书字一封，内贺升兵部并想念情节。又言真定府镇台有飞札约会，倭寇破两省郡县，官民望救甚切，天子日深悬计。若带领本属下人马一同起身，未免耽延时日，已吩咐参、游等官押人马后行，约同驰驿先到淮安府，商议破敌之策。扬州现有赵文华所统水陆军兵，即可挑选应用，并着札商贤弟。愚兄已于某日起身，伫候星夜赴淮安等语。文炜看罢，向文魁嘱咐了些家事，

发谕帖晓示沿途驿站伺候夫马，第三日即带领家人起身。

不过八九日，与林岱先后俱到淮安。二人相见大喜，言及林润参赵文华，互相嗟叹。又过几日，俞大猷亦到，先差人与文炜投递手本——缘明朝不但一侍郎，便是兵部一员武官，哪里敢轻慢他——即至会面。文炜见大猷志节忠诚，语言慷慨，甚是投合。次日，即约同林岱，三人结为生死弟兄，大猷甚喜。序齿以大猷为长，林岱为二，文炜为三。私际让大猷中坐，官场办公文炜中坐。传问淮安文武各官，知倭寇已攻破镇江，目下大众俱攻围南京省城，陆凤仪鼓励大小文武、绅衿士庶，并藩王府中各出丁壮守城，以待救兵。又问明赵胡两人在扬州，拥水陆军兵尚有十一万众。众官退去。

林岱道：“水陆军至十万余，何须等候我们属下人马！只用拣选精壮者十分之六七，破贼足矣！”文炜道：“赵文华拥兵扬州，全是为保作自己身体，等候严中堂与他想开解妙法，那里知道林贤侄已将他纱帽打破。只是这缙骑还未到扬州，不解何故？”俞大猷道：“你与林二弟一日夜行四百里，我从真定一日夜驰行五百里，缙骑至快，一日夜走二百里，便是极大程头。我打算也只在五六天可到。”又向林岱道：“扬州水陆军兵既足应用，我们理合先解江宁之围，以保全省城为重。”文炜道：“大哥所见极是。此刻就与扬州文武官并水陆军将发谕单各一张，内言我们系于本月某日奉旨驰驿到江南，提调河南、山东并本省水陆人马剿除倭寇，定于某日到扬州。文官修理船只，武官整齐人马，伺候讨贼，违者定按军法斩首。赵文华说话一字不提。所发谕单，限明日巳时到扬州。我们即于明日早间起身可也。”至次日，三人一同赴扬州。正是：

受命悬牌日，此身属国家。

征夫宜竭力，不必赋《皇华》。

第五十八回 读火牌文华心恐惧 问贼情大猷出奇谋

词曰：

钦差促至，兵权扫地，腆颜问个中情事。恐惧，恐惧！
老花面无策躲避。细问贼情，度时量力，预行定埋伏奇计。知趣，知趣，大元戎威扬异域。

右调《鸳鸯结》

且说文炜发了谕单，淮安至扬州不过三百余里，驿站传递军情事，未五六个时辰即到。赵文华所统军将并地方文武官，见了谕文内话，一个个互相私议，将谕单送入赵文华公馆。文华看了第一行“钦命总督河南、山东、江南三省水陆人马兵部左侍郎朱”，看了这几个字，觉得耳朵内响了一声，心下乱跳起来。连忙又往下看，第二行是“河南河阳总镇左都督林”，第三行是“直隶真定总镇都督同知俞，为晓谕事”。再往下看，是他三人奉旨统兵平倭寇的话头，也不知把自己安放何地，不由的魂神俱丧。心中想道：“难道我的书字没寄到太师府中，兵败江中的话圣上知道了么？就是江南有人启奏，这严太师在内阁是做什么的？也该设法存留，与我想个解脱妙法才是；怎么任凭人家作弄，这不是故意儿闹我！”又想道：“我们本兵部侍郎内，没个姓朱的。这若是朱文炜，就了不得了！”又笑道：“他是参革之人，纵有保举，也不过与他个御史，连金都也想不上，怎能到兵部侍郎？”急急的将中军传入询问原委。中军道：“此谕单是昨晚戌时从淮安

发的，上面是如此等语，中军也不晓得是甚么原故？刻下满城文武并合营大小水陆将官，俱准备衣甲战船，迎接钦差，听候命令。中军还要在大人前禀知，好去远接。大要今晚不到，明早一准到。”文华道：“河阳总兵官自然是林岱，真定总兵官我记得是俞大猷，这兵部侍郎朱，到底的是那个？”中军道：“谕单上只有姓，没填着名讳，沿途探马传说，是昨年同大人领兵讳文炜朱大人。早晚来了，大人一见就明白。”文华道：“你快去查明，禀我知道。”中军去了。

文华捫耳挠腮，甚是恐惧，在地下来回乱走。忽见家人报道：“胡大人来了！”文华迎将出来。胡宗宪道：“我与大人的事有些可虑！目今各营将士文武官员，俱支应新钦差。公馆看在天宁寺，还定不住他们在城里城外住。细问一路塘站，都说是提调水陆军马总帅是朱文炜，喜得还是我们的旧人。副帅是林岱，也是我的旧人。惟俞大猷我认不得他。如今他们来了，我们的旨意还未定吉凶；有严太师，也错不到那里去，不过是调回交部议处，纵降级调用，将来还可斡旋。”文华瞑目摇头道：“你我不破则已，破则不可救药。”宗宪大惊失色道：“不可救药便怎么？”文华道：“身家性命俱尽，岂止降级调用而已！”宗宪听了，也着急起来，和文华商解脱之法，议论了半晌，也没个摆布，宗宪辞回。

少刻，家人禀道：“淮安又发了令箭来，吩咐各营水陆诸官，一个不许迎接。又听得河东人马在城内驻扎，大不是朱大人的意思，此刻都用令箭押出城外安营；擅入城者，照违军令治罪。又吩咐我们的中军，拣拨一百名精细小卒，去镇江、江宁探听倭寇动静。发来三四十款条要，违令斩杀的话极多，声势甚是威严。刻下公馆外，只有几个千把和佐杂官，副参府道大些的一个也不

见。怎么他们该这样势利！就是不叫老爷领兵，到京里还是个兵部尚书。这也该晓谕他们一番。一次宽过他，他便要日日放肆起来。”赵文华合着眼，摇着头道：“不是争这些的时候了，你们须要处处收敛。设或事有不测，徒着人家笑话。我想朱文炜去岁被我参倒，他自怀恨在心。今他领兵平寇，若是败了，与我一样；假如胜了，我的事件都在他肚里装着，被他列款参劾起来，真活不成！须想妙策，奉承的他喜欢了，忘却前仇才好。”想了一回道：“也罢，你们可写我一个家眷寅教弟帖，与朱大人配二十四色礼物，须价值三千两方好，务必跪恳他全收才妥。此事必须丁全一行。再写年眷侍生两帖与二总兵。”又教了丁全许多话，方押礼物迎接去了。

到三鼓时分，丁全回来禀说道：“小的拿老爷名帖与礼物，亲见了朱大人，颜色甚是和气，也结记老爷的事体。小的看光景，不但不怨恨，且还有些感激。”文华道：“信口胡说！都是遇见鬼的勾当！”丁全道：“小的在老爷前敢欺半字！看朱大人口气，不过是难说出来，其意思间，若不是老爷去年参了他。到今年也和老爷一样了。”文华听了，点了点头儿道：“这话还有一二分。我也不求他和我喜欢，只求他将来放过我去，就是大情分了。”又问道：“礼物收了几样？”丁全道：“虽一样没收，话说的甚好。向小的道：‘一则有两个总兵同寓，二则行军之际，耳目众多。将礼单收下，诸物烦老爷代为收存，回京时定行亲领。’着老爷不必挂怀。”文华心上甚喜，又问道：“你也该探探我的下落。”丁全道：“小的亦曾问过，朱大人说：‘我是在虞城县接得部文，星夜到此，连我升兵部侍郎的原由尚且不知，那知你大人的话。’大要一到，就来见老爷。两个总兵俱有手本请安。”文华听了这一

番话，又放心了一头。正言间，只听得大炮震响，人声鼎沸，丁全道：“小的是迎到邵伯见朱大人，此时入天宁寺了。”

再说文炜等三人，在天宁寺住了一夜。次早，林岱道：“赵胡二人和盐院鄢懋卿俱差人远接，府道处不去罢，这三处也须走走。”俞大猷道：“赵文华、胡宗宪都做过兵部尚书，谁耐烦与他投手本走角门。况在行军之际，人马船只俱要察点，是极有推托的，差人去一说罢了。”林岱道：“三个人没一个人去，到底不好看。”文炜道：“我去走遭罢！”

随即三人吃罢早饭，文炜先打轿到文华公馆，文华老着面皮，迎将出来。到庭上叙礼，文华先跪下顿首道：“去岁小弟误听谗人之言，一时冒昧，实罪在不赦，数月来愧悔欲死！本拟平定倭寇，替大人再行奏请，少赎弟愆，不意才庸行拙，又致丧师。今天子圣明，复以军政大权委任，固是公道自在，却亦大快弟心。”说罢，又连连顿首。朱文炜亦顿首相还，道：“弟樗栌散材，久当弃废，蒙圣恩高厚，隶身言官。去岁承大人保全回籍，正可以苟延岁月；今复叨委任，无异居炉火上也。”说罢，两人方起来就坐。文华道：“大人率同二总兵督师，小弟与胡大人亦可想而知矣！但不知已问何罪，乞开诚实以相告，毋记前嫌。”说着，又连连作了几个揖。文炜道：“昨承大人遣尊纪慰劳，已详告一切，嘱令代陈。小弟得升兵部，尚在梦中，大人与胡大人旨意，委实一字未闻。”文华道：“二总兵必有密信，大人不可相瞒，万望实告。”文炜道：“伊等接兵部火牌，即日束装起身，日夜遄行四五百里不等，连本部人马一个未暇带来，他们越发不知首尾。”文华蹙着眉头道：“胡大人还可望保全，小弟若死于此地，自是朝廷国法，设有一线生机……”又跪下去。文炜亦跪下扶起。

文华道：“小弟在苏扬二府事件，还望格外海涵！”文炜道：“大人在苏扬二府光明正大，有何不可对人处；即小事偶失拣点，小弟自应留心。”叙谈了一会，文炜告辞。文华亲自送到轿前，看的上了轿方才回去。

文炜又到胡宗宪公馆，宗宪连忙请入，接到大厅阶下。文炜行礼请候毕，各就坐。宗宪道：“去秋一别，时刻想念。今贤契又叨蒙圣眷，越格特升，指顾与林俞二部兵大建勋绩。我与赵大人，将来竟不知作何究竟，旨意也不知怎么下着，你须向我据实说，开我怀抱。”文炜道：“赵大人问之至再，门生不好直说；今老师大人下问，理合直言无隐，老师好作趋避。”遂将林润如何参奏文华，圣上如何大怒，辱及严中堂，徐阶如何保奏，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宗宪道：“我与赵大人可俱革职罢？”文炜道：“革职焉能了局！已着锦衣卫遣緹骑矣，大要早晚即到。老师可早些打点一切。”宗宪听了，只吓得浑身乱抖，面目失色，好半晌方说出话来，向文炜道：“贤契去岁临别，着我告病速退，我彼时深以为然，后来赵大人报捷，将我也叙在里面，又补授浙江巡抚，一时贪恋爵禄，又爱西湖景致处处皆是诗赋，将身子牵绊住，致有今日。这皆是我年老昏庸，不察情势之过！”说着，放声大哭起来。

文炜道：“林润所重参者，赵大人一人，老师不过一半句稍带而已，必无大罪。况老师原系科甲出身，军旅之事未谙，即圣上亦所深悉，将来不过革职罢了。即或别有处分，但愿门生托圣上威福，速平倭寇，奏捷之时，只用与老师开解几句，自然万无一失矣。”宗宪拭泪，与文炜作揖道：“但愿贤契速刻成功，救我于水深火热，便是我万分侥幸。只是指顾拿交刑部，赵大人要了

银钱，把我乱动无情夹棍，我这老骨头如何经当的起！你须大大的教个主见方好！”文炜道：“只用将赵大人在苏扬种种贪贿剥索商民，又复屈杀张巡抚，假冒军功，都替他和盘托出，老师自可从轻问拟。”宗宪道：“若审问官问起，你当日为何不参奏？”文炜道：“老师只说日日苦劝不从，又惧他威势，不敢参奏是实。”宗宪道：“我又怕得罪下严太师。”文炜道：“老师要从井救人，门生再无别策。今午还要察点军马船只，就此拜别罢。适才的话，可吩咐众家人，一字向赵大人露不得。”宗宪点头道：“你有公事，我也不敢强留。”说罢，送至二门内，复低低说道：“你好生救我，师生之义即父子之情也！”文炜点头别去。

又会了盐院，然后回寓。林岱道：“今日有许多重务要办，怎么去了这时候才来？”文炜道：“被赵胡两人牵绊住，如何得早回。”随将他二人问答的话说了一遍。俞大猷和林岱都笑了。少刻，文华等陆续回拜，俱皆辞回。

于是林俞二总兵下较场拣水陆人马，文炜在运河一带看战船衣甲火炮之类，本日即在营盘内宿歇。林俞二人在较场，直到四鼓方回，共挑了陆路人马一万九千余，八万水军止挑了五万余，其余老弱分派在各郡县守城。俞大猷问文炜，所看船只共有多少？文炜道：“衣甲旗帜不齐备些尚在其次，战船不坚固，误人性命不浅。我从二千八百余只内，止挑了一千二百余只，虽大小不等，看来还可用的。总缘赵文华无一处不把钱吃到，地方文武官，那里还有坚固船只与他。此时实实赶办不及，我恐不足用，又谕令修补三百只，着连夜措办，大要明日一天亦可以完工。”俞大猷道：“此共是一千五百余只，足用矣。”

五更时，三人吃罢饭，吩咐中军起鼓，传水陆各营副参游守

等官问话。须臾，众将入中军参见毕，文炜各令坐了，说道：“本部院同二位镇台大人奉旨平寇，闻命之日，即驰驿到此。二位镇台连本部人马一个未曾带来，恐误国家大事，致令倭贼多杀害郡县官民。今验看水陆军兵，内多老弱疾病，又兼船只损坏年久，不堪驾用者甚多，因此各裁汰十分之四，勉强应敌罢了。刻下倭寇围困江宁，救应刻不容缓，尔众将可将倭寇近日情形兵势，详细陈说，我们也好斟酌进兵。”

内有水军都司陈明远躬身禀道：“倭寇今年分道入寇，皆因胡大人做了浙江巡抚，于各海口共添了五百多兵镇守。”文炜道：“五百多兵济得甚事！且又分散在众海口，无怪乎倭贼去来如入无人之境也。”林岱大笑道：“这正是胡大人的调度，做巡抚的功德。”明远又道：“胡大人探得贼势甚大，将杭州交付两司，去江宁与总督陆大人商议退兵之策。陆大人具奏入都，朝廷差赵大人复来领兵。胡大人连夜到镇江与赵大人一同起兵。行至常州左近，闻倭寇将苏州攻破，急调水陆军马退回镇江。”文炜笑道：“这是为常州与苏州又近些，万一倭寇杀来，便须交战，因此退回镇江。他又退回扬州；假如倭寇到扬州，他定必退回淮安；倭寇若到了淮安，他定没命的过黄河矣！”说罢大笑，众将亦各含笑不言。明远又道：“至九月二十一日五鼓，赵大人与胡大人统水师五万在大江中与倭寇相遇，两军未交，赵大人便拨船回走，众将亦各退避，被倭寇炮箭齐发，伤了我们无数军士，遂一齐败将下来。彼时镇江城外驻扎河东两省人马，城外亦有军兵，赵胡两大人若督兵回战，也还胜败未定；不意二位大人领兵直奔扬州，河东两省人马亦皆陆续跟来，此常州、镇江两府之所由失也。倭寇料赵大人不敢再来交战，又见不遣兵救援各郡县，因此率贼

众由溧水、句容取路攻围江宁。陆大人也不出城交战，日夜同兵民互守，屡次向赵大人求兵相助，赵大人一卒不发。今倭寇攻打江宁已及一月，尚未攻破。近闻夷目妙美大是气恨，将各路贼众数万，俱行调集江宁城下，并力合攻已四昼夜矣。若再过几日，只怕陆大人支持不来。乞众位大人早定良谋。”林岱拍案长叹道：“江浙两省十万生灵，皆死于赵大人一人之手，言之痛心！”俞大猷道：“前在淮安，发谕单示知中军，差精细军卒百人，打听倭寇动静，昨晚伊等陆续俱回，探得倭寇大众尽数屯集在江宁城下。今陈明远所言与探子相合，刻下江宁危在旦夕，虽一日不可缓。诸位将军，谁非朝廷臣子，可各按营头，即将衣甲器械、船只火炮整齐完妥，我只在早晚进兵。设有不齐苟且塞责者，一经察知，朝廷自有军法，我三人不敢容情也！”众将答应退去。

俞大猷道：“我有一条拙计，与二位老弟相商举行。”文炜、林岱喜道：“愿闻大哥妙谋！”大猷道：“倭寇举动与苗蛮大概性情相同，胜则舍命争逐，败则彼此不顾，惟利是趋，不顾后患；人数虽多，总算乌合之众，难称纪律之师。今群贼尽积江宁，他为是省城地方，金帛子女百倍于他郡。虽是他贪得无厌，也是天意该他丧在一处，若是散处各州县，我们分别剿杀，一则没这些军兵，二则那里杀得尽？闻贼营中有一陈东、汪直，极有谋略。两个都是我们中国人，凡劫掠州县，都是此二人指挥。他见赵文华委靡退缩，看得朝廷家所用大臣不过如此，因此要害地方，他毫不防备，将贼众尽聚江宁。虽是赵文华拥兵之故，实为我等一战成功之地。兵书云：‘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正在此时。林二弟武勇绝伦，名扬天下，今河东人马我们已拣选一万九千余人，可用大战船一百五十只，稍工水手必须南方人善于驾船者，老弟

率领河东众军，将官至千总以上者方准带马，余外再拨渡马船二十只，于今晚灯后驾船赴南京。仰赖圣上洪福，夜间若得顺风，更属利便。次日天明，舍船登岸，先与贼人会战。贼众虽多，以老弟视之，无异犬羊，胜贼十有八九。陆大人在城上看见交兵，亦必开门接应。此辈一败，必不敢散走各州县，沿江内定有倭寇船只渡他们逃命，为归海计。再于沿江一带遣参、游、守备等十人，各带兵一千，在各要路埋伏截杀，逼他奔焦山这条路入海。老弟切不可赶杀过急，若过急，伊等必舍命回战，诚恐多伤我士卒。只管遥为赶杀，使他有上船功夫。朱三弟带水军二万，在江面截杀。我在焦山海口，带水军三万截其归路。这四战，倭贼纵不尽死，所存亦无多矣。一面严防各海口，使余贼无路可归；一面提兵直捣崇明。纵有逃命在各州县地方者，百姓谁不欲食倭贼之肉！任凭他走到那里，自有人拿他杀他，毋庸遣将发兵，百姓皆兵将也。愚见如此，二位老兄弟以为何如？”林岱、文炜大笑道：“大哥妙算，可谓风雨不透，倭寇尽在掌中矣！”大猷道：“还有一节，只可惜我们兵少，未免悬心。”文炜道：“大哥还有何地要用？”大猷道：“我想江宁城下贼大众集聚，纵无十数万，七八万是必有的。林二弟止带河东兵一万九千来人，胜则我们大功必成；万一众寡不敌，我们多少打算，皆成虚设矣！而水路所用诸将，又皆在不可减少。设或陆总督畏惧不敢出城发兵接应，此胜败之大机，关系于此，不无忧耳！”林岱听了，大笑道：“倭寇至多不过数万。他便有百万，我何惧哉！我固知恃一人之勇，能杀他多少人！然兵以气胜，我一人所向无敌，斩其元首，余众势必惊避，则我随带之一万九千余人，个个皆林岱也。陆总督接应不接应，原不在弟打算中，大哥只管放心。”大猷道：“全仗老

弟神勇，吾无忧矣！”三人议妥，林岱道：“兵贵神速，此刻即传令，示知河东人马、官将，整备一切。朱贤弟可速挑选坚固大船一百五十只，外挑载马船二十只，更须查点久走江路水手为妙。此时已交辰时，弟定在未时下船。”说罢，忙发令箭示知河东人去江宁起身时刻。文炜亲去挑选战船去了。

到未时，林岱领兵上船，望江宁进发。文炜同大猷送林岱起身后，即晓谕水军，准备战船器械，听候令箭径进。两人回公馆，即传入将备十人，每人带兵一千，示与各处理伏地方、俟日落时，各暗行动身。本日五鼓，大猷带水军三万赴焦山；天大明时，文炜带水兵二万，于沿江等候倭寇。正是：

未至交锋日，奇谋已预行。

岂同胡赵辈，庸懦误军情。

第五十九回 剿倭寇三帅成伟绩 斩文华四海庆升平

词曰：

随军旅，满目干戈飞血雨。沿海崇明城里，斩获知几许！
天子闻捷嘉予，赏功罚罪始。佞臣相对愁无语，身首皆异处。

右调《归国遥》

且说夷目妙美和辛五郎听陈东、汪直相引，复行残破杭州，又破了苏州、常州并各郡县地方，杀败了赵文华，破了镇江。见文华统数万兵卒退守扬州，无一军一将与他作对，把中国人视同无物。因此去攻打江宁省城，打算着得了此处，其子女金帛必多于别郡县百倍。攻了月余，攻打不破，夷目妙美恼了，将各路诸贼尽数调来。在他看着至多不过用三天功夫，再无不破之理。亏得陆凤仪遍贴示谕，详言破城之害，并倭贼杀戮之惨，凡现任大小官员并城内绅衿，以及商贾士庶，无分贵贱，俱要一体保护，自全性命，并非全为国家仓库城地打算。藩王府中亦尽出丁壮相助，人人皆存死守之心。缘此倭寇虽众，竟不能得手。陈东、汪直也防备有救兵来，时时差人打探。见赵文华拥大兵死守扬州，知道他是神魂吓坏之人，纵有百万人众，量着他也不敢再来。又见朝廷不发兵救应，他两个也就心胆大了，隔数日才差人探一次。

那日正与夷目妙美、辛五郎商破城之法，贼党报道：“中国有兵从江中来，此时已上岸了。”夷目妙美道：“约有多少人马？”

贼党道：“远望也不过二万来人。”陈东道：“怎么来得这样快，想是连夜走的！”辛五郎道：“恐怕还是扬州人马，赵文华遣来救应。”夷目妙美道：“管他是那个差来的，着众头目分兵一半围城，使城中不能救应；我带一半去迎敌，必须杀他个尽绝才好。”徐海道：“说的是，我们大家去来。”于是传大令下去，从贼分了一半跟夷目妙美迎来。

林岱上了岸，骑马率兵，遥望贼众不下五六万人，却没队伍，一个个手执利刃，喊天震地，直奔官军。林岱顾众将大叫道：“我们止一万余人，他倒有五六万，若容他与我兵杀在一处，未免军士心内各存多寡之见。你们看众贼中间，有一杆红旗甚是长大，与贼众别的旗号大不相同，我想贼首必在此旗下。你们可将人马排开，列阵莫动，待他临近，我先入贼中斩其主帅，倒他那枝大旗。贼帅被杀，余贼自胆落矣！”

少刻，贼大众齐至，势如山岳一般压来。林岱高叫道：“有胆力的汉子，先随本镇立功夫来！”语未毕，有百十余兵丁，还有三四个将备，暴雷也似的一声答应，各飞马与林岱冲去，步兵在后跟随。只见林岱当先，提戟直入贼阵，百余人随后跟来。马首到处，贼众如波开浪裂一般，颠颠倒倒，往两边乱闪。夷目妙美正在大旗下同汪直、徐海并众头领催军迎敌，猛见众党类纷纷退躲，心下大怒。忽见一金甲大汉跨马舞戟，后面有百十人马相随，急同风火，瞬息间已到面前。夷目妙美大为惊骇，正欲上前，林岱的戟已到身边。急忙用刀隔架，无如林岱力大戟重，那里隔架的过，响一声，已透心窝，倒撞在地。徐海率众举刀乱砍，被林岱用戟一搅，打倒十二三个，百余将士齐上，早将徐海、汪直杀死，那枝大旗便丢在地下。众贼不见了大旗，又望见中军摇动，

俱知主将有失，心上都慌乱起来。我军看见大旗一倒，知是林岱成功，一个个勇气百倍，大呼陷阵，无不以一当十。贼众见中国军士和猛虎一般，枪刀过处，迎刃即倒，遂各没命的乱跑。

辛五郎在城下见党类败回，招动旗号，贼众放起炮来，围城倭寇俱解围赶来对敌。辛五郎率众直迎林岱，被林岱一戟刺倒。众头目拚命报仇，林岱戟刺鞭打，纷纷倒地。官军呐喊攻击，贼众胆惧，又失了主帅，一个个向江上奔逃，寻他们的船只。

陆总督同众文武军民，在城上早看得明白，见一金甲大将，所到之处，无不披靡。本欲开门遣兵接迎，见贼势甚大，未敢迎敌。今见群贼乱奔，陆凤仪率众杀出。两处人马合击，只杀的尸横遍野，平地血流。林岱见城内人马分四面杀出，便领兵沿西北江岸追杀下来。少刻，陆凤仪人马亦追杀而至。林岱忙差人知会，着陆凤仪驾船在江内追杀。凤仪向差人道：“贼船尽在江内停泊，此时追杀，使他无暇上船。少为宽纵，便皆逃去矣！你可上复林大人，我且顾不得会面，也借不得兵力，乐得杀一个与浙江百姓报一个仇恨。”说罢，打马催兵，向倭寇多处追杀去了。

众贼沿江岸跑了许多路，眼睁睁看着本国船只跟随下来要救他们，只是被官军追赶得连一线余暇没有。林岱倒记得俞大猷穷寇莫追的话，只因陆凤仪不肯住手，也只得随着下来。众倭寇亡命乱奔，猛听得一声大炮，人马雁翅排开，拦住众贼去路。众贼到这田地，各喊杀拚命战斗。正战间，凤仪以马赶至，两下合击，前后斩杀约有三万余贼众，人马踏践死的无算。林岱随后亦到，一面传令前军放众贼一条生路；一面着人留住陆总督，彼此下马相见，凤仪大喜。林岱传令：三处人马就在此处扎营，歇息造饭。凤仪道：“着兵将歇息甚好，只怕倭贼归海。放他去了，他

将来还要害人。”林岱笑道：“旱路凡通海口处俱有兵将埋伏；沿江水路亦有重兵等候杀贼。文炜朱大人、镇台俞大猷专司其事，他走到那去！”凤仪拍手大笑道：“怪不得镇台大人着驾船从江中追赶，原来水旱两路俱有埋伏。我若早知，也要爱惜兵力，不象这样追赶了。”又道：“林大人真神勇也，我在城头，从一交战时就见大人带百十人，匹马直入贼阵。自那杆大旗倒后，贼众即乱矣。”

正言间，众军已先将营盘立起，两人同入坐定。凤仪问赵胡二人在扬州举动，并起兵来江南原委。林岱将凤仪本章入都，严嵩隐匿说起，直说到他三人领兵，今日杀贼方止。陆凤仪听了，乐得拍手大笑，叫快不绝。问林岱道：“令侄系新科榜眼，我们俱知其名，但不知年纪多少？”林岱道：“他今年二十二岁了。”凤仪大惊道：“小小年纪敢做此天大事业，将来定是柱国名臣。我告急本章，若非令侄老先生参奏，此时还怕圣上未必知道。”又回头指着江宁说道：“这座城池也只是早晚为贼所得了。我当年做御史时，也曾参过严嵩，几乎丢了性命。”两人谈说了半夜，甚是投机。次日又各带人马追赶下去。

再说倭寇被官兵杀得七断八续，又跑了五六里，见追兵渐远，一个个寻至江边，止有二十多只海船，众贼争渡，自相残杀。人多船少，通船俱皆站满，连撑船扯棚空隙俱无，众贼还扳拉不放，撑船人即以刀砍断其手臂者甚多，嚎哭之声，惊天动地。上不了船的，还在江边奔走。即至将船开去，人多船重，又沉了几只，内中也有善水的，又爬上岸来奔命。少刻，日本船只沿江下来三四十只，将众贼前后渡去。奈天意该绝，到此偏遇顶风，只得折橈行走，又坏了几只，伤了多少贼众。岸上跑的贼，有未及

上船者，无一不力倦神疲，腹中饥馁，沿路倒毙或不能行动者，尽被官军斩绝，何止四五千。天明追兵又至，四处搜拿，即投降亦必杀戮。皆因此辈屠杀江浙官民过甚，为天道人心两不相容也。

船内贼众正走间，忽听得江声震撼，一声大炮，满江都是战船，火炮火箭雨点一般乱打。倭寇中箭炮者，伤损几尽；翻在江中者，又去了数只。前后倭船凡到文炜等候处，十丧其九。即有逃去船只，到焦山地界，又被大猷火炮连船打的粉碎。倭寇善水者，俱身带重伤，在水中也不过随波逐流，多延半刻性命而已。水路中端的未走脱一船，生全一人。各处海口，大猷俱有埋伏，斩杀逃贼亦极多。即有逃匿隐藏者，官军去后，又无船可渡，被百姓看见，那个肯饶放他，其死更苦，端的没走一人。其中国奔逃至日本四人，亦俱为官军所杀。

文炜收功后，又分拨战船，遣将各带水军，沿江上去，巡察倭寇并船只下落。贼虽未得，倒得了许多倭船。日落时，大猷驾船收功回来，与文炜同到镇江，水陆诸将各陆续报功。

至次日午，林岱同凤仪人马俱至，大家会合在一处。凤仪盛称大猷之谋，大猷亦谦让至再。凤仪又言林岱斩贼帅夷目妙美、辛五郎于数万强寇之中，功冠诸军。文炜尽灭丑类，使无遗种，“从此江浙永无倭寇之患，皆三位大人之盛德也。”文炜道：“弟等上赖圣上洪福，诸军将用命，侥幸成功，何敢当大人过奖！”又道：“倭寇虽说杀尽，究之未尽者尚多。弟文臣不谙武事，今众位大人相商。日本远在大洋之外，剿灭须大费经营，重耗国帑。崇明原是内地，今为倭寇来往潜聚之所，若不斩绝余党，克复国家版图，数年后贼众定必复来，朱某欲请二位镇台大人攻夺崇

明；我与陆大人分路搜杀逃逸贼寇，于各沿江要地，安军将永行镇守。再烦二位镇台速发谕帖，差人止住直隶、河南人马各回本镇。一面察点军士，一面上本奏捷。其有功将士，统俟崇明收功后，再行奏闻。未知众位大人以为是否？”凤仪道：“朱大人分派极是，我辈俱遵议行。但奏捷本章不必公上，我定要另上一本，细表三位大人之功。”俞大猷道：“我们所率水师，今日是以逸待劳，又无伤损。既去崇明，便一日不可迟缓，查沿江所得倭寇船不下二十余只，可拣大而坚固者挑选一半，我同林大人连夜入海，想贼众还未必知道信息。”林岱道：“俞大人所见极是，理合即刻起兵。”朱文炜道：“小弟还有一拙见。沿江死亡倭寇极多，可遣人剥其衣甲，尽着我军穿戴；再于路拾其旗帜，插于船上。崇明贼众自必认为自己党类，不行防备，可率众直入，不劳而定也。二位镇台明日午时起兵何如？”陆凤仪拍手大笑道：“此计妙不可言！我军可省无穷气力，管保一矢不发，入崇明城矣。”随请文炜发令箭，遣军士星夜办理，定限明日辰巳两时到齐。文炜因各军交战劳苦，命中军官于城内外未出征军士内点五千名，星夜前往沿江一带，剥取倭寇衣甲头盔，旗帜不过百余杆足矣。限明日辰巳二时到齐，违误者斩。中军领令去了。

四人饭罢，至二鼓时，于副参游守水陆两营内，四人公同拣阅，择精壮勇悍者一百余员；于总督陆凤仪带来将官内，也挑了二十余员。又吩咐所挑人员，于水军内各行拣选少壮勇悍兵丁两万六千，于陆营内挑选四千。将倭寇战船搭配分用，定于明午起行赴崇明。众将各归营办理去了。

次日，差去兵丁于辰巳二时。将剥来倭寇衣甲旗帜俱在辕门交纳。文炜发出令箭，随行兵将穿戴。到午时，林俞二人带兵下

船，赴崇明去了。文炜同凤仪一面修本奏捷，一面行文江浙文武等官，晓谕战胜倭寇原由，饬令搜杀逃散余贼。又于沿海地方，加兵把守，俟崇明收功后，再行安排。陆凤仪去苏州，朱文炜去浙江，分头安抚被害州县。

捷音到了扬州，赵文华吓得心胆俱碎，向众家人道：“怎么成功如此之速，岂非天意！”胡宗宪倒喜欢起来，喜文炜成功，可以救己也。又隔了一日，缙骑到来，将两人俱锁拿入都。扬州人恨文华纵兵殃民，日日在地方追索各项公用，今见拿去，合城商民焚香庆幸。

再说林俞二人领兵，趁顺风，两日夜便到崇明。却好众倭寇将去岁今秋两次所得子女金帛，俱收贮在崇明。此番若打破江宁，便心满意足，一总运归日本。不意他没福享受中国之物，俞林二人领兵到来。这日，众头目与中国妇女并清俊子弟饮酒作乐。众巡视的倭寇望见有海船数百只，趁风扬帆，如飞而至，大是惊惧。即到近界，才看明是自己的船只，本国旗号，连忙报入去，俱一齐欣喜跳跃，出城迎接。此时我军早已上岸，杀将起来，众贼做梦也想不起有这一日。林俞二人率兵先抢入城，众贼四下惊走。林岱等一边动手，一边令军士分门把守，到者即杀。又差人谕令未入城军兵将城围住，不许放走一贼。崇明百姓见本国军兵入城，各持棍棒刀斧帮杀，又领官军于大街小巷、庵观寺院，处处搜寻。本日还有落后船只皆陆续俱到。从辰时杀起至午初时分，将群贼洗净。又分遣诸将率兵于各乡镇搜杀。地方百姓听知大军到来，那一个还肯饶放，家家户户到处搜察，可怜众贼一个未得全生；即有逃至海边者，船只俱被官军所夺，除非跳入海中。

四处搜杀了两日夜，诸将交令。林俞两人出示晓谕安抚百

姓，委员察点倭寇掳掠的江浙男女，约三千余人，俱着问明地方名姓，开写册籍，将男女分为两处养育，俟大军回后，再差官押船来搬取他们回乡。又将抢掠的金银珠玉，并各色货物以及古玩珍宝，不下十余库，各堆积如山。林俞二人相商，歇兵六日、议定将金银珠玉、珍宝古玩，他二人领水师五千，做第一起押解起行；各色货物绸段铜锡等类，委参副将带水师五千，做第二次起行；其余物件，委游击、都司等做第三次押解，亦带水师五千起行。又每一库委大小武官十员，公同点验，各封记号数，按所分三项，以次搬运在一处，以便上船。察点他仓粮共三十余万石，起出十万石分赈本县民人，余俟补授新官到日收管。又分派了镇守大小官员。诸项完妥。然后大排贺功筵席，以酬诸将勤劳。又从库中颁发银两，赏随行军士。

歇兵至第四日，三更时分陡起大风，刮的海水吼声如雷。须臾，天地昏暗，众军皆惊，通城士庶无不惊惧，皆言自来未有之风。至五鼓风息，依旧清明如故。到第五日开库上船，谁想一物无存。连忙报与林俞二人，大为惊异，将各库打开，库库皆然。诸军众将神色俱失，言妖魔神鬼盗去者，议论不一。俞大猷向众将道：“此昨晚三鼓大风所由来也。其中有天意，中国与倭寇俱不能得耳。言之何益。定于明日一同起身罢了。”原来是冷于冰知道林岱、大猷收功崇明，有此项财物；因此弄神通取归洞府，为普天下穷民济急之用。

到第六日，林俞二人留官镇守，率众将祭神、放炮开船。约走到未牌时分，陡然起一阵大风，将前前后后各船俱刮拢在一处，在水面上旋转起来，诸军众将叫喊不绝。正在危迫间，忽然换转风头，卷定诸船向西北飞走。少刻，大雾弥漫，看不见东南

西北，耳边但闻水声相为吼应。林俞二人虽然有胆气，到此亦惟有虔心默祷、许愿叩头而已。估计有八九个时辰，渐次天清月朗，众军将各拭目观望，前面隐隐已有城池。船行切近细看，乃杭州东门外也，亦不知从那个海口入来。此亦是冷于冰之作用，知林俞二人起身日子不好，到申时要起飓风。此风与别的风不大相同，一起则东西南北四面乱刮无定，舟船遭遇无不坏者。于冰恐伤中国军士，因此命连城璧来救应，送军将至杭州。只是他送的太勇猛些，令大众担无限的惊险。

再说杭州城外百姓同城上巡逻军士，瞧见数百只海船，都是以为倭寇又至。此时文炜正在杭州安顿一切，住居在巡抚衙门内。听得传报说倭寇大至，连忙从被中爬起，发令箭晓谕合城军民官吏，都着上城防守，顷刻哄动了一城。林岱遣人到城边叫喊，城上不是放炮，就是放箭。俞大猷道：“怪不得他，爽利等到天明，有什么要紧！”

文炜在城上坐守了半夜，到天大明，方知是林俞二人带兵回来，心下大喜，率各官到城外船内相见。林俞二人先言：“今日海风之险，几乎不得相见！诸军众将和做梦一般，不知怎么便到杭州城下，此天意着与老弟遇也。”又详说崇明杀贼并一切事，问文炜是几时到杭州。文炜道：“自二位老哥起兵后，我与陆大人亦各分开。他回江宁，派遣文武各官办理江南被寇地方事务。昨日有字来，他已在苏州。我到杭州，察办被寇郡县地方事务，屈指仅十一日。不意二位老哥已收功航海归国，真是天大喜事！可一同入城，安息几日。军士疲劳，也令其休歇。我此刻即遣官驰驿，传报陆大人。”林岱道：“我们的船只人数，还不知有伤损否？俟察明入城。”文炜喜道：“只用委官三四员便可立办，何用亲

察。”说罢，一同上岸骑马入城，同到巡抚衙门。文炜大设酒筵，请崇明得胜大小官员贺功。三日后，将陆路水师俱打发回镇，倭船留在杭州，备搬运抢去男妇使用。

过了几天，诸文武俱皆销差，已察明通省被害郡县，兵火之后，仓库空虚。文炜只得从未被害郡县提取银米，遣官按户挨查男妇人数，分别赈济，将来与凤仪会奏罢了。浙民甚是感戴。

诸事安顿俱毕，三人坐船赴苏州，凤仪率文武迎接入城贺功，叙说各办事务，同具一公本奏捷。凤仪又另上一本表奏三人之功。文炜于奏捷本内又添一本，特参文华、懋卿贪婪不法等情，并前假冒军功。

且说明帝见了朱文炜等头一次报捷本章，帝心大喜，立传齐九卿。天子道：“朱文炜、林岱、俞大猷到扬州，止点兵三日，第四日即各分水陆两路进兵。不意赵文华拥水军八万、河东人马三万死守扬州，他的意思朕亦深知，并非为保守扬州，不过为保守自己，怕倭寇来杀他耳。江浙两省之失，生灵受害，皆坏于文华一人，言之痛恨。前严嵩奏称江浙人望赵文华甚殷，朕不解江浙人望此屠毒何益！”严嵩听了，心若芒刺。又问众臣：“赵文华拿到否？”刑部堂官奏道：“计程缙骑应回，想只在早晚必到。”明帝道：“朱文炜等于文华所统水军八万，止用了五万，河东人马三万，止用了一万九千，两总兵本部人马一人未用。仍是赵文华所统之兵，一日夜水陆杀贼数万，使无遗漏，屈指成功，究系一朝，嗣后选将不可不慎也。且更有可喜者，破倭寇之谋虽出于大猷和文炜，而林岱于江宁城下领百余人，首先驰入贼阵，于数万人中斩其贼帅夷目妙美，夺大旗后，复杀贼副帅辛五郎。此非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奏此奇功也。贼首既杀，群贼自瓦解矣。陆

凤仪开城接应，昼夜驰追，文臣能如此，足见勇敢。保全江宁月余不破，凤仪之功，可与文炜、大猷等相同。刻下林岱、大猷已去崇明，收功想亦在指顾。徐阶保荐得人，足见忠心为国，统俟捷音再至，朕另降谕旨。”诸臣顿首辞出，商酌上表庆贺。只有严嵩，虽对众强为色笑，却心上难过得了不得。

本日晚，即将文华、宗宪解到，交送刑部。严嵩立即托尚书夏邦谟向刑部堂官代讨情分，又差人入监安慰去了。

不四五日，又接到崇明收功，并陆凤仪、朱文炜安插抚恤两省被寇郡县本章。随下旨：陆凤仪保守江宁，深费心力，加太子太傅，赐蟒衣玉带，荫一子入监读书；林岱着升授提督，充补江南通省军门，统辖各镇，驻扎镇江，防御诸处海口。朱文炜即补授浙江巡抚，挂通省军门衔，统辖各镇，防御诸处海口。俞大猷着升授提督，驻扎山西大同府，挂通省军门衔，统辖各镇；尚书徐阶，着充经筵讲官，加太子太保。并赐徐阶、朱文炜、俞大猷、林岱各蟒衣玉带一袭。其余水陆有功诸官，俟凤仪、文炜奏到日，再降谕旨升补。

看第二本是朱文炜参奏赵文华于去岁奉旨督兵，在直隶沿途索诈地方官金帛古玩，复于扬州、苏州二府种种贪贿敛积商民银两，折收船马价值，兼复假冒军功；并参鄢懋卿在盐院任中，骄侈不法等款，又替赵文华派敛诸商金珠古玩，侵吞盐课等事。明帝览奏，越发大怒；敕下江南总督陆凤仪，锁拿鄢懋卿入都；抄没本籍并任所两处家私，兼详察寄顿地方；监禁老少男女，毋得轻纵一人。与赵文华一同赴刑部严刑审讯，定罪奏闻。又看到胡宗宪，文炜替他极力开脱，说他是书生，未娴武略，其赵文华贪贿诸事，委不知情。明帝看后，也就不深究了。又想起林润曾

参奏赵文华在前，竟是个少年有胆气的官儿。随下旨，升林润兵科给事中，巡接江南通省地方事务。旨意一下，徐阶、林润、邹应龙各大喜，只有个严嵩父子甚是畏惧。满朝文武谁不知赵文华、鄢懋卿是严嵩得力门下，今前后两个俱倒，如去了他左右手一般。

刑部堂官见明帝甚怒，也不敢尽依严嵩脸面，将索诈苏、扬州衿商士庶银两问实，假冒军功问虚，又过了几日，将鄢懋卿解到，审出欺隐盐课四十余万两，又拉出巡盐御史袁淳，协同纳贿。胡宗宪刑部照文炜参本，也替他以“不知情”三字开脱。具奏入去。明帝大怒，将赵文华解赴苏州斩决，其子赵恠思同妻女，俱发烟瘴地方永远充军；鄢懋卿赴扬州斩决，其子发边地永远充军，妻女卖与人为奴；袁淳解赴扬州立绞，亦令抄没家私。胡宗宪于未审之前，他不知从何地弄了白龟两个、白鹿一只进献，刑部拟他为革职，亦奉旨依议。

赵文华自入刑部后，日夜愁惧，肚上起了一个疮。京差解至常州，其疮凶肿异常，哀呼一夜，将肚腹崩裂，五脏皆出而死。江南人听得将他解赴苏州斩决，家家焚香称庆。还有许多人等他斩决时，大家要零割其肉，盼望他来。后听的他死在常州，未蒙显戮，百姓又都不快活起来。总督陆凤仪恼他在江南百般索诈商民，拥兵自固，致失陷苏、常、镇江等府；旨意原无号令之说，凤仪愤恨他，斩尸传首号令，苏州人心才略为舒服。

朱文炜将倭贼抢去的男女，从浙江遣官于崇明运回。江南人押交陆凤仪，浙江人着亲属具结认领。又于未被兵火之府县，题请转运仓粮。赈济被兵火地方，兼请恩免累年拖欠钱粮，并恩赏曾经战胜并阵亡军将三事，俱蒙天子恩准。浙民感激切骨。

怀庆总兵林桂芳见林岱爵尊功大，例告老乞休。明帝知是林岱之父，下许多温旨，赏给服物，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准其致仕，真武职中未有之际遇也。林岱、林润此时同在江南，各差人迎请到镇江衙门养老，天天非游玩山水，即宾客满座看戏。朱文炜每年定请去游西湖，住一月两月不等、这老翁大是快乐。

再说冷于冰一日向连城璧等道：“刻下江浙倭寇已平，百姓流离冻馁者，十有八九。朝廷虽有恩典，焉能使一夫不失其所。我前在崇明掇来财物，理合赈济穷乏。我此刻即入后洞，你们不得惊动我，我好办理此事。”说罢，入后洞跌坐入定，用分身法化为数千道人，施散银物等类。不但江浙被寇地方赈济无遗，即普天下穷困无倚赖之人，也有许多沾了恩惠，全活不下百万生命，约费三个来月日方完。不邪等止见财物日少，直至一无所存，方见于冰出定。问起来，方知是用分身法立此大功德，各心悦诚服。于冰又吩咐猿不邪道：“与你柬帖一联、书字一封，可速去江西广信府万年县城外拆看。办完事体后，回洞缴吾法旨。”不邪领命，驾云去了。正是：

一阵成功倭寇平，捷音报到帝心宁。

文华腹裂悬头日，百万灾黎颂圣明。

第六十回 叶体仁席间荐内弟 周小官窗下欢娇娘

词曰：

彤云散尽江涛小，风浪于今息了。倩他荐送作西宾，私惠知多少。郎才女貌皆娇好，眉眼传情袅袅。隔窗恨恁别去早，相思直到晓。

右调《桃园忆故人》

且说沈襄自从金不换于运河内救了他的性命，又在德州店中送了他百十多两银子合驴儿一头，一路感念金不换不尽。晓行夜宿，那日到了江西万年县地界。先寻旅店安歇，次日便问本县儒学叶体仁下落。早有人说与他，在县东文庙内西首一个黑大门便是。沈襄找到学门前，见两个门斗坐着说话。沈襄道：“烦二位通禀一声，就说是叶师爷的至亲从北直隶来相访。”门斗道：“先生贵姓？”沈襄道：“你不必问我姓名，你只如此说去就是了。”那门斗必要问明方肯传说。

正言间，早见体仁一老家人朱清从里边走出，看见沈襄，大惊道：“舅爷从何处来？”沈襄使了个眼色，朱清会意，将沈襄领入客房内，急入内院向体仁夫妇说知。沈小姐听得他兄弟到了，又惊又喜。叶体仁是个极小胆的人，沈炼问成叛逆正法，他久已知道；又见部文到处缉拿沈襄，听了这句话，不由的面上改了颜色，心上添了惊怕，口里说不出话来。沈小姐早明白了他丈夫的意思，说道：“你不用狐疑，我家兄弟是你至亲，你便不收留他，

他出外被人拿住，也会扳你，不怕你不成个叛党。那时人也做不成，鬼倒要做哩！”体仁无可如何，问朱清道：“可有人看见舅爷没有？”朱清道：“只有两个门斗在外边问舅爷名姓，舅爷不肯说。还是小人将舅爷领入来，现在书房内。”体仁道：“此后有人问及，就说是我家的从堂兄弟。你去请入来罢。”

少刻，沈襄入来，看他姐姐早哭的雨泪千行。先与体仁叩拜，次与沈小姐叩拜。沈小姐扯住大哭起来。慌的体仁乱嚷道：“哭不得，哭不得！休要与我哭出乱儿来，不是顽的！”拉沈襄到房内坐下。姐弟二人揩拭泪痕。这沈小姐问他父亲沈炼被害原由，沈襄细细诉说；说到伤心处，二人又大哭起来。急的体仁这边一拉，那边一推，恨不得将他二人口唇割下，直闹乱的不哭了方休。次后说到不换救命赠金话，小姐道：“天下原有慷慨义气、不避祸患救人的好男子！若是你投河时遇着你姐夫，十个定淹死九个了。”体仁道：“我是为大家保全身家计，但愿不弄破为妙。据你这样说，我不是嫌厌令弟来么！”一边着收拾饭，一边走至外面将门斗并新买的一个小厮合厨房做饭挑水二人都叫来，特特的表白一番，说：“适才来的是一从堂兄弟，并不是亲戚，你们都要明白。”说罢，入内室，又叮嘱沈襄改姓为叶，着叫他大哥，叫沈小姐嫂子；见两人都应允，方才略放了些怀抱。

沈小姐为兄弟初到，未免日日要买点肉吃吃。体仁最是俭省，一年四季只有丁祭后方见点肉；非初一十五，若买了豆腐也要生气。沈襄一人住了五六天，倒吃了二斤多肉，白菜豆腐又搭了好几斤。体仁嘴里虽不好说，心上着实受不得，日夜皱着眉头，合家中死下人一般，想算个安顿沈襄地方。又不知有何才能，且恐怕到人家露出马脚，于己不便。

又想及沈襄曾教过学，便欣喜道：“日前本地绅衿周通，托我与他留心一个学问渊深先生教训他儿子周珪。那周通六七十万两家私，且是个候补郎中；沈襄有了破露，他的身家甚重，只用他出钱料理，连我也无事了。”想到此处，急急入来，便问沈襄道：“你日前说教过学，可教的是大学生，小学生？”沈襄道：“大小学生都教过。”体仁道：“想来你的八股是好的了。”沈襄道：“也胡乱做几句，只是不通妥。”体仁道：“我此刻与你出个题目，你做一篇。”沈襄道：“若必定着我出丑，我就做。”体仁见不推辞，甚喜，口中便念出“浩浩其天”一句题。不意沈襄腹内融经贯史，又是极大才情，此等题都是素常打照过的，随要过纸笔来，没有一顿饭时，即写成送体仁过目。体仁是中过乡试第三名经魁的人，于八股二字，奇正相生，大小无不合拍。只因屡下会场，荐而不中，又兼家贫，才就了教职。自知命里没进士，因此连会场也不下，恐费盘缠，他倒是江西通省有数的名士。今见沈襄下笔敏捷，又打算着此题难做，将沈襄的文字接在手中，口中不言，心内说道：“这小子完得这般快，不知胡说些什么在内！”只看了个破承起讲，便道好不绝。再看到后面，不住的点头晃脑，大为赞扬。将通篇看完，笑说道：“昌明博大，盛世元音也。当日岳丈的文字我见过许多，理路是正的，不及你当行多矣，只可惜你在患难中，只索将会解二元让人家罢了。”又怕沈襄于此等题目素日做过，又随口出一题道：“虽不得鱼。”着沈襄做。沈小姐道：“做了一篇好，就罢了，怎么又出题考起来？”体仁道：“你莫管。”沈襄做此等题，越发不用费力，顷刻即完。

体仁看了，喜欢的手舞足蹈，向沈小姐道：“令弟大事成矣。”沈小姐道：“什么大事可成？”体仁便将周通日前所托详说，又道：

“他儿子文字，素常都是我看，每年总有五六十两送我，还有衣服靴帽之类。我若将令弟荐去，他就不用我了，为自己亲戚，也说得。”沈小姐道：“此举极好，只怕他已请了人，便把机会失了。”体仁道：“至今他儿子的文章。还是我看，那里便请了人。就请人也要请教我看个好歹。”沈襄道：“这周通佩服姊丈，想来也是个大有学问人。”体仁道：“他有什么学问，不过以耳作目罢了。刻下他儿子不过完篇而已，每做文字，还是遇一次有点明机，一次便胡说起来。人物倒生的清俊不过，若认真读书，不愁不是科甲中人，只要请好先生教他。”沈小姐道：“既然他父子都不通，还认得什么好丑，你为何两三次考我兄弟？”体仁道：“他父子虽不通，他家中来往的门客却有通的。诚恐令弟笔下欠妥，着他们搬驳出来，将令弟辞回，连我的脸也丢了。”沈小姐道：“事不宜迟，你此刻就去。”体仁道：“今日天色还早，我就去走遭罢。”随即到周通家去。

到日落时，还不见回来，沈小姐甚是悬结，只怕事体不成。直等到定更后，体仁半醉回来，一入门先向沈襄举手道：“恭喜了！”沈小姐道：“有成么！”体仁道：“我一到他家，便留我吃便饭，却是极丰厚的酒席。席间我将令弟学问赞扬的有一无二，怕他不成么！已面订在下月初二日上馆，学金每一年一百六十两，外送两季衣服。今日就先与了五十两，作添补零用之费。”说着，将银从怀中掏出，放在桌上。又向沈襄道：“你到他家吃穿俱足，要这些脩金何用！不如都支出来，让穷姐夫买点米吃，岂不是好！”沈襄道：“我原是苟延岁月人，只不饥不寒得有安身处足矣，要那脩金何用。我身边还有金恩公送我的几十两银子，也一总与姐夫留下罢。”叶体仁听了喜欢的心花俱开，随即出去说与朱清：

“此后日日加六两肉与舅爷吃；若剩有未吃尽的肉，只用添买四两。外可象此等调度，全要你留心。”吩咐罢，入来向沈襄道：“还有一句要紧话，休要到临期忘记了。我已向你东家说过，你是我从堂兄弟，名字叫做向仁。你须切记在心。”沈襄唯唯。

次日，沈襄从行李内将不换送的银子取出六十两，送了体仁；把骑来的那个驴子也送了他。体仁大喜收过，说道：“你今日将驴儿送我，就是我的了，我说也不妨，这几天草料，吃的我心上甚慌。我实用他不着，早晚卖了，得几两驴价，贴补贴补也好。”沈襄笑了。沈小姐道：“亏你是个读书人，怎爱钱到这步田地！”又道：“周家是个大富翁，我兄弟到他家，衣服被褥平常了，他便要小看我兄弟。方才送你这六十两银子，你收不得，与我兄弟治买了衣服被褥罢。”体仁乱嚷道：“不成话了！谁家寒士还讲究衣服被褥！越穷，人越敬重！”夫妻两个为这六十两银子嚷了两天，终被沈小姐作主，着朱清办买一切，又叫了两个裁缝做妥，将体仁几乎疼死，饶还是沈襄的银子。

到了初一日，周通家先下了两副请帖，初二日亲来拜请。体仁送沈襄入馆，周通领儿子拜见。即设盛席相待。体仁至灯后回家。自此沈襄便教读周琏，一家上下通称沈襄为叶师爷。

万年县虽是个小县分，此时风气却不甚贵重富户，重的是科甲人家。每题起周通，便说他是“臭铜郎中”。止是见了周通，和奉承科甲人一般。周通听在耳中，心上甚恨这“臭铜郎中”四字。因见他儿子周琏生得聪明俊雅，便打算他是科甲翰院中人，想他中会，出这“臭铜郎中”之气。虽一年出一千两银子请先生，他也愿意，只怕把儿子教不通。先时请了个举人叫张四库，倒也是个有学问的人，教读周琏只教读了一年多，学院按临，周琏彼时

才十八岁，不知怎么便进了学，张四库倒得了四五百两谢仪，周通得意到极处。谁想张四库便中进士做翰林，周通大失所望。他久知儒学叶体仁是个名士，因此连先生也不请，恐怕教坏他儿子，只叫体仁看文字。今请了沈襄，打算着体仁所荐必不错，又问明是个秀才，心上有些信不过起来，诚恐学问浅薄，教坏了儿子，须借众人考验。随烦朋友们牵引本县生童起了个文会，每一月会文六次，轮流管饭。家道贫寒的，或四五人管一会、七八人管一会不等。惟周通家不轮流，每月独管三会。会文也不拘地方，虽庵观寺院，亦去做文字。会了两三次，通是沈襄评阅。人见沈襄批抹讲解甚是通妥，况又是本学叶师爷兄弟，越发入会的人多了。

这日，该本城文昌阁西老贡生齐其家管会。他家道也还有饭吃，只因他一生止知读书，不知营运，将个家道渐次不足起来。却为人方正，不但非礼之事不行，即非礼之言亦从不出口。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齐可大，为人心地糊涂，年已二十四岁，尚未进学；次子才八岁，叫齐可久。他还有个女儿，名唤蕙娘，年已二十，尚无夫家，生得风流俊俏。其人才还不止十分全美，竟于十分之外另加出几分；亦且甚是聪明，眼里都会说话。

这齐可大也在会中，诸生童一早都在齐家厅上。齐其家出了两个题目，大家各分桌就坐，一个个提笔磨墨，吟咏起来。这齐其家厅房前后都有院子，前后俱有窗隔。厅房前面的窗隔俱皆高吊，厅房后的窗隔却关闭着，为其通内院也。周璉这日辞过沈襄入会，在后面窗隔内西北角下面，朝着窗隔做文字。齐贡生家闺女蕙娘，听得众生童俱到，便动了个射屏窥醉的念头，趁老贡生在外周旋，他母亲庞氏厨下收拾菜饭，便悄悄的走出内院，到厅

房北窗外，先去中间用指尖挖破窗纸，放眼一觑，见七大八小倒有五六十个。虽然少年人多，却眉目口鼻都安顿的不是正位。即有几个面皮白净的，骨格都不俊俏，且头脸上毛病极多。又走到东北角窗外，也挖破窗纸看了看，总是一般。心上委决不下，回身到西北角窗外，也挖开窗纸一觑，这一眼便觑在周琏脸上，不由的目荡神移，心上乱跳起来，那里还肯罢休，从新把窗纸挖了个大窟窿，用左右眼轮流着细看。

周琏正握笔凝神想算文理，猛然回过眼来，见窗外雪白的一个面孔，闪了一个就不见了。心里想着，这必是齐贡生内眷偷看我们，也不去理会。怎当那蕙娘不忍割舍，又来偷视。谁想周琏两只眼睛注意在那窟窿上，四目一照，那蕙娘又缩了回去。周琏想着道：“他尽看我，难道不许我看看他！”将身子站起，隔着桌子往窗外一觑，见不肥不瘦、不高不低、如花似玉的一个大闺女，站在对面窗外。再看香裙下面，偏又配着周周正正瘦瘦小小追魂夺命一对小金莲，真是洛神临凡，西施出世。周琏不看则已，一看之后，只觉得耳内响了一声，心眼儿上都是麻痒，手里那枝笔不知怎么吊在桌上。

正在出神之际，一个童生走来，在肩上一拍道：“看什么？”周琏即忙回头，笑应道：“我看他这后边还有几进院？”童生道：“《易经》上有‘拔茅连茹’，‘茹’字怎么写？”周琏道：“草头下着一‘如’字便是。”那童生去了。周琏急忙向窗外一看，寂然无人。坐在椅上，将桌子一拍道：“这个一万年进不了学的奴才，把人害死！”正在怨恨间，那窗外的一只俊眼又来了，周琏也便以眼相迎。只见那白面也一闪，忽见纤纤二指伸入，将窗纸抵去一大片，把那俊俏脸儿端端正正放在窗孔前，两个人四只眼

互相狠看。

正在出神会意，彼此忘形之际，只听得有人叫道：“周大兄！”周璫即忙掉头一看，见第三桌子前，与他同案进学的王曰绪笑问道：“头篇完了么？我看看。”周璫道：“才完了两个题目，也看不得。”又见王曰绪笑说道：“你必有妙义精句，不肯赐教，我偏要看看。”从人坐中挤了来，周璫此时恨入切骨。只见他走来将周璫文稿拿起，一边看一边点头晃脑，口中吟咏，赞声不绝。看罢，说道：“你笔下总灵透，我也是这意思，无如字句不甚光洁。”说着，从袖中掏出来，着周璫看。周璫只得接过来，见一篇已完了，那里有心肠看他，大概瞧一瞧，连句头也没看清楚，便满口誉扬道：“真是妙绝的文字，好极！好极！”王曰绪又指着后股道：“这几句我看来不好，意思要改换他。”周璫随口应道：“改换好。”王曰绪道：“待我改换了，你再看。”说罢，又挨肩擦背地走出去了。

周璫急急的往窗外四下一看，那俊俏女娘不知那里去了。把身躯往椅上一倒，口里骂道：“这厌物奴才杀了我！这是一生再难得的机会，被他惊开，实堪痛恨！”急忙又向窗外一看，那里还有什么心肠做文字，不由的胡思乱想道：“此人不是齐贡生的闺女，便是他的妹子。怎么那样一个书呆子，他家里有这样要人命的活天仙，岂非大奇事！”想算着，又站起来向窗外再一看，连个人影儿也无。复行坐下，鬼念道：“难道竟不出来了？”又想着：“自己房下也还算妇人中好些的，若和这个女儿比较，他便成了活鬼了！”又想道：“我父母止生我一个，家中现有几十万资财，我便舍上十万两银子，也不愁这女儿到我手。”

正胡想算着，见窗外一影。却待站起来看视，那女娘面孔又到。两个互看问，忽见那女娘眉舒柳叶，唇缩樱桃，微微一笑。这一笑把周琰笑的神魂俱失，却待将手上带的金镯要隔窗儿送与，只听得后窗外一小娃叫道：“姐姐，妈妈一地里寻你，不想你在这里。”那女娘急将俏庞儿收去，周琰连忙站起，将两只眼着在窗孔内看去，只见那女娘莲步如飞，那里是人，竟象一朵带露鲜花被风吹入内院去了。周琰在厅房内总看的是此女前面，此刻才看见后面，正合了《洛神赋》四句：“肩若削成，腰如约素；罗袜生尘，凌波微步。”正此女之谓也。

周琰看罢，复坐到椅上，有气无力的说道：“我从今后活不成了！”定醒了一会，看自己的文字，止有了少半篇；再看众人，已有将第二题写真半篇多了，不由的心下着急起来，也无暇思索，只就合题敷衍。一边做着文字，一边又向窗外偷看，只怕耽误了。猛听得老贡生高说道：“午饭停妥，诸位用过饭再做罢。”众生童俱各站起，扯开桌椅板凳，坐了八九桌。饭毕，又做起来。周琰此时真正忙坏，又要做文字，又要照管那窗隔上窟窿，直到日落时，总不见那女娘再来。原来前半日蕙娘的母亲庞氏，只顾与各童生收拾茶饭，蕙娘便可偷空出来。午后他母亲无事，他那里还敢乱行！况老贡生家教最严，外面的雇工也是足迹不许入内院的，蕙娘和他儿媳足迹不许出外院的。此刻把个蕙娘急的要死，惟盼下次管会而已。

周琰苟且完了两篇，已是点灯时分，大伙各散回家。素常与他妻子最是和美，今晚归来一看，觉得头脸脚手都不好起来，便一句话也不说。何氏问他，也不回答，还当他与会中人闹了口角，

由他睡去。那知周琰一夜不曾合眼，翻来复去想算道路。正是：

人各有情丝，喜他无所系。

所系有其人，此丝无断际。